

雜
華
集

雲
生



默庵法師著

雜
華
集

武昌佛學院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雜華集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五角

有 著
作 權

| | |
|-------|--------------------------------|
| 著 者 | 釋 默 庵 |
| 編 校 者 | 釋 雨 曇 |
| 發 行 者 | 武 昌 佛 學 院 |
| 代 售 處 | 武 昌 佛 學 院 流 通 處 上 海 佛 學 書 局 |
| 印 刷 者 | 漢 口 武 漢 印 書 館 |

地址：府北一路
漢口武漢印書館
電話：二二九五

雜華集序

法 舫

佛教在中國各時代裏的宗派演變與興衰消長，雖各有其不同的環境和因素，然要以其各時代裏住持佛教的僧伽良否爲根本之原因，此卽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的我們不論，茲以明清兩朝來說：佛教在明朝，萬歷以前很是衰微，簡直找不到一個荷負聖教師表人天的大德；可是到了萬歷朝，雖是明末，却有了很多的大德僧出世宏法利生。最負盛名的：教下的天台有幽溪藕益等，賢首有蓮池雪浪等，努力教觀，闡揚宗義；宗下的禪德有天童磬山壽昌博山紫柏等，大振宗風，法遍天下；律下的慧雲見月等，整飭威儀，宏演毘尼，世喻優波迦葉；淨土宗因有蓮池藕益之極力倡導，禪淨雙修，角虎之行，成了當時佛教的一種異峯。到了清朝，因有玉林，木陳，憨璞，圓悟，續體，寄禪，月霞，諦閑等上人，禪淨教律，各專其精，各持其勝，宏宗演教，就各極一時之盛了。

序

一

這五百年來的歷史觀察，如果作詳盡的敘述，可以得到與唐宋或唐宋元以前的不同的論斷。唐宋沒有脫離了與印度交接的傳譯工作，元代却換上了蒙藏喇嘛的奇行異裝，中國文化的佛教就非常衰頹危險！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佛教在隋唐以前，純粹是被動地接受時期；隋唐宋元是溶化光大時期，但沒脫離與印藏的交接；在明清可以說獨立時期，但是各宗的傳承與前幾期相較，就很顯着地式微了。

清末民初的連續人物，賢首有月霞，天台有諦閑，禪宗有寄禪冶開等。民國以來，世運劇變，一切社會文化都有了新的轉換，在佛教歷史劃時代的人物，就是太虛大師，他是全部佛學的代表者，是新佛教的領袖，是佛教革命的發動者，二十年來新佛教的長養，他好像是一個媒母。所以今後中國新佛教的建設，是完全企望着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努力。

★ ★ ★ ★ ★ ★ ★ ★ ★ ★

默庵法師，是民十二二年和我同在武昌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的同學，不過那時我的年齡最輕，又是初入佛門，佛法中的一切我却摸不著頭腦，而那時法師在大師座下，是首座長老弟子，所以法師不久就做了我們的師長——助教了。法師沒有到武昌之前，曾隨月霞長老，習賢首教，與持松慈舟等法師爲友，後又詣觀宗依諦閑長老，習天台教，與常惺茂峯等法師爲友，故法師之學，是深有淵源的了。

法師嘗隨大師作新運動，努力革命事業，常在京滬蘇杭等地宏法，極負衆望，近年掩關姑蘇，專精修持，雖不問教事，然以悲願之深，仍常和我通訊，探詢一般的情節。

法師的薤髮弟子雨曇法師，來武院研究有年，近任世苑教職，志大願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今輯法師著述文章，名雜華集，寓宗華嚴意，將付梓行世，徵我作叙，遂拉雜書此，以誌紀念。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書于赴廬之江安輪中

雜華集自序

法舫法師，是我在武昌佛學院的同學，知遇頗深，很喜歡談我的文字。并來信說：「你十數年來所寫的文章，關於佛教改革的貢獻實多，何妨彙刊成冊，不但可以供給別人看，且你自己也可以看看。」同時，我徒雨曇也從武昌佛學院來信，要我把些拉雜般的稿件寄給他整理付印。因此，我就接受了法舫法師的美意，將原有稿件寄給了雨曇，并隨定了「雜華集」之名。

「雜華」的命名，是因為我在作文的時候，本無問世的希望，故而標題宜隱，不當彰名。現醜名為「默庵法師文集」。且我作文字，是隨想隨寫，並沒有一定的體例。我想：這十數年來的陳言腐語，亂七雜八的長篇短論，不過是我學佛以來的種種印象，種種紀實，以及其他研究做人的種種言論，現在湊合起來，只有名為「雜華」來得確當。

序

六

兩疊來信要我作一篇自序，我很想作一篇長序，但我在掩關寫經，少有整閒的時間，只好寫此數語，聊當自序。

民國念五年歲在丙子冬釋默庵序于吳門木瀆法雲關室

雜華集目次

太虛大師題字

著者近影

法舫法師序

著者自序

佛學

| | |
|---------|----|
| 成唯識論懸論 | 一 |
| 解深密經綱要 | 一三 |
| 五十二位修行路 | 一八 |
| 圓教名義 | 三二 |
| 死生觀 | 四四 |

目 錄

| | |
|---------------------------------|----|
| 何物不思議 | 四五 |
| 禪定解脫智慧樂之自述 | 四七 |
| 原性 | 四九 |
| 世樂與出世樂之執有執失論 | 五〇 |
| 般若無住論 | 五一 |
| 十二門論觀作者與百論破神品同異之校勘及推破現代天基同等教之應用 | 五二 |
| 破自生論 | 六〇 |
| 三論一貫之宗旨 | 六一 |
| 觀因緣門貫攝十二門 | 六二 |
| 佛說三界唯心耶言上帝造萬物之分別觀 | 六四 |
| 佛之知見 | 六六 |
| 通論 | |
| 論作法師之不易 | 六七 |

| | |
|----------------|----|
| 佛化與人生之關係 | 六九 |
| 佛誕紀念佈教之方法及目的 | 七一 |
| 僧伽習尚改良芻議 | 七三 |
| 新僧箴言 | 七八 |
| 佛化救國論 | 八二 |
| 對於僧尼的新思想 | 八三 |
| 隨筆 | 八四 |
| 自由以自立自治爲本 | 八九 |
| 窮僧之德 | 九〇 |
| 華嚴大學解散與佛教僧侶之關係 | 九二 |
| 華嚴大學之解散 | 九三 |
| 遊記 | |
| 朝禮普陀山記 | 九五 |

目 錄

目錄

四

| | |
|---------------|-----|
| 朝九華山記 | 九九 |
| 虎丘山紀遊 | 一〇二 |
| 遊應夢山記 | 一〇五 |
| 參觀千僧齋記 | 一〇六 |
| 遊琅山記 | 一〇八 |
| 吳門游誌 | 一一〇 |
| 杭州紀遊 | 一一五 |
| 禪淨問答之釋義 | 一二五 |
| 顯蔭法師傳 | 一三一 |
| 悼同學顯蔭法師 | 一三四 |
| 法華佈頂二經主義輯略合錄序 | 一三六 |
| 華嚴分會品疏錄序 | 一三七 |

雜文

| | |
|-----------|-----|
| 觀宗學會序 | 一三八 |
| 本漢法雲寺住持記 | 一四〇 |
| 法雲寺觀 | 一四二 |
| 觀宗寺募請藏經疏 | 一四六 |
| 自述 | 一四七 |
| 吳門涅槃僧記 | 一五〇 |
| 詔觀宗寺開光勝會 | 一五一 |
| 寶華山受戒紀略 | 一五二 |
| 靈水備記 | 一五五 |
| 本院釋像圖書附記 | 一五六 |
| 養洞記 | 一五七 |
| 維持叢林 | 一五九 |
| 闡者公有私有之區別 | 一六〇 |

目錄

六

書牘

| | |
|------------------|-----|
| 募鐘緣起 | 一六一 |
| 焚燬岱嶽寺修建彌陀法會蓮社蓮場序 | 一六二 |
| 募刻地藏菩薩本願經緣起 | 一六三 |
| 上天寧治開老和尚書 | 一六五 |
| 上諦閑老法師書 | 一六六 |
| 賀卓三老人五菴寺傳戒書 | 一六七 |
| 勸吾僧侶亦當愛國書 | 一六九 |
| 勸友勿傷蚊蚤及驅蟲書 | 一七一 |
| 勸同學毋窺小說書 | 一七二 |
| 勸友人學佛書 | 一七三 |
| 答居士林允任主講書 | 一七四 |
| 久別恩蘿并勸來學書 | 一七五 |

與同學持松法師書……………一七六

與鑑亭兄書……………一七六

賀醇之受詔蘇州瑞蓮庵書……………一七七

與霜亭上人書……………一七七

與遂安和尚書……………一七八

與棲霞主人逸行脚書……………一七九

與友久別問候書……………一七九

覆數年經歷兼詢辦學書……………一八〇

與慧定師書……………一八一

與海雲大師書……………一八一

詩詞……………一八三至二〇四

和宏模法師原韻
詠上堂

贈破山持松同學
寄鑑亭同學

目錄

目錄

雨後閑眺

磬山法華會中雜感

題純宗學舍

偶成

過堂齋

送亡僧

和可端法師

晒臺

延慶懷古

和智谷大師

贈教靈同學

題華嚴學校全體小照

題柳郁宗三僧小照

觀宗寺開光勝會

四月八日

晒台晚坐

端陽感懷

自遣

遊七塔報恩寺

南嶽古有默庵與余同名喜賦

早殿卽事

答唐復禮法師問天下學子傷

和戒常法師

久雨忽晴

晚殿卽事

閑輟咏懷

報載各地旱報災象哀賦

考試感懷

病中憂感

孟蘭盆會

遊滬濱

中秋

贈隱耕大師住持上海永慶下院

將之雪竇舟中卽事

過大埠鎮

登妙高台步漢南天擬生原韻

題應夢山

雪竇道中

送別隱學師

贈教靈友弟

病中雜感

登天封塔

選佛場晚坐

早起贈常惺憺庭容齋三公

遊虎丘山

登北寺塔

游銅棺雲山雲鶴寺

然昂洞

題鉢詩

哀風災

晚采庵尼圓寂

法雲寺感懷

目 錄

目 錄

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誌慶

題伯癘先生像贊

陸思登安居士僧裝與予合照乃賦

編校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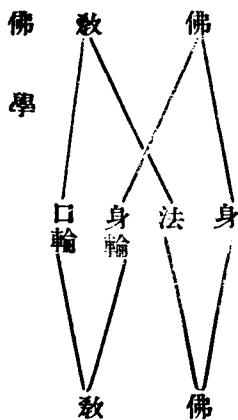
雨曇

雜華集佛學篇

成唯識論懸論

甲 佛教機上之本論觀

何謂佛教機上之本論觀？蓋以何等機宜觀察此論也。佛教二字，所包者廣，佛是如來身，教是言說教；身則形相，他受用身，應化身是也。教則云法，法性身，自受用身是也。一往而言，佛是佛，非是教，教是教，非是佛。再往而言，佛教俱名爲佛，佛教亦名爲教。今更表明其大概如次：



要之佛教，不外名相，佛爲體用相，教爲文義相，由相立名，由名定相，名相相依，謂之佛教。然佛者，乃圓滿湛寂，離名絕相，非有名可安，有相可弄之謂也。既無其名相，云何而有無上正徧覺之五蘊和合者，流出之文字言說所詮義理？蓋以對機而起教也。

機者，有情之機感也。古師有二釋焉：一龍軍無性，謂由佛果大悲願力，應衆生分別識心所起之念。二護法勝子等，謂由善根機力，感佛而興文字教相。前屬影像教，後屬本質教，約能約所，判然不同焉。

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云：「托質圓音，教唯是一，聞者識上，乘則有三。」按此理解，亦在聖教，但依龍軍等義，謂衆生心內無質可托，於佛亦無圓音可發，質上本空，教云何一然約護法而言：所托本質不一，則教亦不是一，如以小乘機得度者，則有小乘佛現，以大乘機得度者，則有大乘佛現。如是說教，不可定一，聞者識上，乘亦非三。既無身相可得，又無教相可取，彼分一三，誠偏執也。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此卽佛之平等意樂，

願欲令衆生得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乃以衆生之機感，遂有諸乘之差別，所謂一性五性別也。一性者，總以佛性爲性，情與無情，同圓種智。五性者，一無性，二聲聞性，三緣覺性，四不定性，五如來性。前三無佛性，後二有佛性，深密楞伽言之頗詳。凡有衆生，悉得成佛，約不定性也。佛之性，平等真如，不獨有情是佛性，卽是無情無不有佛性，所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也。又佛卽性有二義：一心性，如火以熱爲相，水以濕爲相，清涼云：「在有情名爲佛性，在無情名爲法性。」二法空智種，由智種發現行，斷所知障，方顯佛性。於此五性有無智種，列名如次：

一 無性

無二空智種

二 聲聞性

無法空智種

三 緣覺性

兼二空智種

四 不定性

具法空智種

五 如來性

佛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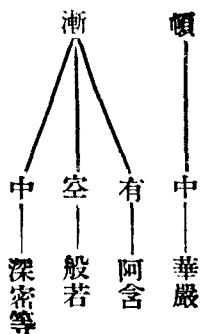
心性無他，一佛性也。法空智種，具足二門：現實如是門，五性也。展轉增上門，一性也。一性五性，同歸實際矣。

洪鐘在架，有叩則鳴，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故云：機感佛而教起，佛應機而施教。或云：佛施教而被機。賢首家談教起因緣，具有十義，茲略爲三：一佛本願故，普徧萬類；二法如是故，恒常不變；三機所感故，教有無量。然斯論竟被何機？大抵五性齊被，須具二空智種，方得成佛。雖徧五性，但以後二爲正，前三爲兼也。

乙 佛教時上之本論觀

蓋以如來一代時教觀察本論屬於何時？古今立教，異說紛紜，天台判五時說教，嘉祥立三時法輪，支那諸家，不備詳紀。再考印度論師，判教分時，略有二派：一清辨智光以空爲究竟，分爲三時：一有時教，「一切有部」；二境空心有時教，「唯識論」；三心境皆空時教，「三論」。

「二護法戒賢以中道爲究竟，亦分三時：一有時，二空時，三非空有時，三界萬法，非空非有，以顯圓實也。今更列頓漸二時，及其經部所宗：



本論所引六經，譯傳此土，僅有四部：華嚴，楞伽，深密，密嚴，於此可知唯識在頓，在漸，無所不徧也。

丙 佛教宗上之本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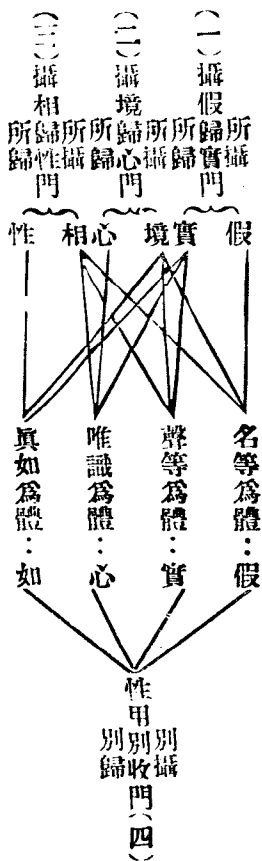
宗者，所尊所尚，所主之旨也。夫以佛教觀此論旨，則本論以中道唯識爲宗。古德分爲十

宗：一人天戒善宗，二我法俱有宗，三法有我無宗，四法無去來宗，五現通假實宗，六俗妄真實宗，七一切但名宗，八真空般若宗，九妙有唯識宗，十中道真如宗。據此論解，略有三類：（一）一切法有宗，人天小乘攝。（二）一切法空宗，三論攝。（三）中道唯識宗。攝於十宗之第九第十兩宗也。

丁 佛教體上之本論觀

天台釋經，有五重玄義：名，體，宗，用，教。本論之體，卽前言教，能詮之文，所詮之義，以爲其體，文則名句文身，義則境行果；三，文詮一一聲之屈曲者，名詮一一法之自體者，句詮二二法之差別者，身者聚義。欲解本論之體，須分四門別之：（一）攝假從實門，楞嚴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此則以聲塵爲體也。如極樂世界，則以光明爲體。香積世界，則以香塵爲體也。至若古德，揚眉瞬目，舉拳伸掌，皆成佛事，如是六塵，無不爲體也。（二）攝境歸心門，百法之十一

色法，二所變故（心王心所）以此所變之影像，攝歸能變之王所，由是不以聲色爲體而以心爲體也。（三）攝相入性門，名句文身，卽能變之分位假影像屈曲也。相卽色心，性卽真如，心境皆空，真如爲體。賢首論體有十門，如帝網重重，法界爲體也。（四）性用別收門，前三門假質，色心，相性三對，入此門中，都可爲體。前二對以相爲體，後一對以性爲體。茲將四門攝歸不同列明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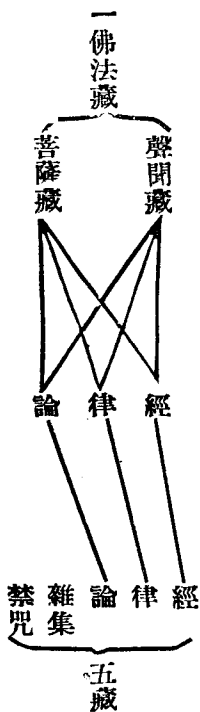


龍軍無性以第二門爲體，護法以第四門爲體，凡夫小乘的在初門，大乘具後三門，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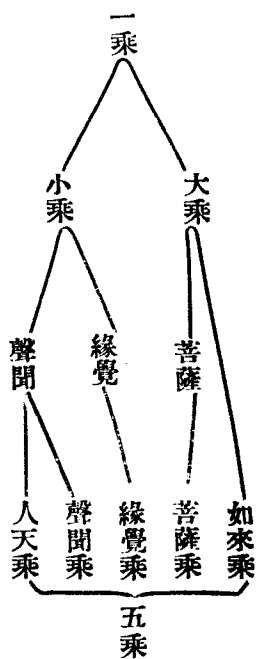
則以前三門合成後一門為體也。

戊 佛教相上之本論觀

相分二類：一文義相，二因果相，即藏乘分攝。總之一佛法藏，別之為聲聞菩薩二藏。又分經律論三藏，後加雜集、禁咒二藏，則為五藏。再由二藏各具三藏，則成六藏。考之本論，佛法藏攝，毋待言矣。二藏論之，菩薩藏攝。三藏論之，論藏所攝。五藏論之，仍屬論藏。六藏論之，則攝於菩薩藏之論藏也。今更表明如左：



乘，則運載爲功，由聞教，起信，解理，修行，證果謂之乘。亦有諸乘之分，略如次表：



已 佛教史上之本論觀

教史觀察本論維何？蓋明佛生西域，法流東土，其間興替之關係也。將此統系，可分爲四：

一 印度佛教史與本論 A 大勢：遠觀佛在世時，說法利生，隨類得證，或入小乘，或向大乘，佛示寂後，弟子結集經藏，分內分外，遂有上座大衆之部。近察印度現象，人民信仰佛教者，

僅百分之一二。崇拜婆羅門教者，實居多數。次回回教，又其次耶穌教，佛教衰頹，言之可歎！
憶佛滅五百年後，小乘破裂，外道熾盛，馬鳴菩薩，本大悲願，出而興世，宏揚大乘，排斥衆師。繼之龍樹提婆，同樹空諦，獨闡大乘。終至無着天親，偏宏大乘，唯識真諦。於此時大乘雖興，而小乘仍行於世，未始減色也。B造論者：天親菩薩也。其兄無着，弟師子頰。菩薩初宏小乘，後由兄引入大乘，授與攝大乘一品，菩薩見之，遂釋攝論，此宏大乘之始。最後即造此唯識三十頌，未及釋論便卒，上升兜率，所著論部，汗牛充棟，世人謂之千部論師也。C釋論者：西竺十大論師也。一親勝，火辨二師，天親菩薩同時人也。本頌初行，先爲略釋，妙得作者之意，後德因而釋焉。二德慧，安慧，難陀，淨月四師，聖德神奇，未易詳舉。舊譯真諦法師，於安慧所說，最有尋研。三護法，勝友，勝子，智月。後三論師，並護法菩薩之門人也。諸師道德，具如本疏。此頌付製釋者，雖十論師，於中護法菩薩以爲正義，故此論題，特以標首也。

二 中華佛教史與本論 A 大勢：溯自漢明帝，初夢金人，遣蔡愔等，遠迎西竺，適逢摩騰

竺法蘭，白馬駝經，惠然而來，遂居洛陽，翻譯經論，但有小乘，都無大乘。迨至姚秦羅什法師，廣譯三藏，大乘經論，殆逾半數。如成實宗，三論宗，俱始於羅什，地論宗，則肇於菩提留支。各宗所源，固難提議。唯識宗，以本論建立。經幾百年，流行於茲，邪途失趣，正理得方。迥拔衆見，類超羣宗者，其惟本論乎。B譯論者：李唐三藏，玄奘法師，西遊印度，聚十師之釋，糅成本論，而後唯識一宗，遂耀映於中華矣。C解傳者：樊公高弟，親基法師，親承師命，翻譯本論，會萃十家而成一部，並以受於師者，著爲述記，後有惠沼，智周相繼撰述了義燈，演秘探索論疏微隱，由是學相宗者，奉爲準繩焉。

三 各國佛教史與本論 A 印度阿育王時，派遣傳教師，至西藏，暹羅，南洋諸島。而蒙古佛教，遂由西藏傳入，故無小乘教，僅有顯密二教，顯爲三論，密乃胎藏界之蓮花部。以蒙藏望本論，全無關係。南洋，錫蘭，暹羅，緬甸等，雖屬佛教國，惜乏大乘，故於唯識宗，亦無關係也。B 支那大唐時，轉輸佛教於高麗，日本，高麗獨著華嚴，法眼二宗，華嚴稱之爲漸宗，法眼稱之爲頓

宗。經藏浩瀚，竟置高閣，而於本論，尤未談及。日本解傳本論，尙欠發奧，然保存我國各家疏本，多爲希有之物，如述記燈秘，盡爲我國失傳，近年四海交通，幸得游學之士，購回刊行於世，有益後學，誠彼珍藏之功也。總之各國觀察，大乘唯識，研究有人，妙通三性，朗曉八門，當以吾國佛敎史與本論爲最主要也。

四 今後佛化與本論 A 佛敎以前印度人之思想，皆趨於六派學術，執梵天神我之見，不知因緣和合，萬法皆空，分析抉擇，唯一識性。及至佛敎以後傳來支那，而其人民對於本論，亦不研尋，獨有傑出者，如玄基等，多爲探玄闡揚。迨今歐化東漸，科學發明，應哲學之潮流，須究唯識之真理，由是觀之，佛化將來，燭映世界，惟本論是賴焉。B 佛化與本論之關係，固屬重要，其他三論，於佛化前途，亦最有增上之用，其次淨土宗，三根普徧，五逆俱收，現時佛化逗機，唯此宗爲宜，又其次密宗，一若催眠術之法，研究靈學者，以之爲尙，故今後佛化，不獨與本論有關，亦當與各宗並重，不可偏隅也。

深密綱要

一 繙譯經名

先論繙譯，後釋題名。此經譯者，乃有四人：一者南朝劉宋時元嘉年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羅，在潤州東安寺繙出兩本，前本名相續解脫地波羅密經一卷，後本名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一卷，觀此兩本雖各別行，如其次第當今譯後之二品焉。二者北朝後魏延昌二年，菩提流支，在洛陽少林寺翻出一本名深密解脫經，有其五卷，可謂全譯此經之始。三者陳朝保定年中，三藏真諦法師，在西京四天王寺，翻出一本名佛說解節經，僅有一卷，正此經今譯之第二品也。四者唐三藏玄奘法師，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於西京洪福寺譯出今本五卷名解深密經，至七月十三日畢，沙門大乘光筆受。釋此經題，略有同異，四本不同如上所列，「相續解脫」、「深密解脫」、「解節」、「解深密」。此中覺愛玄奘同譯深密，跋陀羅

譯相續，真諦譯節。詳此三異，蓋由梵文一名三義之故，雖可各標殊勝，欲令文義貫通圓足，應以今譯名義爲準。茲釋如下：（一）約教理，解卽解釋，是能詮之教，深密是所詮之理，謂此經所明義理甚深，法相玄密，難可通達，難可解釋，唯此無上無容中道了義之教，乃能解釋之，故名解深密經也。（二）約智境，解是了解之智，深密是真實之境，謂以智慧解了此通達真實境故，說此經名題亦從境智得名也。（三）約解縛，解卽解脫，縛謂無始煩惱，一切雜染品法堅固結縛，凡夫二乘不能全破，若由達真實理，發真實智，便能滅此雜染，故說所解之縛名爲深密。如金剛般若經以金剛喻智，後譯爲能斷金剛般若經，則以金剛轉喻所斷之妄心，能所互通莫可拘泥也。（四）約照惑，解爲能照，深密爲所照，意謂一切衆生心中所有無明習氣深惑，微細難破，如了此經之理，依理起觀，必能照破，故說此經乃從照破之惑得名亦無不可也。以前一二義觀之，如下文第二品云：「我於微細最微細（密境）甚深最甚深（深境）難通達最難通達徧一切一味等勝義相，現正等覺（智）已，爲他宣說（教）顯示照了（理）。」以後三四義言

之，如下文第六品云：「譬如有人以其細楔出於粗楔，如是菩薩依此以楔出楔方便遣內相故，一切隨順雜染分相皆悉除遣……乃至證得無上菩提。」然則四本譯體獨解深密文義明淨，故今釋此唐本。

一 餘經比較

此經與諸經之比較有四：一分齊隱顯，如金剛般若經等文義闡顯，雖經昭明太子釋成三十二分，後人猶非斥之，此經雖文言幽隨，密義甚深，乃條段晰然，如鏡眉目。二，叙說事理，如法華地藏等經，多述本生本事諸部，此經則論議方廣事少而理多也。三，土衆穢淨，諸所明大衆居處，或在淨土，或在穢土，或在穢土而入淨土，如華嚴之卽娑婆而顯華藏，非離堪忍別有淨土，此經亦然，雖不離娑婆，而法住之衆，皆住於出過世間之淨土。至於諸經大衆，或大，或大小俱集，此經則純是大機，以其聲聞衆亦爲回小向大之不退菩薩故。四，詮旨偏均，如來

一代時教應病施藥，有偏，有均，般若等偏於境，華嚴等偏於行果，此經則於境行果三法平均，總施理事雙顯矣！總之：深密一經，木鐸沙界，玄奘繙文，獨超衆師，研究法相，捨斯奚歸？

三 全經大義

深密於教，爲漸教第三時中道，不同華嚴頓教中道。初爲發趣聲聞乘者，波羅奈國施鹿林中創開生死涅槃因果，此卽第一四諦法輪；次爲發趣菩薩乘者，鷲峯山等十六會中說諸般若，此卽第二无相法輪；後爲發趣一切乘者，蓮華藏等淨穢土中說深密等，此卽第三了義大乘。言大乘者，有共不共，此屬不共大乘，獨菩薩法，不同法華同教大乘。究其大乘，境行果法，具分爲三：一約大乘境，卽前除序品次之四品文也。第二一品明真空諦，如下文云：「內證無相之所行，不可言說絕表示，息諸諍論勝義諦，超過一切尋思相。」第三四兩品立世俗諦，如下文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第五品顯

中實諦。如下文云：「所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要之真空不空，俗有非有，中道圓實即其境也。二約大乘行，即第六品及第七品也。意謂六品爲行中之行曰行行，如下文云：「當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爲依爲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毗鉢舍那。」第七品爲帶果之行，曰果行，如下文云：「諸地攝想所對治，殊勝生願及諸學，由依佛說是大乘，於此善修成大覺。」如是名爲大乘行也。三約大乘果，即第八品也。果是如來自受用身方便善巧示現化身故。如下文云：「當知化身相有生起，法身之相無有生起。」由此法身故，說有差別功德無量，即其果也。統上三法，概括全經因果事理罔弗周足。

四 經文判釋

通常分科必具三分，此經五卷，有其二分，但明其故，且示爲三：（一）序教緣起分，即初序品，約有二頁，依證信序爲發起序；（二）依理廣成分，謂後七品，（一勝義論相品第二，二心意識相品第三，三一切法相品第四，四無

自性相品第五，五分別瑜伽品第六，六地波羅密多品第七，七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總有五卷，共八十頁，或者據此文廣故，分爲幾部，如劉宋異譯是也；（三）無流通分，因由第五品下四品各自結屬流通，不待再結，故無流通分，然依經末雖有依教奉行等語，實是品中流通，非全經流通也。

五十二位修行路

一 十信

一信心，謂仰信真如，以鈍根大士，不能依如起觀，先藉空觀，以爲緣修，作意緣空，依空習觀，調伏妄心，信順不疑，名爲信心。

二念心，依前緣空，妄念不起，念起即照，不散不昏，二六時中，常憶常念，即念即照，得無遺忘，名念心也。

三精進心，謂仍依前觀，不雜餘思，自覺觀念精純，唯進無退，名精進心。

四慧心，謂依前精純觀念，真理漸明，明相現前，慧心朗耀，名慧心也。

五定心，謂前慧心雖朗，雜念微生，無定攝持，念起即散，故須放下念頭，安然習定，名定心也。以上五心，即成五根，以信能伏疑，念能伏昏，進能伏怠，慧能伏痴，定能伏散也。以五根力，如木鑽火，火雖未發，爇相先彰，大似藏教爇位。

六不退心，謂前爇相既已現前，不得剎那間斷，唯進無退，直造其巔，名不退心，大似頂位。七護法心，謂既到其巔，正在百尺竿頭，護即是心，法即是境，心冥於境，如鷄抱卵，常護常持，剎那不得失念忘照，名護法心，似恐位也。恐有三位，此下恐也。

八廻向心，謂以心境相泯之力，回光返照，攝境向心，心无心性，境無境相，心境相泯，未得忘情，雖未忘情，自覺有力，名回向心，此中恐位也。

九戒心，謂即此心境混合之力，不敢一念妄動，如持浮囊，以渡大海，即乞一絲，不肯暫捨，

捨一絲卽有喪身之危，卽此便名戒心，乃上忍位耳。

十願心，謂功用至此，猶未破惑，由未破惑，急須發願，以願爲第一增上之緣，亦卽入道之大導師也。如梵網經，三十五云云，似藏教之世第一位耳。以上十心之功，伏三界見思。至第十心功用至極，承斯宏願之力，一念增進，卽破見惑矣。

二十住

一發心住，所謂發覺初心也。由第十願心大力奮發，頓破三界見惑，得臻此位，安住不動，如須彌山，名發心住。

二治地住，本是法性理地，由客塵所覆，不得現前，故須重慮緣真，發起觀智，研窮真理，治破妄惑，妄惑分淨，法性分顯，故名治地。

三修行住，修卽治也，行卽履也，修無別法，卽以前治地之功，履而行之，修治欲愛，任運趣

真，履行法性之地，故名修行。

四生貴住，修德有功，欲愛漸薄，智重情輕，智明理顯，如中陰子，投王后胎，攬父母體，一生王種，貴勝羣臣，名爲生貴。此位總在人天受生，而不墮四趣之賤地也。

五方便具足住，愛愈輕而智愈明，如子在胎，六根漸具，雖未出胎，而外貌具足，方便即外貌也。此位破欲界思惑將盡，雖在人天受生，宛有菩薩威儀，一舉一動，似可範匠人天，即方便具足義，故以名焉。

六正心住，欲愛淨盡，進斷上界思惑，斷得一地惑，得正一地心，地地思斷，地地心正，臨五塵境，心無偏染，名正心也。

七不退住，三界思盡，得住不退，不退之位，從此即得，故名不退。

八童真住，伏界內塵沙，修界外觀行，宛爾王子出胎，出假之觀未成，入俗之智未開，如青年稚子，不能佐父齊家，故名童真。

九法王子住，破界內塵沙，伏界外塵沙，假觀方成，俗理將備，可以輔弼法王，作度生事業，堪稱法王子也。

十灌頂住，假觀習成，俗諦理顯，利生事業，正可全體肩荷，如世子堪承父王大業，故大王即以金瓶取大海水，灌王子頂，便將來可以南面稱孤矣。（七住前斷見思，從假入空觀）
（八住下斷塵沙，從空入假觀）

三十行

一歡喜行，此教十行大士，斷界外塵沙，見俗諦理，入假觀，成法眼大士，廣學四教法門，擬十度而分釋之：第一布施有四：一見相施，二輪空施，三廣大施，四平等施。無論財施，法施，无畏施，能施，所施，皆大歡喜，故以名焉。

二饒益行，第二持戒，有四：一有相律儀戒，二真諦輪空戒，三三聚清淨戒，四金剛菩提心戒。持第一種，能免三途苦惱，持第二種，能出分段生死，持第三種，能出方便變易，持第四種，能

出實報變易，故名饒益。

三無瞋恨行，第三忍辱有四：一調伏忍，二柔順忍，三无生法忍，四寂滅忍，我能忍則不瞋，便使彼怨而無恨，伏忍尙爾，後三不待言矣。

四無盡行，第四精進有二：一事，二理事。事又四：一惡事未起，宜精進提防令其不起；二惡事已起，宜認真調解令其消滅；三善事未成，便進精資助；四善事已成，便認真永久。理又三：一於真理精進，不令起見思障；二於俗理精進，不令起塵沙障；三於中理精進，不令起無明障。事之精進，尙無有盡，况理精進耶？故名無盡行。

五離痴亂行，第五禪定，禪思維修，定寂靜修，共有三：一世間禪定，二出世禪定，三出世上禪定。禪能離痴，定能破亂，故以名焉。

六善現行，第六智慧，此自行之實智也。後之四度，皆由此度開出，名利他之權智也。此智有四：一生空智，二無生智，三次第智，四一心智。梵名般若，般若有三：一文字般若，二觀照般若，

三實相般若。以上諸智，此教大士俱當學也。若以當教而論，宜以次第三智釋之，謂一切智照真，道種智照俗，一切種智照中。照真諦見空，照俗諦見有，空無一味，有即千差。從空出假，善現差別之相；從假入空，不見一法當情。二智尚爾，况中智而照中諦乎？此就當教立名，故稱善現。

七無著行，第七方便，大論云：「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方便有三：一入世開發方便，謂入有情世間，度諸凡夫外道；入正覺世間，度諸三乘；入器世間，普度一切含靈抱識。二示形同事方便，謂示種種形，隨類現化。三化必究竟方便，謂教衆生，令成正覺。一種是藏通方便，二種別圓方便。此大綱似之，其實皆圓教也。縛即着，解無着，故以名焉。

八尊重行，第八願，即四宏誓也。願爲大導師，由凡入聖，成始成終，皆賴願而能究竟。凡世間小善，尚無願不成，足見願爲可尊可貴也。

九善法行，第九力之用也。謂度生作用，善能取法於古人，古人即上聖也，上聖無過於佛。融前八度，成此一力，用此一力，果勇向前，即佛度生之作用，亦不外是。

十真實行，第十智，卽會權歸實智也。又名權實不二智。此行名真實者，不同凡外有爲之妄修，亦非藏通三乘之空幻。妄卽非真，幻卽非實，此行非彼，故名真實。

四 十回向

十回向，回向有三：一上求，名回因向果；二下化，名回自向他；三觀心，名回事向理。

一救護衆生離衆生相回向，佛頂經云：「純潔精真，遠諸留患，當度衆生，滅諸度相，回無爲心，向涅槃路。」釋云：首二句，總顯十行之妙，謂凡夫沉生死爲有留患，二乘滯涅槃爲無留患，大士不住二邊，擅修中觀，故曰遠諸留患。以此中觀，卽爲初向之因，雖下化而度生，救之護之，故曰當度衆生，卽下化也。亦無衆生之相可得，故曰滅諸度相卽觀心也。正觀心時，心亦了不可得，回此不可得心，向彼大涅槃路，卽上求也。此位三種具足立名。

二不壞回向，經云：「坏其可坏，遠離諸離。」釋云：對生死說涅槃，若無生死便無涅槃。如

是，則不獨生死可壞，涅槃亦可壞也。因妄說真，无真即無妄。如是，則非但妄當離，真亦當離，故云諸離。大士進修中觀，兩兩俱不可得，故云坏可坏遠離離也。此觀心顯，餘二隱。

三等一切佛回向，經云：「本覺滿然，覺齊佛覺。」釋云：本覺即中道理，理本常寂，故云滿然。佛覺即中觀智，智中理中，原無二中，故名爲齊。一切諸佛皆同此理，亦同此智，故名曰等等。同也。上求顯，餘二隱。

四至一切處回向，經云：「精真發明，地如佛地。」釋云：上位合理向智說，故稱一切佛，故經文上句說理，下句說智。此位合智向理說，故稱一切處，故經文上句說智，下句說理。精真發明，即始覺智獨朗，即以此智還照本覺以理，理本豎窮橫徧，智亦如之，所謂無邊剎海，不隔毫端，不動而至，故云至一切處也。隱顯同上。

五無盡功德藏回向，經云：「世界如來，互相涉入，得無罣碍。」釋云：此收前二位成於此位之功德，世界即所至之處，如來即所等之佛，涉入即融會義，以世界涉如來，則一毛孔中見

有微妙莊嚴，無量寶刹；以如來入世界，則一微塵內，見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如是，則不特佛德無盡，界德亦無盡，此名理智不二，含容無盡，故名爲藏。隱顯同上。

六隨順平等善根回向，經云：「於同佛地，地中各生清淨因，依因發揮，取涅槃道。」釋云：前位含藏功德，爲積行成因，因同佛因，故云地同佛地。此言各各出生，是依因趣果，故云發揮。取道涅槃，卽果德也。平等有三：一自他平等，二因果平等，三事理平等。善根指三無差別之因心，故曰隨順。此三種具足立名。

七隨順等觀一切衆生回向，經云：「真根既成，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不失衆生。」釋云：真根成卽因心就，十方生皆我性，卽自他平等，性圓成卽衆生就。故曰不失。此事理平等，曰等觀者，卽前位至此，乃增進之相也。此觀心顯餘二隱。

入真如相回向，經云：「卽一切法，離一切相。唯卽與離，二無所着。」釋云：首句一法不捨，足見上有佛道可成，下有衆生可度。次句一塵不立，可知則上無成相，下無度相。三四句，謂不

但不住二邊，中道亦不可居。所謂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遠離相，即真如相也。隱顯同上，後二位亦同。

九無縛解脫回向，經云：「真得所如，十方無碍。」釋云：謂真得所如，則一如一切如，求縛尚不可得，脫箇什麼？縛指六凡，脫指四聖，可謂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會中，無自他之形相。此中凡聖不立，真真如也。

十法界無量回向，經云：「性德圓成，法界量滅。」釋云：前第一二無所着，已得如體，第九十方無碍，已發如用，此位體用完美，故云性德圓成。又無着即般若，無碍即解脫，所謂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故曰圓成。今言法界，即法身也。法身無爲，不墮數量，故曰量滅。亦即謂諸妄消亡，不真何待。此即無處不是毘盧之境，乃無明損壞之相也。

五 十地

一歡喜地，經云：「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釋云：大菩提指佛果，此果三有凡夫二乘小聖，非惟不能通達，而且不能測度，即前三十心，十住只能漸通，十行可能漸達，十向善能通達，而猶未能得至等覺地，故稱善得。以其覺通如來，謂始覺與本覺融通無二，故能盡佛境界，所謂一證一切證，三身同證，故此名見道位也。以修中觀成，破無明惑，初開佛眼，即見中道第一義諦，分成一切種智，行過五百由旬，初入實報無障礙土，謂修中道觀成，真實因感真實果，以真實緣，招真實報，乃依正融通，事理無碍，故此土名無障礙，純以百寶而爲莊嚴，故又名寶所，從此不起二邊之念，念念流入薩婆若海，故又名念不退位。非前三十心之有作功用，可稱分得無功用道，至第八地方謂究竟無功用耳。初地稱歡喜者，謂得遂本願，慶喜無涯也。

二離垢地，經云：「異性入同，同性亦滅。」釋云：前十住見無差別性，十行見有差別性，十向修中，雖差別性泯，未曾澈證相即之性，故地前稱爲異生性，地上稱同生性，今從十向跨入

初地，故云異性入同，以其方證佛境，不能忘懷，故稱歡喜，卽此歡喜，又是清淨本然中之微垢，云同性亦滅者，並此喜心，仍須息滅，故二地名離垢也。

三發光地，經云：「淨極明生。」釋云：二地喜垢雖離，覺體未淨，至此垢盡淨極，智光發生，故稱發光。

四熾慧地，經云：「明極覺滿。」釋云：發光如火始然，今云明極如火熾然，靈光獨耀，名爲覺滿。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有樂絕之勝用，故云熾慧。

五難勝地，經云：「一切同異，所不能至。」釋云：由前淨極明生，明極覺滿，而異同之垢，早已遠離，至此離而又離，故云所不能至，而有爲功用，無能勝者，故云難勝。

六現前地，經云：「無爲真如，性淨明露。」釋云：由前有爲功用，已至極處，則無爲真如，淨明之體，始得顯露。故云性淨明露，明露卽顯現於前也，故以名焉。

七遠行地，經云：「盡真如際。」釋云：前云明露，尙未全彰，今云盡際盡際卽全彰也。欲窮

盡際，故須遠行，雖云遠行，不離當處。

八不動地，經云：「一真如心。」釋云：前云遠行，其實未嘗行，乃即近而遠，即寂而動也。今云不動，其實動而不動，乃是精一真如之心耳，即動而不動，乃真不動也。

九善慧地，經云：「發真如用。」釋云：前位一真如心，證如之全體，此則極全體之大用，一時頓發，故云發用，此真無功用道也。無爲功用，至此又極，又名此爲修習位。言善慧即法界無障礙智也。

十法雲地，經云：「慈蔭妙雲，覆涅槃海。」釋云：慈乃利他之宗，妙指自利之體，蔭是用宗之勝，有含潤之功，雲喻稱體之量，有普遍之形，而慈如蔭，妙如雲者，俱有蓋覆之意，良以慈蔭妙雲，是十地圓滿之因德，涅槃是將證未證之果德，果德深廣，方之爲海，而雲覆者，即因該果海也。名法雲者，法指體宗，雲喻自在也。

六 等覺

等覺地，經云：「如來逆流，如是菩薩，順行而至，覺際入交。」釋云：此位所證覺體，與佛相等，故立此名。經中所言等之所以，蓋謂如來先已證入妙覺果海，究竟到家了也。但是悲心不盡，不捨衆生，倒駕慈航，故如逆流而出，菩薩從來修證未極，至今方得到家，故如順行而至，一出，一入，同跨實相宅門，故曰覺際入交，二覺恰等，唯逆順異耳。

七 妙覺

妙覺地者，妙覺極滿也。從金剛後心，更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坐蓮華藏世界七寶菩提樹下大寶華王座，現圓滿報身，爲鈍根菩薩，轉無量四諦法輪也。

圓教名義

圓教，謂圓滿之教也。此圓非離偏而圓，非却權而實，若離偏而圓，則言有偏之圓，不爲真

圓滿也。若却權而實，則是有權之實，不爲真實也。此乃卽偏卽權而稱圓，通乎前三教，不擇小大，不分空有，故曰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所以天台一家，宗乎法華，多談圓實一乘。此教乃聖人被下之言，卽是圓妙等也。前圓妙至圓頓，乃性德也。後圓伏至圓建立衆生，乃修德也。由修方能顯其性，由性始得起其修，故云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性修不二，生佛一揆，謂爲圓滿之教也。

圓妙者，卽三諦圓融不可思議也。三諦，卽真俗中是。真，泯一切法義，若言諸法，是緣成有，若言因果，乃是假名。緣成非有，全體無性，假名非實，本來空寂。空寂則一切因果皆無，無性則諸法俱空，空無卽真諦。泯一切法也。俗，立一切法義，若形若相，定有可表，或因或果，必然具足。法法是實，頭頭是真，事事無碍，相相宛然，雖云如是，然非離真諦泯一切法，而能立一切法，卽此俗諦法，全是真諦泯一切法。若言有，千差萬別；若言無，纖塵不立，故皆是中諦之所統攝。中諦者，統一切法，卽統真俗二諦之中法也。舉中，則真俗齊在其中；言俗，則中真並在俗中；談真，則中俗皆在真內，所謂一中一切中，一真一切真，一俗一切俗，故云三諦圓融。此三諦圓融。

之理，以言說之，盡未來際，終不能得其邊底；以心擬之，窮十方界，竟不得其闊廣，所謂「盡思共度量，想也想不到，細言及粗語，講也講不出。」是卽三諦之理，不可思議也。

圓融者，圓卽圓滿，無有缺減也。融卽融通，三一相卽也。舉三卽一，言一卽三，非縱橫，非前後，無真俗，無中邊，卽縱橫，卽前後，卽真俗，卽中邊，故云三一相，融通無碍，圓滿具足，無有缺減。圓融之理，略略已明，再進言之：三，修德也。一，性德也。一是不變，三是隨緣，修譬工匠，性如成棹之木，二者迥然不同，豈可混爲相卽？然定說是一固不可，定說是二亦不能。如無工匠，雖有成棹之木，而木不能自成爲棹；如無成棹之木，雖有工匠，將以何爲所匠以成棹乎？工人造棹之大小，固因物器以匠成之，然非木體不變而能隨緣，如何能成棹之小大乎？是故應知性是修德之性，修是顯性之修。所謂隨緣者，隨其真俗中三也。不變者，不變三之體也。因不變而能隨緣，如因木隨緣而能成棹，可知性修不二，因果一致，不可說三，不可說一，非一非三，卽三卽一，故天台圓融之妙，妙在於此。

圓足者，圓見事理也。足者，一念具足也。總而言之：一念之間，圓頓見到理事具足境界也。理具事造，不出一念，理具卽具事造，非別事造外而有理具；事造卽造理具，非別理具外而有事造；事造卽理中事造，理具卽事中理具，如波水不二，惟一顯性。故理具事造，兩重三千，一念具足。若一念不起則已，起則必落一界，如心起一最惡之念頭，此念頭卽作成地獄界，而地獄具十界。如起一較善之念頭，卽此一念又作成天上界，而天界又具十界。如起一平庸之善念，卽作成人界，人界亦具十界。推之十界，各各互具十界，共成百界，百界各各又具十如是，同成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假名一千總具三千。此三千世間，卽事造三千，亦理具三千，理事不二，皆歸一心所見，故稱圓見事理，一念具足也。

圓頓者，體非漸成，此乃總言，若別釋之：圓者，因果不二也。頓者，事不頓造，理非漸成。譬之核子，置於地中，方得生芽，受春陽雨露，故生芽後長莖生根，繼續成枝放葉，開花結實，此實中仍有似前核子在其中，無二無別，試問爲核子在初耶？抑枝葉在前耶？苟云核子在初，而此實

中核子，仍還其核子，毫無缺減，且何時入其中？苟云枝葉在前，則未有核子，云何得生？欲說枝葉在前固不可，欲說核子在初亦不可，看此一理，至不思議，所以體乃頓成，是因果同時，事乃漸造，由因而成果，由果而發因，故有六卽次第，名字卽是因中因，觀行相似二卽是果中因，分證卽是因中果，究竟卽是果中果，以此圓頓之故，稱爲圓教，如龍女頓證佛果是也。以上明性德之體，而未論修德之用，然體必須藉乎修用能彰，故下所接言者修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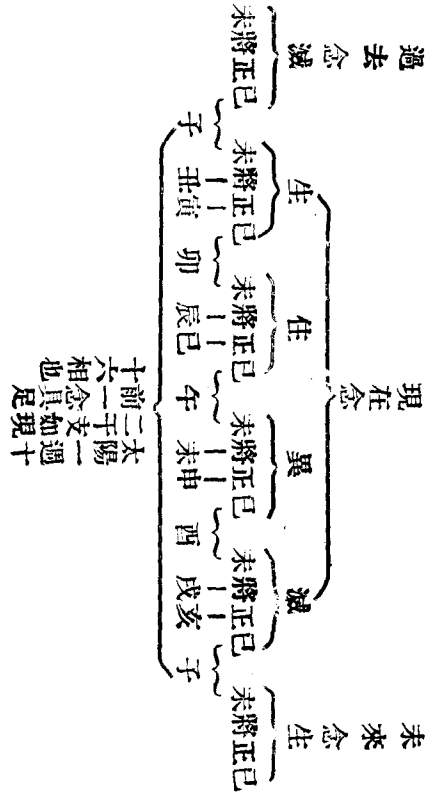
圓伏者，圓伏五住也。五住，卽見愛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無色愛住地，無明住地。居中而言：一見思惑，二塵沙惑，三無明惑是也。吾人伏見思時，則塵沙無明俱伏，不前不後，所謂一伏一切伏，故曰圓伏。如何用功伏之，因貪瞋癡不善之念，而起戒定慧之心，將此三學，斷彼三毒。若是三學之心，亦是念頭，終不伏其五住。若隨念而照，亦不得伏其五住。五住不伏，則不能斷；不能斷則智不能發；智不能發，則理不得顯；理不得顯，則佛道如何成乎？必須四運觀心，察照生滅之間，一絲不掛，方得伏住。吾人用功，急以四運觀心爲要，於現前一念之心，非是過去，

過去已去，不可追之，故不可用。未來未生，不可拽之，故亦不可用。用現前一念，又非前念，又非後念，正於中間之念，而此一念，又有生住異滅四相，四相各各有四相，共成十六相。如生相，有未生，將生，正生，已生，是也。餘三相亦然。果能用觀照，照了四相之中，不見一相當情，如是精進不休，則惑可伏，圓理可顯。如六祖大師令人用功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汝本來面目。」即此之謂歟！

又釋云：圓伏者，即觀行即佛五品位也。如我天台智者大師，初七歲時，入果願寺，聞僧授普門品，輒記不忘，此乃隨喜品也。十八歲出家，南嶽大師令誦法華，師入觀二七日，誦法華不解義，直誦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身心寂然，忽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以所證白思，南嶽嘆曰：非汝莫證，非我莫識，汝所入者，法華三昧旋陀羅尼也。此乃讀誦品，由此一品，即伏五住，斯伏者非圓而何？師後大闡法華，此乃講說品。師繼往天台，建立道場，此乃兼行六度品。師親造寺度僧，書經藏，成佛像，不可稱數，此乃正行六度品也。是故吾人，如果真正安

心止觀，則惑齊伏。設非伏惑，曷能信有理體？若言橫伏，則見思俱伏。如前文用四運觀心是也。能觀此心而伏，則一切法伏，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言豎伏，則五住地俱伏，無論粗細無明，苟具一心觀照，到了無生無不生之處，就全體伏而不起。但以現前一念而論，有生住異滅四相，而觀此四相，尤以生相爲當，設用滅相，則斷於空也。生相又具四相，謂未生，將生，正生，已生。即在生相中追求，不放走著，如是則惑可伏。然以審問生相如何若何？從何而起？必當於將起之生相，用四句料簡問之：謂爲前念滅相不滅，後念生相生耶？爲前念滅相滅，後念生相生耶？爲前念滅相亦滅亦不滅，後念生相生耶？爲前念滅相非滅非不滅，後念生相生耶？若此不悟，又必用四句料簡推之：應觀此念，爲待有滅而生耶？爲待無滅而生耶？爲待亦有滅亦無滅而生耶？爲待非有滅非無滅而生耶？如此展轉推之，若能悟入無生無不生，則知一切法性，具圓道品，到事理岸，登菩薩位，超魔境，伏五位。念念注入薩婆若海，此現前一念，具足十六相，若用日升降合之，過去念不可說有，如昨日太陽已往；未來念不可說無，如明日

太陽將生於現在念，如今日太陽當陽。以十二干支，譬合十六相，示圖如下：



圓信者，圓常正信也。由惑伏而能信，此信卽信圓妙圓融圓足圓頓之性德。實信三諦圓融，一念具足，體非漸成，聞而不怖，逃出疑網，打破疑團，故稱曰圓常正信也。

圓斷者，一斷一切斷也。由實信性德之妙，故起修德之用，斷無明，廣開佛眼，成一心三智，任運現前，則斷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而前四住早已任脫，到此無明破時，方知前惑亦斷，故云一斷一切斷，未曾作意先斷四住，後斷無明也。

圓行者，一行一切行也。由斷惑後，而妙體顯，復從此而發大用也。起同體悲，發無緣慈，上無佛道可成，任運而成；下無衆生可度，任運而度，情與無情，同圓種智，盡恒沙劫，普爲法界，故云一行一切行。大論云：「從初發心，常觀涅槃道。」當知亦不出一心照十法界，是爲一心五行，一行一切行也。

圓位者，一位一切位也。四十一位是因中果，妙覺位是果中果，悟正因淨性，是法身佛。起丁因慧性，是報身佛。發緣因善性，是應身佛。故法華云：「開示悟入佛知佛見，住行向地，卽躋

陀羅花，摩訶蔓陀羅花，蔓殊沙花，摩訶蔓殊沙花。」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所有慧身，不由他悟，清淨妙法身，泐然應一切，不前不後，亦不一時。」故云一位一切位也。

圓自在莊嚴者，是果趣含因，究竟卽佛之果相也。是妙覺果海，居常寂光土，成法身佛，用一心三諦爲所莊嚴，用一心三觀爲能莊嚴。三諦，是正因理性，真性菩提，性淨涅槃，乃本有莊嚴，卽理具三千。三觀，是緣了二因，實智方便，二菩提，圓淨方便，二涅槃，乃任運莊嚴，卽事造三千。以真諦爲泐相莊嚴，以俗諦爲立相莊嚴，以中諦爲統相莊嚴，三諦本來圓融相卽，故言本有爲所莊嚴。雖然本有莊嚴，不藉三觀爲能莊嚴，其性不能顯之，所以用三觀爲能莊嚴，一心三觀，是了因慧性，一心三止，是緣因善性。上來所云正因，乃人人本具。了因者何？乃于無始所聞入般若種子，從此歷劫用工，參禪求法，讀誦講說，此乃智德莊嚴。緣因者何？從于往昔，于佛像頂禮，乃至舉手低頭，一稱南無佛，一花供養佛，皆爲此福德莊嚴。福智二種莊嚴，俱莊其所莊嚴，而正因全體現顯。吾人必須時時量之，若福德少，智德多，要以福德中多多莊嚴；智德少，

福德多，反此務須福智莊嚴齊等。不但聽教爲智莊嚴，上殿爲福莊嚴，無論做何事，皆具福智二種莊嚴。何以故？譬如吾人讀經，固是福莊嚴，再于讀誦時，隨文入觀，三業相應，則智莊嚴，若不入觀，隨文而讀，則僅具福莊嚴是也。上殿過堂亦然。至于吾人一身，若精神充足，四緣具有，則福德能莊嚴之。知見不利，經文難聞，則智德不能莊嚴。有聰明而無色力反此。須知福智齊有，方稱圓自在莊嚴，是故初住斷了無明，卽見三諦圓相卽之正因，所行行門，亦從正因中發起。三觀緣了二因，爲能莊嚴，故云圓自在莊嚴也。此是果中體，下是果中用。

圓建立衆生者，四悉普益也。問：衆生本具，云何而欲建立耶？答：衆生類多，有善有惡，有邪有正，不好皆收圓教之內，同稱佛生，所以我建立也。三界內三惡衆生受苦，三善衆生受樂，俱名染衆生。出世四聖，二乘是小道衆生，菩薩是全成衆生，佛是圓滿衆生，俱名淨衆生。圓教人用四悉普益，統收前之三教。若邪若正，情與無情，均會歸于圓教中，故稱爲圓建立衆生。譬路逢一犬，當對之曰：「汝應發菩提心！」則此犬雖未知解，而牠已聞，聞後卽是了因成就，爲未

來生人聽經之因。雖謂其未有聞言功能，則當知其正因佛性，與吾等無二無別。此乃四悉檀中，世界悉檀也。苟逢一人曰：「汝應發心！」然此人不信而且謗之罵之，然吾輩應知其謗我罵我之先，已聞我法，而爲將來成佛因矣。若逢一人，聞我一句言，則彼喜之，彼了因已就。若人聞言，不喜不謗，縱我佛來教，亦莫可奈何！何以故？好壞不聞，難種其了因也。若聞法生喜，再爲彼說其法之利益，欲得利益，必須行解，令彼依教奉行生善，此乃爲人悉檀。彼既生善行道，繼則爲其說修證功夫，令彼破惑，此乃對治悉檀，以彼能破惑，復爲說中道理體，令其得入第一義諦，此乃第一義悉檀。如法華云：「世尊于往昔威音王佛像法中，爲比丘名常不輕，凡有所見人等，皆悉禮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何以故？汝等皆當作佛。」至于謗者，亦如是言之。圓建立衆生，卽此之謂歟。故初住大士，斷無明顯法身，百界作佛，八相成道，應以誰身得度者，卽現誰身而爲說法，乃至妙覺位，一一俱圓建立衆生也。

死生觀

死生代謝，寒暑迭遷，有物去來，人鮮了解，余昔同此惑，今悟其不然。何者？中論云：「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尋死生之去來，了不可得矣！蓋卽萬物以觀無生，非捨萬物以求無生也。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佛眼觀之，真空冥寂，凡夫妄見，故有遷流，此中論之去來品所以作也。夫人之所謂死者，以萬物不住，我之所謂非死者，亦以萬物不住。死而非死，不住於死，生而非生，不住於生，理之所造，未嘗或異，人之所見，便成不同。迷之謂有去來；悟之了無死生。苟得其道，復何滯哉？悲夫衆生之惑也久矣！目對其真而莫覺也。彼之所謂來，此則言其去；彼之所謂去，此則言其來，要因迷悟不同，去來遂異。然去來雖殊，理無二也。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世人作霧自迷，不禁慨乎言之！人則求死生於去來，謂其遷流；吾則求死生於來去，知其無住，來不住來，來則非來，去不住去，去則非去。去若

住去，則去不來；來若住來，則來不去。住與無住，去來都無，尙何死生之可得哉！是以四象風馳，
璇璣電捲，得意毫微，速而不轉，所謂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也。其或不然，則
一靜一動，不免入於輪迴。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幾經復始。金烏墜，玉兔走，方出海門，俄落
青山，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滄溟直入，晝夜奔流，庸詎知皆如如不動者哉！如是觀之，一切
死生去來，無非實相常住，一切萬物變遷，無有一毫可轉，烏得而不中道耶？

何物不可思議

奇矣哉！吾人當下有一個無頭無足之物也，上能契諸佛之理，下能契衆之機，湛湛寂寂，
靈光常照，昏昏冥冥，變化萬千，此卽彼物之不可思議歟！若夫迷斯，則茫茫然，颺乎五濁惡世，
鑽馬腹，入臚胎，上天堂，下地獄，刀山去，油鍋來。至若悟斯，則皎皎然，處乎淨土，入三昧，放光明，
現神通，起妙用，作遊戲，度衆生。總之迷悟雖異，而彼不可思議之物，從來一如，不垢不淨也。欲

不謂之爲怪得乎？夫不可思議之物，究竟何名何相？則諸佛之所不說，祖師之所不示，縱使說之示之，亦止是如以指標月，或嘿之，或笑之，不得已而假名之曰一心也。然心之爲物，非肉團，非緣影，不在內外中間，不居三世十方，藏之則於微塵而不小，舒之則滿大千而不大，忽爾於前，忽爾於後，仰之彌高，讚之彌堅，身塵不可觸之，意識不可思之，言之以口，則落二落三，捫之以手，則千差萬失。其爲相也，非若青黃赤白然。其爲體也，非若大小方圓然。其爲形也，非若山水鳥獸然。其爲性也，非若熱濕硬軟然。然則吾人雖有心在，不可知其爲心也。峨然高出者，吾知其爲山；涓涓不息者，吾知其爲水；翱翔雲霄者，吾知其爲鳥；挖行陸地者，吾知其爲獸；若色若聲，若香若味，吾亦一一知其爲色爲聲爲香爲味，惟心也不可不知，不可見，則其爲之無心也，又安可歟！嗚呼！其真無心耶？其真不可思議之心也。蓋心之不起則已，起則一念三千，百界千如，何嘗離於吾人動作之間哉？故其始終迷悟，惟一心耳。忽失忽得，若卽若離，穿衣喫飯，迎賓送客，謂以爲假，覺無踪跡，謂以爲空，諸法朗然，致使無空非假，無假非空，而中道於斯乎在。

夫此三法爲心物，豈可思議乎？倘非參透禪機，窺破道旨，無權偏之執，有圓頓之目者，不能達此意也。

禪定解脫智慧樂之自述

不坐佛之禪定，不行佛之解脫，不學佛之智慧，雖歷千百萬劫成住壞空，終不得超過輪迴苦海；雖逢恒沙微塵佛祖聖賢，決不達居常寂光土。反是，則當下一念，已是極樂。精研不休，推至一時，一日，一年，一世，乃至無量劫數，無不是極樂矣。實際理地，本無苦樂，乃隨染緣而苦，隨淨緣而樂，無苦而苦，無樂而樂，蓋亦真如受薰之妙用也。雖然非禪定解脫智慧三法，斷斷乎不可離苦而樂也。何以故？由禪而悟，由慧而明，由解脫而自在，因修而悟，因悟而修，愈修愈悟，愈悟愈修，以至於盡未來際修悟之果，斯亦不可以思議矣！故曰禪定解脫智慧之樂，一念頓契，即百劫受用不盡也。今且一言予之禪定解脫智慧樂。予每日從早至暮，坐夜待旦，或定

或智，無所間斷，其道遙快樂，非將相之所能比例，非富貴之所同肩。若言禪定，寂滅現前，諸念頓消；若言思維，智光洞照，萬物齊現，昏沉來以觀觀之，散亂到以止止之。妄想放下，一心參究，佛法提起，老實精研，縱然不覺，放逸流塵，急須打回，惟一惟中。古人云：「一回吃草去，羣鼻拽將來。」是予樂者一也。若言解脫，上不受天命召，下不累子女依怙，中不被妻妾纏縛，子身獨行，孤立單住，適楚投越，走北奔南，身心安然，毫無罣礙。以壞色衣爲華服，以淡粥爲美羹，聞榔過堂，聽板上殿，諸佛是師，菩薩是侶，自由自在，人我不分。是予樂者二也。若言智慧，習觀聽教，以悟真理，二時功課，以助事修，消予億劫顛倒夢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成慧命，分別因果，了達迷悟，上報四恩，下濟三途，盡此一身，得生安養。加之私課，禮諸佛，持經咒，於中間恆修般若，魔軍望而生怖，何有雜念於其間哉？偶爾起念，亦止同焦芽敗種，而無潤生之因，如泡如沫，不可久停。是予之樂者三也。統斯三樂，殆亦予終身之受用耳。雖天人之樂，亦不是及，況世人乎？由是觀之，佛之禪定，佛之解脫，佛之智慧，至矣樂矣！蔑以加矣！而予所修所悟，稍獲樂境，比之

佛之之樂尙遠矣。

原性

性之原不可思議也。寂於聲，泯於色，迴脫於世間出世間諸法之相，雖蠢動含情，皆具其靈妙不失，昭昭如也。故以在衆生曰佛性，在非衆生曰法性焉。然性之所在，非緣影於過去，非希望於未來，亦非恒有於現在。其爲體也，不變而隨緣，其爲用也，隨緣而不變。不生焉法爾如是，不滅焉畢竟無餘。是空空，不空是空，相卽相離，空色不二，非若地水火風然。然則吾雖有其性，不可知其如何若何也。地者，吾知其爲堅，水者吾知其爲濕，火者吾知其爲熱，風者吾知其爲動，惟性之原不可知矣。不可知則其所知者必謂之不真也。故楞嚴謂阿難所見者皆妄，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也。雖然性之原者，必至妙覺位，性爲妙覺所證之境界也。妙覺者，能以始覺智契本覺理，覲面真如，通達實相，此則性之原所知所見者真也。蓋性之

所爲真者，以智不以識，若以分別擬議推原其性，則其謂之不真而爲妄性也宜矣！

世樂與出世樂之孰得孰失論

真如界內，無出無入，平等會中，離苦離樂，甚且無自他之形相，離生佛之假名，遣四句，絕百非，其非維摩一嘿之不二法門乎？迦葉微笑之涅槃妙心乎？觀乎此，則世間樂與出世間樂，尙不可得而說之，又况較量孰得孰失也哉！雖然，祇以衆生之心，一念不覺，根有差別，機有異殊，悟則出世間，迷則入世間，其所受之樂，得無不同乎？若夫菩薩乘，則具足三明六通，解脫自在；緣覺乘，則獨宿孤峰，得無帥智慧；聲聞乘，則灰身泯智，守空寂三昧，此乃出世間樂也。總之，得其神通，能大能小，遊戲三昧，或出或沒，在三界而不被其擾動，居六道而不受其纏縛矣。至若天乘，則天女窈窕，左右環繞，伎樂鳴空，種種現成，欲衣卽得無縷縫之服，欲食卽得最精細之飯；人乘則酣耽于酒色名利之中，奔走于權貴要津之門，出必華麗之車，入必百味之食，無

餓鬼饑渴之苦，畜生鞭策之痛，入寒入熱，刀山劍樹之境矣。且將以世間樂與出世間樂以較量之，夫世間樂，以苦爲樂，以勞作安，受須臾愜色之樂，招百劫泥梨之罪，如蛾赴火之快，似蛆鑽糞之娛，刀刃之密，砥之則傷舌，熱金之丸，執之則焚手，較之出世三乘樂，解脫智慧神通，無量無邊，國土不垢不穢，七寶莊嚴，諸佛爲父母，菩薩爲伴侶，二者之量，何翅天淵之別乎？而且世間，天樂不逾千劫，則有五衰相現；人樂不滿百年，終入驢馬之胎。他日三災一臨，山河大地，房廊屋舍，天人等物，頓然皆化歸于無影響之地矣。此則無常之樂，非出世間常而不滅之樂也。噫！得失明矣。

般若無住論

諸佛之母，菩薩之師，斯名般若，蓋非世出世間之生滅智慧所能及也。其不著於空，如大火聚，觸之則爛，首焦額。其不著於有，如清凉道，入之則四通八達，無染淨性相，因果等事。由是

超言絕思，離一切法，卽一切法，了無所得，亦無不得，此殆般若之妙旨也。夫般若者，固非空有，是亦空也。固非有空，是亦有也。如有厭空，毒有，乃至無空無有者，皆非般若之義。所以毘曇成實大小內外諸宗，不著於有，卽著於空，或空有俱非，空有俱有，如是則皆隨二邊邪執，雖言般若，而非真修般若也。今夫般若之法，無住爲體，而行深般若時，則無煩惱可滅，菩提可修。由是生死無住也，涅槃者亦無住也，知其無住，而亦不捨衆生。金剛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其此之謂乎！

十二門論觀作者品與百論破神品同異之校

勤及摧破現代天基回等教之應用

昔日龍猛提婆諸大士，睹法教之陵夷，外魔之熾盛，野干爭鳴，獅蟲互噉，莫不疾首蹙額，大悲流慟，遂興於世，出廣長舌，告於羣生曰：斯殆我法二執不空之所致也。於是作三論，宏四

依以息患爲主，以通理爲宗。抵制內外，徧斥衆師，則摧破外道不達二空，橫存人法；擯斥毗曇已得無我，執法有性；排呵跋摩，具辨二空，而照猶未盡。以收所惑之教，彈劾大乘，乃言究竟，但封執成迷，不解諸法實相。言忘慮絕，實無可究竟，亦無可不究竟。凡九十六術，五百異部，一概悉心破盡，而歸乎一相，靡有缺遺矣！且觀古今外道，言生滅，則天能生萬物，萬物若滅，還歸本天。言苦樂，則自在天若曠，四生皆苦，自在天若喜，六道咸樂。言因果，則天非物因，物非天果。毫無義理可據，徒是妄心所趨！以自在天與神之比較，不過一元論二元論宗派之稍異而已，按之實際，固毫無相左也。此無他邪執陷溺而已！夫邪執陷溺，其苦甚於妄執之不空。蓋邪執者，大惡也。大惡旣彰，雖有良師善友之指導，亦難降伏其身心。職是之故，若不信從破除邪執入手，決無入道之門戶也。其術唯何？則可研究三論宗是已。今試以十二門觀作者品與百論破神品同異之校勘，及摧破現代天基回等教之應用，以公社會，且深望吾國同胞，勿視天基之邪見，爲佛教之正道也！

一 十二門論觀作者品爲破自在天因果不相似之計

自在天是邪見之本，謂是造化之主，盛行天竺，此論之觀作者品，正破造化之主，故名破作者也。所以此論具破內外者，內外并障大乘故，內爲近障，外爲遠障，內爲細障，外爲粗障，迴邪入正，轉小歸大，是菩薩廣遠之意也。三乘徒轍，六道迴宗，并入大乘，俱成佛果也。

一 百論破神品爲破神常覺無常之計

僧伽衛世，蓋是外道之宗，盛行印度，僧伽經十萬偈，二十五諦爲宗，以神爲主諦。衛世師經亦十萬偈，用六諦爲宗，亦以神爲主諦，今破其主諦，則餘法自泯。大品經云：「譬如我見，攝六十二見，以有見故有愛，愛見故有業，業故有生老病死。」則知神爲衆見之本矣！故下文云：「如是捨我名得解脫」也。

三 十二門論觀作者品與百論破神品之同異

一依內外次第 十二門論觀作者品，乃曰破外，百論破神品，亦曰破外，此其同也。佛之弟子多不執神，而執有法，故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分爲二分：一信衆生空，不信法空；二信衆生空，亦信法空。」故知佛之弟子不執神也。十二門論正破內學，傍破於神，百論正破於神，傍破內學，此其異也。

二就本末次第 觀作者品以釋人無生，破神品以釋神非覺，此其同也。十二門論先破其法，後破其人，法本人末也。百論先破其人，後破其法，法本人本，此其異也。

三依因果次第 因與無因，并不生果，作者既爲能作因，神亦爲主諦，二者均爲三論之所破，此其同也。十二門論以破法之因果無故人無，百論以破神之主宰無故覺無，此其異也。

四就破立次第 十二門論之所破破如此，百論之所破破如彼，并爲內外拔苦與樂，成

中道法身，此其同也。但以衆生不識苦因，故生顛倒，或起唯一平等之見，或自迷性神我之惑，是故觀作者品，曲破凡夫之病而歸佛道，破神品直摧外邪之計而迴宗乘，此其異也。

以上數端，不過略舉一二而已，其他校勘，更覺難知，至我國今日耶回蔓野，佛日潛輝，究以何法爲宜挽回現代之潮流，此無他，當以十二門論觀作者品，與百論破神品，同一摧破，爲第一要務，請將天基回等教之旨，及其教徒之崇奉，略爲揭示，以與佛教之主張，實成一反比例耳。

泰西宗教家，乃以人類皆上帝愛子，無分階級，莫不平等同賦自由之幸福，此則一神爲萬物之造主，俾人類同隸於一尊之下，而消滅一切界域也。但亦有神爲天主者，其說能助人道之進化，促世界以大同，此皆爲佛家之所破。茲特破之略陳其六焉。

一 上帝唯一主宰無始無終不足以破人我執見

夫世之信有始有終者，不昧因果也，而信之無始無終者，則謂無爲涅槃，常住不變也。彼

謂無始無終，固已不啻無因無果之法也。今以二論之所破，盡天基之所及，以自他歸乎一味，無所謂無始無終，奚用上帝而爲一尊之大乎！

二 上帝全知全能無所不備唯不能知其天福是空

蓋人之懷厭世心者，以浮生如夢，爲歡幾何，所造之人，尙知如斯，而能造之上帝，不生捨離有漏之心，拋却輪迴之世界，安得稱之爲全知全能也耶？

三 上帝居住天國創造世界與人物及其末日審判善惡

不足以使人自由平等

觀其聖經之所言，三綱五常，一概廢除，唯一守持造物之上帝，生殺予奪，賞罰苦樂，總爲操縱之於股掌間，使人不能不恭不敬之，以仰其鼻息，而博其歡心，否則便爲逆子，判入地獄，

永不得住享天國，以之剝奪人之自由，不能自治自立，其不平等孰甚？

四 天主以流血造人類遂成苦惱世界之結果

夫天主之造此齷齪世界，而如牢獄之現像，罪惡苦惱，盈積其中，其將以為功耶？抑將以為罪耶？而天主對於人類之心理，亦汝能愛我，我能安樂汝，汝不愛我，我便曠害汝，與夫帝王之順我者富貴，逆我者滅亡，同一施心耳。由是觀之，則世界人類不可有一日之極樂矣！

五 天主以書教人類之無常識者實一不平等之教育

人類之天資學術，既盡為天主之所教，何不盡教為聰明全美，公平正直之人，智愚平等，皆得圓滿之福德，願乃世界人類，仍有善惡，魚目混珠，上焉者高翔於雲霄，下焉者沉淵於泉下，凡是皆為天主之所造，何故不以書教之同趨於一致者耶？

六 天主愛人誦其名則主福之而不能使魔鬼誦之以求

賜福

夫人之不誦主名，而現生貧苦，死後必罰入地獄。彼魔鬼者，力與天主抗，常反對天主，而天主不能制之，但罰其人類，而不罰魔鬼入地獄。何也？其將天主及人類，全屬於造魔鬼者之所造乎？設謂魔鬼係天主之所造，則天主當能罰之入地獄，何故留此小鬼惡魔，存在世界，以擾害人類，此吾不可解中之不可解也！

余之言如此，余知天基回等教之教徒閱之，將責余不僂有造物主之神說，必問余之主張何物爲無所得歟？故余先以進述二論之同異，以破自在天及神我之究竟無餘，以無有一物而可許字之曰造物主也。智者或不信余言，請以十二門論與百論同一解之可也。

破自生論

物何稱自乎？因待他也。物何得生乎？因有滅也。故大小內外有所得人，心之所行，口之所說，無往而不隨於自中也。夫自爲四生之首，卽我執也。生爲八病之先，卽法執也。所以中論因緣品破此自生，便破一切生，一切有所得人，生心動念，名之爲生。欲滅煩惱，名之爲滅。己身敗壞爲斷，有住可求爲常，虛空無爲爲一，萬物千差爲異，順流火宅爲來，返歸寂滅爲出。要之纔起一心，卽具我法自生，所謂舉心卽錯，動念便乖也。若夫洗破二因緣，若自若他，若共若無，因詳審觀此，當體無生。究其一切有所得心，畢竟了不可得。既悟實相無生，卽解假名因緣，固無四生，更不入病也。自謂我執之生，因他生而計其自生。他生尙不生，自生豈有生？由是重破自生，卽以破他生。他生已破，自生愈不生，方入無生也。生謂法執之自，爲計其生之所從，是待滅生也。如其不待滅，滅既未有，生何所待？若待滅而有生，則滅在生前，生在滅後，或以滅有生，卽

是同時，奚名生滅？又當生時未稱爲生，至今無復曰滅，云何待滅？若生待滅，則應生在滅，爲不在滅。若不待滅，何生何滅？生無自性，無自性故，是則無滅。又生更有生，生則無窮，無窮則無因，無因自生，則有大過。生既無生，又誰爲自？是以中論因緣品，注重破自生。有所得心，畢竟不得。卽是釋於八不，爲令學佛之人，不著語言文字，以證真實般若之智也。

三論一貫之宗旨

欲出苦輪，當起正觀；欲起正觀，當明諸法之性；欲明諸法之性，當學諸大乘義。夫正觀不明，則邪見不泯；邪見不泯，則苦輪莫止。此如來之所大悲，菩薩之所深憂也。中觀三論者，開正觀以明大乘法性之論也。中者，法性之本體也。中正之觀，法性之勝用也。論者，詮法性所流中道二諦之文字也。其宗極者，中道第一義也。八不也者，中道因緣也。八也者，失中戲論也。戲論者，中道之惑相也。中道者，離邪見戲論也。十二門百論者，又中論之眷屬也。故三論可統名曰

正觀論。觀正無邪，觀正不偏，正而能觀，中非偏空，觀由正發，觀非著有，正觀觀正，用藏無礙，空有絕待，鑿然一中，此卽三論一貫之宗旨也。要之三論所演，不外破邪申正，全彰法性，部雖有三，其理可一以貫之也。

觀因緣門貫攝十二門

一 觀因緣門之說明

所謂觀因緣者，觀辨如心，論宣於口，卽是論主觀心以示於人也。與口頭說空，行在有中異焉。觀悟因緣，簡異邪執，審諦了達，畢竟是空，故言觀因緣也。門者，經爲論門，論爲經門。經爲論門，卽是經資於論，論爲經門，卽是論申於經。今以破除邪言，佛教申明，故取論爲經門。而此觀因緣亦名之爲門也。按後文云：當以十二門入於空義，理無十二云爾。

二 十二門之說明

夫門有十二，其義維何？義總萬法，因緣互顯，迷之皆迷，悟之皆悟，此其門一。前既窮緣無生之能，今則三闕求果無生，此其門二。窮因无生，求又不得，復感緣生，緣亦無蹤，此其門三。外道轉計，物各有相，論主破之，並皆無相，此其門四。前無通相，此無別相，窮推三相，都無所蹤，此其門五。重門一異，推檢通別，爲一爲異，不一不異，此其門六。重就有無，求推通相，同處不有，異處亦無，此其門七。求相無蹤，檢性不得，從緣而有，非其實性，此其門八。因尚不生，無因何生，變異推求，則無得理，此其門九。檢法無作，求人無蹤，無因無果，四處無作，此其門十。人法雙亡，因果皆空，前前後後，三時都無，此其門十一。異法無生，卽法無生，菩薩無作，方得無生，此其門十二。要之門雖有十二，不出乎三空，是以十二門一一皆云一切法空也。

三 觀因緣門所以能貫攝十二門之說明

因緣者，萬物之總名，造化之所由；所由既顯，則般若妙旨可以入門，總名既標，則諸法有

爲容易泯滅。迷因緣焉，則一切皆迷，悟因緣焉，則無法不悟。是以因緣在十二門之首，十一門在因緣門之次，蓋由諸門無一不從因緣門內而出離之也。因緣入於空相，其言縹緲，諸門生於因緣，其義深深，窮其因，盡其緣，無理不通，無累不寂。涅槃經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此論觀察因緣，甚深空義，故此一門，卽貫攝十二門也。又十二門雖復不同，然貫攝於一處則同矣。語其所破，則是此門之遮義也。考其所申，則謂假名因緣也。觀其通理，則謂因緣無性也。究其發觀，則顯因緣法空也。由斯諸義，而於因緣一門，卽是二諦能生二智，二智是三世佛之父母，二諦爲祖父母，是以因緣門，貫攝十二門，亦總含衆論之義也。

佛說三界唯心耶言上帝造萬物之分別觀

中國古時無佛教，所有宗教不外乎儒道二教。迄佛教流入中國，於是佛教遂與儒道並行。迨佛教既盛行，遂獨爲唯一之宗教。今世界交通，而泰西有耶教輸入，其道遠不及佛教何

也。耶言上帝能造萬物，萬物皆受之於上帝，此示人以不平等也。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唯心造，此心即佛，故曰人人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耶釋之分蓋以此。而今世之人曰：耶教以天制用，人不敢違天。今諸天猶奉佛不敢違，然則耶教之言，祇可爲佛教之人天乘而已。且夫耶言造萬物，而造芻豢以爲人食，此非使衆生自相殺乎？上帝既有博愛之心，造人何不博愛乎？若上帝博愛而其權力所造之人，何有智愚賢不肖之分乎？且人爲上帝所造，而上帝復爲誰之所造乎？吾知其必不然矣。惟佛教主張絕對唯心，心無二法，無有善惡，人之所以有善惡，世界之所以有山河者，皆從無始以來迷障真如，隨心所現。種種成就，皆出自心，故曰天地萬物莫不由心所變現。而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此即歸本還原之說也。由是以言耶言上帝佛言唯心，皆爲三界萬物之原也。佛說謂心了不可得，而耶所謂上帝亦莫知所在也。謂上帝在心中可，謂心即上帝不可也。二說之分別，應作是觀！

佛之知見

或有行者於此，惟求己修，不論他人，見三界如牢獄，視生死似冤家，灰身泯智，沉空守寂，則小乘而已矣。又有行者於此，顯體露肩，臥棘嗜草，以毒苦爲入道，以餓死爲梵行，持牛戒焉，撥無因果，則外道而已矣。見小乘而彈斥之，見外道而呵罵之，此世尊之所致言也。受彈斥者，無成佛之因。譬如焦芽敗種，被呵罵者，得三途之果，猶之闍提種性，亦自作自受之謂也。是故邇來見一般僧人而謂之曰：汝小乘，我將彈斥汝；汝外道，我將呵罵汝，則彼等必昂昂然我憤也。雖沙彌小子，亦未有不怫然怒者。雖然，吾儕聞大乘經者，不發大心，行大行，非小乘之類乎？掉擧放蕩，惡言靡已，非外道之類乎？造其因矣，必收其果，誠以受彈斥爲恥，被呵罵爲辱，盍速務學佛之知見也乎？

雜華集通論篇

論作法師之不易

登座談玄，洋洋數萬言；舉筆載書，累累百餘紙；雄矣壯哉，法師之名聞，可謂壓倒禪人，可謂凌轢律子矣。雖然，若此者以之自利則可以，之化他則竊謂之不如臧拙之爲愈也。夫作法師者，豈易言哉？非有透徹之禪定，清淨之毘尼，無畏之智慧，偉厚之筆墨，未足以能談玄，能載書，稱法師也。以無密行之威儀，以臨大衆，精確之大綱，以消文義，正大之宗眼，以示境觀，則教不投機，言非實行，仍不足以利己，況及他人乎？總而言之：作法師者，非以歆動一時庸衆之耳目，便可自勝也。必也感天地，泣鬼神，有祥瑞焉，照萬里而無極；有地動焉，驚羣生而不昧；諸佛護之，八部守之，所謂出世間之上人，非名利之導師也。蓋人人無論學何事，或宗或教，其皆有

宿因於其間焉。習學不易者，如法華中尙有五千退席，不克聞實法；講說不易者，如維摩內，猶有五百弟子被淨名訶斥。至於古人，往往三十年四十載，坐洞閉關，深入經藏，明心地，嚴戒行，夫閱藏不深，則言粗而意不精；心地不明，則思泛而神不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終身棲隱，不敢入衆。如近時之人，聽得幾日教典，看得幾本註解，便爾自作聰明，妄思登座，豈前人愚痴，而今人靈敏乎！佛教自東漢以來，宏揚之人，浩如煙海，此皆大菩薩再來，可不論矣。以云現今講者，定慧圓融，戒施雙修，得四無礙辯，具四無量心，其惟我太虛大師一人乎？其爲自修之行，乃非一朝一夕可知矣。嗚呼！今之法師，舉世滔滔，多若塵粟，高慢如山，無明若火，或竊名爲事，或掠美成工，才非滿慈，竟稱說法之能，辯非文飾，敢號論議之首，豈非佛法將敗，魔王出現乎！所以然者，好道之心，不如好名之心，而好名利之心，復不勝其知恥之心，其爲供養所利用，以應赴爲奴僕，敷衍了事，無論他人謗與不謗矣。甚或有識字不周，亦詡詡然欲登座說法者，良可嘆矣！噫！作大法師誠不易，吾其勉諸！

佛化與人生之關係

大哉佛化之不可思議也。放白毫光，六種震動，充滿法界，警覺衆生，或現比丘身，神游十方，或現居士身，窮居一室，或現須彌山身，微塵身，隨機說法，方便利生，摧破外道，降伏魔軍，人天鏡仰，上下同尊，深廣無涯，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之化境。吾何人歟！智識謏陋，塵覺混擾，背諸佛心，失菩薩道，愛欲爲伴，瞋癡爲奸，使不學無生法恐，曷遂超昇之路哉！且夫衆生從無始來，旋輪展轉，剎那不停，投驢胎，入馬腹，四生九有，八難三途，流轉生死，不能解脫，亦可悲矣！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迷悟相依，如反掌然。萬惑之累，歇卽菩提，千層之網，透卽光明，臨濟一喝，賊窩掃盡。雖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是在吾人之努力，述其關係有二：

一 培養吾心之佛化爲自度主義

吾人之心，即諸佛心中之心，諸佛之心，即吾人心中之心，心心相應，圓融互攝，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也。假使吾人能在因行過渡時代，奮力於真參實學，注重根本資格，以戒定慧三學，深其奧，造其巔，長之以往，習焉不改，則吾人之智慧，日漸增長矣，煩惱時有所損矣。由是自覺覺他，與佛把手，夫豈難哉！今之新學少年，動曰菩薩自未度先度人，是在菩薩則可耳，我輩學人，正宜培養吾人之心，日度刻不容緩。古德有言，自不能度，焉能度人，其斯之謂歟！吾人其努力哉！

二 提倡世界之佛化爲度他主義

今日之中國，天災人禍，內憂外患，頻頻而臨，幾乎全地，欲求治化，當以何法解決歟？唯提倡佛化。然佛化之道，非吾人無以弘其世，而吾人之心，非佛化無以導其善，一人如是一國亦爾，既爲提倡佛化，則彼社會學術，政治道德，烏得不馴良乎！蓋佛化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

望人之成佛也，則勸以發大心；恐人之不成佛也，則責之爲敗種。念念乎其於吾人，有所不捨矣。我國人心，素愛自由，共和平等，誠是針鋒相投，啄啄同時，故佛化之道，可爲政治之原理，而不能別有所依焉。吾人之精神，當負佛化之家業，努力於世界而不可弛懈。由上二義，并行不悖，佛化歟！吾人歟！此其關係之重大者歟！

佛誕紀念佈教之方法及目的

竊謂佛誕紀念，非徒以取形式之觀，務爲世俗之舉動也。必須宣佈佛化，闡揚宗風，望人之信仰，勸之以發心，恐人之不信仰，誘之以業報，善惡因果，言之明達，生死涅槃，論之清晰，要使普通人民，皆知念佛放生，同發紀念思想，共證淨土蓮池也。如此者，始足稱之爲紀念宗旨焉。然則佈教之方法及目的，又應如何而周致耶？茲略述十端，爲其要門：一者佛見，佈教者須有平等真實之見，了解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庶所言不致使聞者盲入邪道。二者口辯，當

衆人於市廛，即須因機而說，設有反對者，亦必從容辯論，藉以使其服而南無佛。三者心定，佈教之時，凡嘲諷詈罵之事，必不能免，但須對之安然，且爲授記，效常不輕之忍力，讚我謗我，同植佛因，堅固其心，以企達圓滿佈教之目的。四者無畏，人烟稠密，彼衆我寡，必須心氣和平，無所怯弱，所謂無畏施也。否則雖具才智，亦鮮不貽笑於社會。五者方便，高聲佛號，助以鼓掌，悲傷火宅，痛之頓足，必使一言一句，咸有可歌可泣之狀，庶足以使人心靜息聽，不然，恐其因疲而厭，致佛緣未結，反招譏謗。六者譬喻，我佛說法，無不樂用譬喻，如月扇風靡，開示衆生，悉能因喻，以知其法，故吾人佈教，亦必簡潔詳明，曉喻扼要，萬不可俚俗支離，違佛密要。七者姿勢，思想蓄於中，身口動於外，必有活活潑潑之姿態以表之，故講演最忌如平素談經一味不動之尊嚴。八者用語，如來說法，有自意語，有他意語，有自他共意語，由是吾人佈教，最宜掃去真如法界上之玄談，而易以社會習聞之言論，以動其聽，如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種種最足以促人覺悟，動人悲想者是。九者目攝，佈教之時，眼根須向前視，萬勿垂首而不變其視線，倘如坐

禪光景，便使聽者不能卒聞，或且減其愉快，而違佈教之主旨。十者服色，妝飾近俗，非僧家所宜，苟目力健康，務當卸除眼鏡，尤不可內着西衣，自失莊嚴，起人謗毀。凡此十端，所關最要，未可忽也。夫佈教方法，原在內智察緣，知病識約，外吐言語，應病授藥，用演繹法，或歸納法，以期逗其機感，納歸正信，庶於佈教度生目的，不相違反。至佛誕生之歷史，務宜貫徹，往來之地理，務宜爛了；真假地位之比較，務宜分判；凡聖階級之順序，務宜簡別，五戒十善，尤其重要。夫然後吾人之紀念，乃非紀念心外之舉，亦非一日形式之觀也矣。

僧伽習尚改良芻議

佛教僧伽之制，由來久矣。上古佛生西域，正法時代，信佛弟子，類皆樹下一宿，乞食分衛。以後，法流東土，入於像末時代，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僧伽組織，於焉大定，至今未嘗稍替。其中習尚，風俗，信仰，自古迄今，不知幾經變遷？蓋歷朝興替之際，其習尚風俗等，均不免有所

更易故也。然變遷雖多，而無益有害之積弊，終以蒂固根深，而難以除盡。若迷信，文弱，驕惰，奢華等等，爲佛教衰敗之最大原因，至今未嘗稍改，而永爲俗人所譏。

近數年來，吾一班有志整理佛教之同胞，感於僧伽制度之不良，實有改革之必要，從事提倡，不遺餘力。徒以現有之僧伽制度，由來既久，根基亦深。一般僧尼，墨守舊習者，尙占多數，苟不能革故求新，則對於振興佛教，顯然是最大之阻礙。故我僧尼制度，不必事事執古不化，僅可將原有之僧伽制度，改良其惡劣腐敗之習尙者，可矣。欲事改良，必先明其何者爲惡習：

一 迷信

昔時佛教注重三尊，佛法僧寶，唯一無二之旨，今日已爲佛史三千年。末世時代，而白衣說法，比丘下座，拜鬼佞神，拈香燃燭，爲人奴隸，求富貴與金錢者，仍不乏其徒。每逢佛會道場，均屬愚夫愚婦之俱樂部。嗚呼！何其黑暗乎？倘以男女混雜，授受不清，致遭法律裁判，則其損

失何止於所求。此宜改良者，一也。

二 文弱

文弱之風，起自梁時。蓋當達摩西來，禪宗盛行，離文字相，牢入人心，故僧伽修持，皆充滿參禪空氣，行也禪，坐也禪，舉目動靜，悉皆是禪；殊不知須彌芥子，萬象宛然，佛法世法不一不異，若離世法，則無資生產業。況今革新時際，欲於社會保存色身，尤非有相當常識不可。此宜改良者，二也。

三 奢華

奢華之風，亦可謂起自梁朝。蓋佛嘗謂末後五百年，寺塔堅固，武帝建築廟宇，又極奢華。古人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中」之句，可見當時之奢侈情形矣。今江浙叢林

之中，居則歐式陳列，行則包車代步，食則清香美味，衣則絲綢棉皮。夫若是，佛教又安得不衰且滅乎？此宜改良者三也。

四 驕惰

僧伽中之最大惡習，莫大於是。自以爲私藏香金千萬，可以退居，於是惰心生焉。惰心既生，驕亦隨之。菩薩於驕惰二字，再三呵斥。而況此二心所又爲成佛作祖之障礙乎？有此驕惰，其恥孰甚？此尤宜改良者四也。

我儕旣明老舊僧伽之習尚，如是惡劣，必須設法改良之，使成爲新佛教之僧伽。法有二端：

一 僧伽須教育化

欲破除迷信，必自提倡教育始。凡遇事爲人不能解者，輒卜筮鬼神，此乃愚人之行爲也。而有教育程度者，則不如是。例如念佛，愚人以爲六字大明王，功勳不可量，於軀外求之。智人既具教育，則知唯心淨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何苦外求？又如人死喪亡，愚人以爲靈魂滅後，必入地獄，乃設台打醮，以代超度，結果耗財而已。智人則知人而死後，爲中陰身，或昇或降，由於前生惡業所定，與其死後拔苦，不如生世植福。故提倡教育，實爲改良僧伽習尚之急務。

二 僧伽須勞動化

佛教僧伽所以養成文弱，奢華，驕惰等性者，實無勞動故也。而大叢林之中，海衆同居，易起風波，因其亦由于太閒蕩之故。返觀俗人之家庭，一夫一婦，內外工作，無片刻之廢時，而我僧尼則不然，消費可貴之光陰於赴應之事，遂致教敗僧劣，任人摧殘。故今日欲救佛教於多故之秋，必須提倡勞動化之僧伽，能以自治，得其自由；非特個人生活可以保持，寺廟財產亦

得以寬裕，佛教亦因之而強盛矣。

今日佛教僧伽習尚之惡劣，固已耳目昭彰，除上述之改良方法外，尤宜切實履行爲佛教根本建築之基礎。願我同胞，速共勉旃！

新僧箴言

新僧之道，在篤行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而已。今吾言之，以供衆覽焉！

一 篤行之

嗚呼！今日佛教危已極矣！此也迷佛，彼也謗僧，蹂躪廟產，侵奪自由，種種怪狀，層見疊出，不可耳聞，不悉目觀，果何致而然耶？無力行之故耳。夫佛教宗旨，非不正大，且爲各國之所公認，法理至極，非思可測。僧徒居中國十之二三，不爲不多，其所學，亦未嘗不行，何以佛教不昌，

而受人詬訾耶？雖行之而不篤。吾嘗見僅以逃名爲事，依小乘之思想，不顧佛教之興衰者。然則吾儕既得出家爲僧，而欲力行所學，宜如何振興佛教之觀耶？必也篤行之。習佛經，窮其理；學漢文，求其法；事雖難，而不以爲難；年雖久，而不以爲久。所愧者資質，所恃者堅心。朝斯夕斯，無或易是，及學成也，即以所知妙理，闡揚於人，普及教育，以公德爲目的，以宏法爲己任，以一省推之一國，以一國擴大世界，振佛教之頹風，使詬病者初而愧，繼而起，終而受於我之教矣。此吾儕之篤行，必操之於今日，期必達於將來也。有志者事竟成，夫何難哉！

一一 博學之

人安可無學乎？聖人有聖人之學，賢哲有賢哲之學，明法真假，暨窮三際，橫徧十方，無一法不知，西聖之學也。著書傳後，通乎三綱，達乎五常，無一理不顯，東哲之學也。此二聖哲，若無學曷能有是名耶？蓋皆學而博之，所以名於世也。廣明三藏九部，則爲聖人。博知三墳五典，則

爲賢哲。縱不成爲聖哲，其相去亦無幾矣。吁！不患乎學之不爲聖哲，特患夫學之不博耳。若夫世之學者，沾沾焉曰：我知詩書，則必不能成賢；誦誦焉曰：我明教法，則必不能爲聖；何則？知其義而未窮其理也。是故佛學禪那，皆爲博學之基；漢學文字，皆爲博學之助。隨時皆學境耳。我正患學之不博，今旣得學三聖之教法，不亦幸乎！

三 審思之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非學不得。彼學何以不知之，乃乏意也。意者何？言學必取問也。學之必問何也？以不知而問，教者得其知也。問之周乎？曰不周。問何以周？審之而已。審者何？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派，至海而極，一切聖賢至佛而極，恒沙教義，至圓而極，若是以審思而問，斯衆善之端緒得矣。是故審以窮源爲止，問以明顯爲盡，若審不窮源，卽數問之，問亦不顯，如鳥也無密林而不棲，魚也無深淵而不居，學者若疑團未釋，如鳥投林，魚就淵，窮追周問，未

有不豁然而自得者。大哉！孔子問禮於老聃，詢官於郯子，古聖尙如此虛心就問，况今人乎？由是觀之，學貴乎問，問貴乎審，微特審之於問前，尤當審之於問後，相承相示，兩不憚煩，問之功，用全矣。雖然，若無知人之智，決難得自知之明，學者其審諸！

四 慎思之

所謂誠之之目，非博學之，審問之而已，然欲博學之以牖其真，審問之以顯其實，非思不可。若夫不思，則所學所行，滔滔然不知何所是，茫茫然不知何所非。雖然設有思，而無審慎，則萬善之微渺無可通也。何則？以正理而不思之，見高深則思之，以分事而不思之，以隔越則思之，由是非徒無益，且轉令心有所蔽，神有所喪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苟慎思之，則理有未顯，而心無所蔽矣，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是故慎者思之母也，慎思者，爲明辨之之祖也。

箴曰：行之不篤，學之不博，問之不審，思之不慎，新僧之名不足道矣，吾願學者三復期言！

佛化救國論

乃欲救國民，須興佛化，然佛化常興，而國不常興者，墮於枯禪野僧之奇態，染於婦人小子之口頭也。佛化之用，顯密於耳目，往來於聲色，拈一莖草，無非丈六金身，搬柴運水，盡是妙用神通。惜夫！行佛化者，不知其能造人民之幸福，舉祖國光榮而振興之，雖有莊嚴之國家，灼爛之精神，僧侶不提倡，居士不弘傳，求與耶教之聳動愚夫愚婦，且不可得，安望其救國福民耶？然而佛化之精神自在也，橫興之，可利十方萬類沉淪衆生；豎興之，可益三世中有輪迴苦報，況國也而不能救哉！且國家不寧，佛化亦隨之而衰，佛化未衰，國家亦必永寧。佛化歟！國家歟！吾願有心者，知其所救之！

對於僧尼的新思想

記得前日在佛學會上，論及寺廟登記一回事，望我同袍，毋須多慮，只怕我們僧尼自不整理，後來反受官廳取締。如果欲實行保存寺產，及我們自己的地位，務請和尙們，師太們，依照我所說的四種貢獻，努力的進取才行，現在錄其四種貢獻於後：

一 破除迷信佛會 什麼血湖會，什麼太陽會，種種名目，不勝枚舉，無非神話鬼語，盡是愚人政策，我們應該接受當局的禁止。（參見神祠存廢標準）然念佛吃素，本非迷信，純屬僧尼道德觀念，清淨思想，決無發生問題的道理，望我僧尼，此後如做佛會，不可再用迷信名義，加諸其上！這是我的貢獻之一也。

二 自動改良習慣 古哲有言：「物必先腐，然後蟲生。」如今僧尼，十有七八，習氣太多，毛病不少，有道無道，自己知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毋待記者來豐干，曉舌，望大家為法為人，

諸多自愛，改良一點，萬勿再染許多習氣，以致外人藉口覬覦寺產，這是我的貢獻之二也。

三培植僧尼人才 一般僧尼，不學無術，魚魚鹿鹿，可惜可嘆！所以外人常常輕我，笑我，罵我，并加我美名曰：和尚是社會寄生蟲，革命障礙物。我非木石，聞之能不愧煞！望諸山長老及衆師太（尼姑稱號）開辦學校，造就人才，爲積極之第一要務，這是我的貢獻之三也。

四努力宣傳工作 我們僧尼，生存社會，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其惟宣傳，是一天責，而今僧尼，實得其反，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因循終日，怠惰一身，人格尙且不足，何稱三寶子弟，望我同袍，此後努力宣傳佛化，協助總理革命工作，以求人民自由平等，這是我的貢獻之四也。

這點貢獻如有得罪諸位同胞的地方，尙祈同胞深切原諒！

隨筆

一 佛教徒的慈悲觀

佛教徒有很多的美德，例如「放生」這種舉動全是良心上的發動，也就完全在「仁」的觀念上，可以說是愛的極致，如果能够把這種「慈悲的精神」用作近代軍閥的英雄豪傑做模範，切切實實的照樣行起來，不但是我們佛教的幸福，簡直是世界全人類的幸福了！「仁」啊！你的生命，被不仁的人把你斷送入火坑裏去了！現在全人類已經有多少覺悟者崇拜佛教了，我願意你早些復活起來，救濟這許多可憐的衆生吧！

二 僧與兵

強的人是兵，弱的人是僧，兵的能力，可以害人，例如「這番江浙交戰，槍林礮雨，人民傷亡，潰兵搶劫，百姓糜爛」僧的能力，可以救人，能拔人的苦惱，能與人的快樂，凡「上至有頂，下至地獄」的衆生僧都應該去救他，所謂衆生無邊誓願度是也。然而兵是人怕的，僧是人欺的，欺僧的人，是爲了甚麼？怕兵的人，又是爲了甚麼？咳！世界上只有顛倒順從害人的兵，沒

有真正信仰救人的僧啊！

三 魔王

大凡合理合法的僧尼和居士，沒有不可以成佛陀的。「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一句話，就是表示心地光明，光明是無明的反對，佛陀是魔王的反對，換句話說：凡是佛陀的必光明，凡是魔王的必無明，國家社會，學校家庭，耶回僧俗間，種種貪嗔癡慢疑的齷齪相，無非中魔王的邪毒，造成萬惡世界，背魔向佛，便是鑿穿無明思想，自號爲大法師的，就要勇猛殺死魔軍，自信是大居士的，就該努力打破黑幕。請看今後的世界，那一個超出魔王窟，先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 口頭禪

凡是愚人，他能把愚人的招牌掛在臉上，他說的話，使人知道是愚人說的話，他做的事，使人知道是愚人做的事，這種人還能原諒他，看他，因為他還不失個「直心是道場」的人，或者還有回頭做人的日子。惟有一種愚人，他壞到人格已不成問題的地位了，他却開口也是道德，下筆也是道德，更常常大吼開示的，要做他人的師範，不管人肉麻不肉麻，我認定這種人的邪見，於人類社會，其危險比於波旬羅刹還厲害得幾百倍！

五 應赴僧

有人說「應赴僧真是沒有道理，什麼做經懺時，連烟酒葷羶都吃起來了，餸口台上魚肉滿布的，這還成個什麼樣子。」我要問他做經懺吃了烟酒，有什麼用處？佛台上魚肉滿了，有什麼敬意？我的意思，以為不吃烟酒物，正是吾佛大戒，要知顛倒亂性的杯中物，穢濁不淨的活東西，什麼時候，什麼人，都不可以吃，現在特別為人超薦亡者的罪，做經懺放餸口，反而糊

糊塗塗的犯了佛的戒律，真是沒有道理。而且做經懺，還要唱什麼沒有規矩的道情，叫什麼「八仙過海」放餸口，還要歎什麼「三十六行」一行又一行，這簡直是經懺鬼子，當然應該禁止。

六 被輕視的僧尼

僧尼是個出世間人，因為抱定無諍主義，照行「四大皆空，五蘊非我」的兩句話，就被外人輕視，這固然是我們最痛心的事，不過我們要問自己本身究竟為什麼出家的，出家了為甚麼人又不尊重呢？啊！我知道了，現在的僧尼，多是貧窮的出家，病苦的出家，英雄失勢的出家，沒有經濟，沒有學問了，所以現在僧尼們，總是被人輕視的，但是不被輕視的僧尼們呀！你們也會想過沒有呢？

七 誰是依教奉行者

古人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這話誠然不錯，可是到底誰是「依教奉行」呢？那些怖魔殺賊的比丘麼？若是世外人，不甘作世間的資生事業，他那「奉行」又在那裡？那些拖泥帶水的居士麼？若是清靜人，不願捨離他的妻妾兒女，他那「奉行」又在那裡？

八 照樣寄生蟲

「出家」以後，避父母，拋妻子，東奔西走，訪道尋師，說是「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游」的一句話了，我今要來請問諸位一聲，你們在這世上，所有吃的，穿的，用的，是不是都是國家的，請你們閉着眼睛，屈着手指，細細的想一想，數一數，然後鎮鎮重重的，給我一句回答。

自由以自立自治爲本

浩浩乎，生死無垠，茫茫乎，苦海無邊，凡人之自由也，出於六道，汨沒於四生，自有所自，來

有所來，與物自由，非真自由，吾佛則不然，來無所來，去無所去，如如不動，如如而來，平等無礙，得大自在，隨緣樂住，到處爲家，真自由哉！此聖與凡之自由不啻天淵之別也。凡人之自由，不自由也，蓋未以自立自治爲本耳。夫自由之本，須以自立其志，如護慧命，自治其身，如愛法身，日用惺惺寂寂於大光明藏中，解脫諸惑，不著空有，斷除習氣，別無所得，真常不昧，獨照凝然，法華所謂「佛自住大乘，定慧力莊嚴」如是者謂之自由，當不亞於諸佛矣。今夫放蕩形骸，高談闊論，號除階級，公言共產，籠侷仁義，顛預道德，皆以肆其心之所爲，而不專於自立自治之本者，其與猿猴之躍不停，及野馬之無羈而奔也何異？妄想逐迷，癡愛擾動，遺失根本真正自在，而反大鳴曰「自由主義」嗚呼！其真自由耶？其真生死苦海中之自由也！

窮僧之德

德者，慈悲也。慈悲人，本諸同體，具足無緣之心念而然也。既念同體，恆順衆生而行之謂

德，豈必務有緣，揮七寶，使千金，始可爲德？般若經之無住色聲香味觸法之功德，垂訓吾人，總在吾人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功而不可行，何德而不可立？昔梁武帝問達摩大師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功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此功德，不於世求。」然則達摩之謂德，武帝尙不能爲，況其餘人耶？且德有三性：德，心德，功德也。所謂性德者：自性清淨，周徧法界，真如體內，本無自他，平等會中，誰分凡聖？色可當空，空不異色，全空是色，全色卽空，真諦理也。泯一切法，諸法趣真，此趣不過俗諦理也。立一切法，諸法趣俗，此趣不過中諦理也。統一切法，諸法趣中，此趣不過情與無情，同圓種智之德者上也。所謂心德者：知解存心，行事合理，見善必嘉，見惡必戒，扶孤救貧，拔苦與樂，意底光明，口中真實，我有法者，人求必說，我有食者，人乞必與，毋傷蚊蟻，無食牛羊，勿圖名利，勿爭是非，事理雙彰，因果不昧之德者次也。所謂功德者：齋僧供佛，燒香燃燈，造寺立塔，塑像裝金，濟急濟渡，修橋

補路，施粥施衣，施葯施棺，立醫院，設學校，養殘廢，育嬰兒，時至荒年，減價平糶，造救生船，以救水患，備消防隊，以防火災，見功名而施報之德者，更次也。然此功德，皆有力者爲之，非窮僧之所能爲也。但有心立德，亦在在可行，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參禪聞法，念佛談經，親近師長，孝順父母，此其日用修行之功德也。收攝愚魯，調和剛強，愛語樂說，利行同事，隨力隨分，大喜大捨，此其處世利人之功德也。此功德，非遠大難行，苟能篤行之，不獨積功累德，獲人天之果，小則三乘方便之法，大則一乘實相之理，俱不外乎是矣。假如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功德，卽得佛之所得也。金剛云：「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名善法。」又云：「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可見慈悲之心，斷斷乎其不在經濟作用耳。願與窮僧而明者鑒焉！

華嚴大學解散與佛教僧侶之關係

倡教之術，宜奮力而竭心，濯故而易新，我佛教之衰，僧侶多而且弱者，乃依賴他人提撕之故耳。今夫羅氏女，邀僧演法，非不倡明佛教也，然而未久即破壞之，遠近招生，非不造就僧才也，然而百日即解散之。由此觀之，佛教之盛，又何依賴于他人倡明乎？僧侶之才，又何依賴他人提撕乎？諺曰：「弓必反於檠則直，馬必受於策則順，人必知苦則求近樂，事必先壞而後振發。」故彼俗人創立華嚴大學，以提倡僧才，而諸山耽夫宴安，亦不建立學校，以爲倡教計。未逾三月，大學告終，生徒他徙，輕毀陵辱，頗非淺鮮！是以諸山共出，盡力維持，不忍吾儕受其荼毒，而華嚴道場，亦庶可繼續，以補救于萬一。又况學校者，佛教固宜自行建立者也，彼校既散，安能袖手旁觀，不顧佛教之衰，至僧侶無才，而爲外人所譏乎？若能倡教于世界，意決不至於斯也。自此觀之，華嚴大學解散，與佛教僧侶之關係，誠非淺焉，吾願有以善其後。

華嚴大學之解散

華嚴大學團體既散，偕同志數人遊於衢，適言志學艱艱，忽爾中輟，卒遇故人，熟視而問予曰：「子非于哈同花園內競競向學者乎？何暇至於斯？」吾曰：「於彼求學固矣，然吾身體無故而被陵辱，資財無故而扣留，信件無故而被拆啟，其侵犯吾之自由甚矣！痛也切膚，又豈能向學其中，而棄吾所有之權利耶！是以見散。」故人曰：「松柏所以不老而長榮者，耐寒爲之也；聖人所以名垂而不巧者，忍苦爲之也。今值少年，既求妙法，正宜一心所向，百折不回，定趨學志，至聖基而後已，何故以權利之細，而捨向學之誠，以至於解散也。」答曰：「非然也！其辱殆有甚焉：昔聞之大法東流，高僧沙門，上不拜於君親，下不阿於朋友，今彼俗人，反以相要，必成禮而後可，則以背祖辱吾也，安能以皓皓之身，曲於賤子之身，而忘祖宗之典禮乎！吾寧解散，求維持於諸山，爲後生立學地，完學志，豈願以皎皎之志，蒙于塵埃，而甘于汚染乎！自由縱可奪，典禮安可亡也？」故人莞爾而笑，唯唯而退曰：「若羅氏女，可謂輕無上三寶，蹈理則未也。」乃去，吾亦遂偕同學歸。

雜華集遊記篇

朝普陀山記

普陀山名耳食久矣。庚午年春，三月望日，余奉慈母朝山進香，是日由滬乘舟山輪，於下午四時起碇，同行者有項陳二氏，翌晨八時，即抵浙江之定海輪埠，改趁慈航小輪，經沈家門，停泊半時，直放普陀。沿途一望，四面環海，層崖複壁，奇險詭幻。遠觀一山，不其高大，孤峙海中，如披甲英雄，剛健勁飭，令人肅然起敬，其惟普陀山歟！聞舟人云：此山蜿蜒綿互，縱橫各十餘里，周圍四十餘里，東控日本，北接登萊，南互閩粵，西通吳會，實海防之巨障也。頃而輪至普陀山麓，抵柱中流，不克起步，須換帆船過渡，近短姑道，登岸乘輿，一路兩旁，幽徑曲道，庵堂清雅，林木葱蘢，花香鳥語，鐘磬時聞，令人悠然神往，如入世外桃源。約里許，已抵報本堂焉。該堂在

前寺，右首與息來院互相連屬，佔地甚廣，客房頗多，內外陳設周備，無不明窗淨几，且行脚便利。而主持僧瑩照和尚，又是相識，故予歸之，暫爲寓所。入夕，主僧就予盤桓，述及全山有大寺三處，小寺七十餘處，茅蓬一百幾十處，大寺卽爲前寺後寺，及佛頂山。前寺距後寺約三四里，自後寺至佛頂山最高處，約有十餘里。小寺如紫竹林等，均隸轄於前後二大寺。至於茅蓬，非真正之茅蓬，皆平屋三四間。凡進香游覽者，大概分爲前山後山及洛伽山，共計十餘處。以三日可了，翌晨往前山進香，先至前寺，亦稱普濟寺，氣象雄壯，寺前爲御碑，有八角亭，亭在湖上，小橋通之，遠望山景，倍極幽雅，寺內殿宇，高大無比。聞此大殿，能容萬衆僧伽，而不覺其充溢，誠爲大士妙用使然。全寺占地數十畝，常住僧侶四五百人，香火之盛，爲一山冠，香畢出寺，乘輿向西，往磐陀石。石上狀如重台，其下周廣五丈有餘，其身高而銳，頂則平坦，可容百人。藉梯而上，環觀山海，洋洋大觀，自磐陀石赴南天門，經香洞，洞在梅岑後，右有鸚哥石，左轉南行，至南天門。所謂南天門者，蓋有巨石錯立，危踞如門，高巖凌壑，布置天然，位在普陀正南之南。

山也。次至觀音跳，在紫竹林下，相傳大士沐浴於此，有一足跡在石上，再至潮音洞，洞在龍灣之麓。金沙盡處，岩石叢起，從崖至洞脚，高二十丈，歧處如門，空上虛下，窅若滿屋，海水狂號，奔波入洞，其音鏗礚，聲若轟雷，聞者膽怯。洞巔有穴，孔名天窗，上則玲瓏嵌掛，險怪百出，下則浪濤吞吐，盈縮倏忽，誠天然之佳境。時已夕陽，海風拂面，游人漸稀，予亦歸矣。此其第一日進香之所得也。第二日，作後山行，仍乘肩輿，直往後寺，其名法雨，在光熙峯下，左面臨海，一片汪洋，極目無際。右首即佛頂山之麓。入寺門，高柯拂雲，掩蔽天日，拾級而升，歷諸殿堂，都甚富麗。內供珠佛，精美無比。常住僧衆三百餘人，而香火經懺，不如前寺。自此寺後，再拾級升，崎嶇難赴，至佛頂山，即慧濟寺。見夫寺內規模，較遜前後二寺，而高踞山巔，颯颯有出塵之想。俯首下窺，全山在目，行人如蟻，舉凡目之所觸，耳之所接，皆烟雲之變滅，蟲鳥之天籟，令人流連，不忍遽去。午餐畢，下山，往梵音洞。洞在正東，面臨大洋，土窮山盡，亦不知彼岸何處去矣。峭壁危峻，石色青黝，高有三四十丈。陡劈兩崖如門，洞深廣百餘丈，海潮入洞，激宕有聲，如龍虎嘯吼狀，聽

之悚慄！與潮音洞，爲靈壤之眉目。聞洞間大士恒現色相，惟待機緣而變幻，於是同行諸人，均禮瞻仰，獨吾母所見，乃一颯海觀世音，宛如真像，餘皆不覩，予亦甚慚未見。由此回行，過古佛洞，經千步沙，平沙一片，直入海際。怒濤砰湃，自遠而近，誠絕妙之海浴所也！又游朝陽法華二洞，均在几寶嶺盡處，其下轉折，即前寺橫街，店舖林立，應用物件，莫不盡有，距報本堂，近在咫尺。且山中有醫院，有郵局，有銀行，並有巡警局，一若繁華之熱鬧市場。據每年二六九三月香期，則香客最多。以致沿途和尙，乞化結緣，亦復加增，殆千百餘人耳！第三日作洛伽山行，是日適天氣晴朗，風浪不大，到短姑道，乘渡船往焉。此山在普陀之西南，相隔僅十餘里，而水勢湍急，駕駛非易，歷數小時，始達山下，乃同行者，頓受顛簸之苦，則項陳二氏，俱致嘔吐。見夫洛伽獨立海中，周圍綿互約數十里，層巒疊嶂，洪波巨浪，盪浴日星，吐納烟霞，清奇古怪，洞壑天然，而奇石嵯峨，峻出其間，益足爲名山生色不少。蓋山上有茅蓬四處，後有水晶宮，卽龍王宮，潮落時可見。下午原舟返寓休息。次晨天色尙未破曉，離報本堂，別普陀矣！乘三北輪至寧波，轉

道阿育王寺，瞻舍利子，諸人所覩，形色不同，惟吾母見之，白而有光，灼灼然如一粒珍珠狀，此乃吾母朝山進香竭誠之所感也。回滬途中，記之舟次。

朝九華山記

大矣哉！安徽青陽九華山之聖境也。凡有信佛者，無不往而朝拜瞻仰之，余今夏偕弟子潘顯功赴九華山一行，今略記之，以告來者。憶自古六月初九日，由蘇州搭京滬火車，經南京，堯化門站，轉趁江南鐵道之聯運火車，直達蕪湖。次晨乘江上小輪，下午五時到大通埠，翌日坐帆船二十里至銅埠，轉乘肩輿到青陽縣，次早乘原輿上九華山，約五六十里達小天台。沿途山澗瀟瀟，林木幽邃。從一天門，步步登高，直入雲霧，至正天門，約十五里，四面遙觀，大千世界，現一掌中，北望長江，橫流如帶，誠九華之勝境也。聞九華，舊名九子山，唐李白陋其名無所據，以上有九十九峯如蓮華，乃更名大九華山。其古迹也，有太白讀書室，陽明祠，化城寺，據云

寺爲唐時新羅王子金地藏修行之地也。若肉身寶殿及金頂塔，卽地藏肉身所在。又天台正頂及拜經台，卽地藏菩薩坐禪拜經之真跡，亦是拜佛者必到之所。諺云：朝九華，不到天台，賽過不來。志考九華山，實爲地藏真身應化道場，故各處善男信女，無聞寒暑，紛至沓來，香火特盛。尤以七月香汛爲最。所有商業以雲霧茶、黃精、姜片、竹筴爲著名之土產。是山氣候，如同深秋，加之今夏雨水太多，朝夕溫度，尤覺寒涼。至觀音誕日，適天明無雨，早乘肩輿上天台正頂進香，一路上下，途次茅蓬，林立如市，僧俗同居，男女雜處，比之普陀山，別有風光。最奇者，香客往來，便有不少大人小孩追隨其後，索緣、叨擾不休，若無金錢，卽遭漫罵，甚而穿紅戴綠，抱兒携女，商家少婦，亦時出而阻止前行，伸手索緣，如是情形，似覺不宜，尙望佛教會整頓爲要。想及是山四大叢林：一東崖寺，劫後餘生，不堪回首，現已遷下院爲上院，其上院基，轉送上海人士爲建大幽冥鐘之所需要。二百歲宮，百歲祖師肉身所在焉。距東崖寺不遠，非十方派，乃子孫門庭，僧尼俱收，不分性別。三甘露寺，遠在九華第一天門，掛單結衆，佛事香火，尙稱興隆，亦有

肉身裝金祖師在焉。四祇園寺，近居九華街，似十方派，非十方派，乃一子孫專權方丈也。其殿宇也，金碧輝煌，莊嚴可觀，獨惜殿柱已朽，危乎將傾，現正募捐掉換新柱，其客室也，亭台樓閣，四美皆備，大有滬上旅舍飯店俗化之氣，游者無人介紹引導，決吃閉門之羹，不得而入也。夫化城寺，乃分東西二宮派別，東有天然庵，九蓮庵，通慧庵，立庵，菩提閣，栴檀林六家；西有龍庵，佛陀庵，永慶庵，長生庵，寶積庵，大廈庵六家。其二勢力，不亞四大叢林，過去之九華佛學院，及現在有名無實之九華佛教會，其額尙懸于門前，其二宮事業，無非招待香客，兼酬佛事。至於化城寺，及肉身塔之香金，均作公用，每年收入不下萬金。惟寺內外佛像經樓，不加修飾，毫無生氣，可嘆！又該山茅蓬，在百里之內，據說有二三百處之譜，尼衆居多，僧俗次之，亦分十方子孫兩派，如六畝田，小天台，卽十方四衆叢林，法華寺，上禪堂，卽子孫剃度小廟。尼衆茅蓬，以閱陸左右，蓬壑齊可觀。在肉身塔下，近有廣濟茅蓬，專誠供養禮塔僧徒，每晨五時半早粥，及十

此誠爲可愧者矣。余住小天台寺，避暑近月，全無熱浪沾身，真是名山福地也。予因事不可久留，晨仍乘肩輿，經淨土庵，滿山雲霧，忽爾開散，回視諸峰，依依不捨，改道下山，過廟前鎮，及柳樹館，到低嶺庵，下輿進香，寺內有二肉身裝金像在焉。未幾逾嶺，直達錢家壩，轉乘小舟，途遇逆風甚大，遲行，入夕九時方抵大通。次早鼓輪順江而下，而蕪而京，回蘇，返木，遂濡筆記之。

虎丘山紀遊

戊辰年，余住錫吳下，山塘青山綠水橋普福寺，每於課餘之際，作虎丘山遊，因誌之，以告來者。山在金閶西北七里許，車馬游艇，咸可直達，諺有「七里山塘到虎丘」之句。山高十三丈有奇，周可二百丈，地勢平斜，環溪而立，視吳西諸嶺，一坏土耳。一日清晨，余子身獨步，不數十武，見夫浮圖七級，高插雲霄，入山門，沿途北行，兩旁雜樹，綠葉成蔭，吳縣植樹場也。其西有亭翼然者，曰鴛鴦墓，自墓拾級而上，爲斷樑殿，卽二山門，樑木中斷，而堅固異常。過殿後，道旁

有小屋一椽，內爲懸懸泉，一名海湧泉。泉之東，巨石分如截者，乃試劍石。與其隔道而峙者，曰枕石。昔生公曾倚此石，看經故名。自此再上，斷碣一塊，轟然映於眼簾者，真娘墓也。及山之腰，有大盤石，可容千人，曰千人石。其東有淨土橋，爲僧宗洗所建。橋之旁，有金剛幢，高丈餘。四面分刊金剛經全部，字跡秀逸，頗可珍貴。又千人石之北，有生公講台，亦名說法台。台之下，有周口百步之池，名白蓮池，傳爲生公說法時值冬令，而池生千葉蓮花，潔白如雪，名雪蓮白蓮池之名。以此池旁有點頭石，又名覺石。昔日生公說大地衆生，皆有佛性，時人無信者，於是聚石爲聽衆，宣講禪理之下，因問衆曰：汝等有佛性否？而頑石皆點頭示意云。再千人石之北，有二仙亭，中爲大石碑二，刊純陽陳搏二祖肖像，古衣古貌，栩栩如生。亭後兩崖劃開，中涵石泉者，傳爲闔閭葬劍之所，曰劍池。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水平如鏡，清鑑毫髮，兩壁上下題詠甚多，模糊不辨。東壁風壑雲泉四大字，筆勢如飛，傳爲米芾所書。其外有石刻「虎丘劍池」四大字，爲唐顏真卿書，然「虎丘」二字，已爲名人重刊。池之上有雙井橋，橋具二洞，下望池水，

清可見容，亦一佳境也。最高處，虎丘禪寺在焉。一名雲巖寺，寺前有石階五十三級，曰五十三參。內有御碑亭，碑上有乾龍御書，頗雄健。寺之東南隅，築屋石壁上者，曰「小吳軒」，內懸名人書畫，琳瑯滿目，東望城郭，屋宇棋布，烟火萬家，歷歷可指。又寺之前，即五十三參之東，荒草中有亂石洞，一曰仙人洞，可容一人行，深不可測。自寺前行，轉向西南，有六羽石井，井爲亂石堆成，頗具天機。井內有泉，終年不涸。陸羽品爲天下第三泉者，是。今於井上重建水泥亭。井之前有石觀音禪殿，其內石壁峭立，壁上刻有經典，九十二行，係宋臣曾公亮手筆，珍貴異常。由殿迤邐南行，爲冷香閣，寒梅三百，迴繞四周，臨高遠眺，諸山如抱，南望嶗嶗，上方蜿蜒起伏，環列如屏。其西則天平靈岩，隱現雲際，皆可指數。至於崑山之雄峙於東，虞山之屹立於其北，雖遠及百里，尙能見之，如諸指掌，誠妙處也。閣之南爲擁翠山莊，內有石駕軒，問泉亭等勝。正中之靈闌精舍，尤饒古意。余因一人游此，未曾品茗其中。而泉石清麗，巒峯蒼翠，朝夕勝景，色聲俱佳，每使吾人之游，應接不暇，神怡心曠，樂乃無倫。雖南面王，未可易也。視彼城市蟄居者，精

神上之爽快，又安可以道里計耶！出山門，回寺時，已正午，遂握筆以記之。

遊應夢山記

應夢山名，耳食久矣！自客秋來，甬迄于今日，束身學舍，無以應山川之勝境，適有某法師主席斯山，同學等歡送，遂足以游之。丁巳秋九月，買舟過江，翌晨抵大埠鎮，鎮有淨明寺，我等早膳即借此也。轉乘竹轎，騰空而去，四十里至入山亭，改步登山，經寒華亭、御書亭，所謂御書亭者，以其有清帝之碑字也。其石碎裂，文尙可識，曰「應夢名山」。夫山本謂之雪竇山，其歷史之興衰，則不得而知，山勢之勝況，亦不得而識，今予記者，就其所見聞也。所謂資聖禪寺者，山間之古刹也。寺前有伏龍橋，關山橋，青鎖亭諸境。其南空青虛白，織雨噴飛，懸岩劈峽，中央瀑布一道直注不落，階級所謂千丈巖是也。由山以上一里有平曠，茅舍數間，有石奇通雲禪師塔在焉。長空萬里，老樹森龍，人間絕頂，斯足當之，好游者甚衆，所謂妙高台是也。予與諸同

學登斯台時，詩心勃勃者有之，跌坐入定者有之，馳目騁懷者有之，而予滌蕩微心，塵垢全消，見夫瀑布展幅，千幃林紅，白雲颺渺，擧頭天近。或依修竹看飛鳥，或伴古松聽流泉。欣欣然曰：眞所謂城市不如山林也。歟！頃之，紅日已下，遊興尙餘，有某同學曰：返可明日復游。時已至，遂與之俱回。是晚將寐，特患紅症，逾日諸同學又約予齊遊，而予之力尙足以游，因病發不克，故辭之未隨，乃不得極乎遊之樂也。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舒曠胸襟，無思無慮，而予不若此，返招憂鬱，以其游志足，而力不足也。然力足以游焉，乃因病生消其志，減其力，而不如古人耳，其豈能無悔乎！此予之所歷不可不記也。予與諸同學在山二日，卽循舊道歸，故濡筆以誌感。

參觀千僧齋記

杭州昭慶寺於某月日，午刻設千佛齋，余怦然心動，以爲如此盛舉，必能感應聖僧高士

之光臨，必多應化之大士，權示之菩薩，與夫五百真身之羅漢，住世阿羅漢之寶頭盧大尊者。因曠課步往，瞻覽一周，知爲上海信女葛太太法名普祥一人之設供。而理想中之大士菩薩等，雖在肉眼不見之列，度此中必大有人在。或謂所見者不乏凡僧俗道，沙彌女尼，以及不如法，不尊法與玷辱法門等輩，亦來齋中應供，一結此平等供養之緣。蓋千僧其名，實則千八百餘人也。齋中關於相識之僧侶，有弘一法師，其道貌孤迥，威儀整肅，心佩無已！又山間茅蓬僧人約數十衆，以篤實示範之慈戒師，亦豫其列，端坐一隅，靜默異常，雙眸半展，與佛面之慈容，毫不上下。回憶曩時自高旻別後，天各一方，久欲訪問其行趾，不圖今日於千僧中見之，可謂「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覲面莫相認」矣！餘諸輩衆因少親近，不能詳舉。一新僧謂此種齋會，凡聖交參，龍蛇混雜，極難辨別，此內恐含有非僧類耳！如是勝會，聞事後頗招議論，謂千僧中關係於普通類者，則有稗販如來之僧，應酬經懺之僧，獅蟲害馬之僧，難嚇母之僧，強橫歪邪之僧，啜羊頑固之僧等。關於來賓士女者，約數百人，時論如何略不備述。及至齋畢，逐一

爭出，頓現紛擾之象。每僧給以番佛一尊，毛巾一條，閱之動人，因有握筆記盛之思矣！

觀覽歸去，不禁有感，嘗聞昭慶寺中常住者，殆不過百餘僧人，獨千僧齋，則山間野外，遐邇皆來，飽飫供養，加以結緣，足見其動人深矣！余甚望此種千僧齋之日形發達也。惟施設之規模宜整，應供之威儀宜肅，引人入勝，亦可補慈善救濟之不及，甚望僧界當局有以振興之！

遊琅山記

乙丑年春，余返里，乘滬漢輪，鼓浪西去，舟抵南通，見雲霧中若有若無，隱現於白浪纖草間者，舟人指謂予曰：此卽世之所謂琅山。傳云，大勢至菩薩道場也。宋淳化中州牧楊鈞，易狼爲琅，以形似故。余登岸乘潔，直赴山麓，夜宿客寓，翌晨餐甫，獨上山巔，巔有五級，日支雲塔，四面遙望，大江南北，海樹雲煙，盡在眼前。塔後爲大聖殿，卽大士示迹之所也。左右有雷祖諸閣，殿後有定心石，甚狹而長，虛懸陡壁，下有穿雲洞，朝夕爲變，巖之所舒卷，塔前爲萃景樓，再前

爲山門，榜曰「第一山」。宋吳琚書。從此下磴，東折爲振衣亭，笠雲亭。北有半千石屐石亭。東則爲御書碑亭，蘿庵禪師塔在其下焉。東下爲藏經樓，前有釋迦殿，西爲輪藏殿，東有飛來石。殿前爲下山門，宋高宗賜題曰：「水天一色。」左有寒玉泉，卽「幻公井」。東麓有宋金將軍墓，旁爲劉南廬墓。由麓逶迤而上，有磐石蝦蟆坡二處，遊人以形似故。再上有松岡，下有朝陽洞，其右有石昂首蹲踞，名曰獅子石，上有鵝鴟巖，重疊直聳，如砌如籤，多爲鵝鴟營巢。岩左有海月岩，卽觀音岩，上建小樓，頗饒佳趣。下有淨智岩，泓深瑩潔，雖旱不枯。向西北麓，去有鼓石，形圓若鼓，上勒「鼓石」二字。旁有題吟難辨。又有寶陀石，高二丈餘，夷上銳下，拔地屹立，山麓百武，爲伏龜田，白州。遠眺西北南通城市在焉，此皆余一日之遊覽者也。至若光風霽月諸亭，白依海洞等庵，尙未追蹤，以及紫琅之禪院，觀音之石像，景物清幽，足以奪目，亦想瞻之而未及也。夫此山生於長江間，有所以自成其秀，使人神往，心馳寤寐不忘，真無負於天地間矣。然游於山者，亦不易易。有松石，因不可有烟火氣；有仙佛，因不可有繡流氣；有山水，因不

可有冠蓋氣。具此三因，可謂游人。蓋余久慕琅秀，而無羈塵之逐矣！今則游琅而後，不能默無所言，而爲之記。

吳門游誌

吳門山水，以天平、靈巖、窮嶺、鄧尉諸峯，及洞庭東西二山爲勝；非天平等地，殆難言其佳境也。余自民十九年，住持木瀆法雲寺，日游玩於山水間，近已殆遍。然過去事蹟，追憶見聞，尙於寤寐之際，依然神往，若不知如夢且幻影者，則未嘗不以天平等地爲勝也。而城市風景，如留園、西園、虎丘山、寒山寺、滄浪亭、獅子林、玄妙觀、北寺塔等，均屬不離羈塵煩惱之氣味，何有清淨幽雅之趣致云爾！茲將余游吳門天平等名勝，略以誌之，以告來者。辛未十月，識於木瀆法雲丈室。

天平山，在城西十八里，距木瀆法雲寺北五六里，遙望卓筆峯，直入雲霄，峯高數丈，截然

立雙石之上。山多奇石，有穿山洞，蟾蜍石，龍頭石，靈龜石，鈎魚石，如屏如蟲，或鋪或倚，備極怪狀。飛來峯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盤石，前臨崖谷。龍門俗稱一線天，兩崖並峙，若合而通，峯險深黑，過者側足，其上有二石屋，大者可坐十人，小者可坐六七人，皆石空穴洞，廣石覆之，如屋焉。又小巖有蓋，斜蔽其頂，俗名頭陀崖。又有五丈石，臥龍峯，巾子峯，皆山中奇跡。山頂平正，曰望湖臺。巨石圓而面湖者，曰照湖鏡。山半有白雲泉，線脈繫絡，下墜於沼，味極甘冷，爲吳中第一泉。石壁中別有一泉，注出如線，曰一線泉。山之東北麓，有范文正公高祖柱國麗水丞隋墓，旁有松數千株，其後羣石林立，名萬笏朝天，春秋游人殆如蟻也。

靈巖山，在木瀆法雲寺西北僅二三里，距城十八餘里，高三百六十丈，山之西北，絕頂爲琴臺，西子曾鼓琴於此。平坦有崇報寺，寺後有塔九層，宋孫承祐所建。又有吳王井二，一圓式，曰日池；一八角式，曰月池，相傳吳王避暑處。又有玩花池，玩月池，二池雖旱不竭。山寺東有石鼓，大者二十圍，小者半之。寺南有石室，俗稱西施洞，其下爲妙湛泉，更有醉僧石，石罽，石樓，石

警，石城，石馬等，多半殘毀！山之西南石壁峭拔，曰佛日岩。前有采香涇，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稱箭涇。今山寺和尚三十餘人，道風頗著於世。

穹窿山，在城西南三十六里，距木瀆法雲寺西十二里，山頂方廣可百畝，有煉丹台，皆赤松子遺跡。又三茅峯，頭如浮笠，俗呼箬帽嶺，曇石爲籠，名國師籠，半山有石膝痕，相傳茅君禮斗處，膝印中注水不涸，名雙膝泉。又有拄杖泉，大旱不竭，法雨泉，下注石堰，白丈泉則在山之西，其旁有甯邦寺，焉東嶺下有盤石高廣丈許，相傳朱買臣讀書其上，其旁有穹窿寺，俗稱茅蓬，今住持僧名曰道堅，頗受當代名流張一麀李印泉等之信仰，大興土木工程，佛殿經堂，奐然一新。

鄧尉山，在光福鎮，距城六十里，可由木瀆法雲寺前搭舟向西逕行約半日至山，山以漢有鄧尉隱此故名。山勢雄偉，實爲諸峯之綱領。山之東南有玄墓山，東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墓前聖恩寺，明初萬峯和尚居之。寺有喝石，相傳穿井時，有巨石下墜，萬峯喝止之故。寺西

南有八德泉，水如沸珠。寺後有奇石，俗謂之真假山，近康南海題壽洞二字於石上。寺中以還元閣爲最勝，可遙望太湖之全景，藏有邾經鐘及其墨搨，與覺阿和尚一蒲團，外萬梅花畫冊。又有四宜堂，康熙駕臨時，賜以松風水月四字。殿右鐘樓，懸有巨鐘，鑄法華經六萬字，頗希有也。再至鄧尉山之東，有五雲洞，洞爲顧天敘所闢。明季有虎伏於內，俗名老虎洞。洞旁有寺曰獅林寺，壁嵌楞嚴經石刻。又山之西有石樓，石壁，石樓有寺，所据極勝，中有留餘泉，味頗清冽。石壁奇峭，嶄截如削，有寺面湖，以峯爲壁，如圍屏狀，在鄧尉之近，有香雲海，四面皆樹梅，康熙中巡撫宋學題此三字於崖壁，其名遂著。又有山曰龜山，上有光福寺，中供銅觀音像，宋康定中久旱禱之卽雨，自是凡有禱者，無不感應，歷代靈異，不勝記載。

東洞庭山，一名莫釐，在蘇城西南八十餘里，距木瀆法雲寺，亦有四五十里，東山比西洞庭較小，而岡巒起伏，大略相似。自東山市後登山，約四里至茅峯禪院，更里許至棲雲亭，亭之西谷內有老屋數間，法海寺之殿址也。更約二里至莫釐峯，俗呼大夫頂。上有一廟，曰慈雲庵，

香火極盛。庵後更登丈許之坡，卽東山絕頂矣。由棲雲亭東下至雨花院，亦稱雨花台。越山而北，約三里至古雲院，亦稱古雪居，佔地深幽，爲翠峯寺故址。院前爲枕流閣，中有名人詩話極多，出院過紫泉洞，南上里許得一亭，壁嵌一石，題曰：「印心石屋。」下亭東行，有翠峯寺之山門，然寺久廢，僅留一門，途中桑葉成林，華屋山邱矣！

西洞庭山，在太湖中，山之邃者包山，奇者石公，靈而秀者林屋，高者縹緲峯，險而幽者大小龍渚石蛇，總名西山，高七十丈，由東山之渡水橋登船，路經楊灣港，道極狹，左右皆魚池，大約三四畝，沿以桑樹，池中間多蕩蘆，雜以荷花，行十餘里，入太湖中，舟泊於西山之石公。山南行里許，有石特立，路旁曰石門，過門百步，石崖漸聳，高四五丈，下凹爲洞，頂有摩崖，曰歸雲洞，深二丈許，中供觀音像，係天然成形。現今失去真相，可惜！出洞過印月廊，至石公院，由院東出一室，倚於石屏之下，曰翠屏軒。由軒右拾級而上，一石方正，曰礪岩。岩右爲斷山亭，其西石磴側轉數十步至來鶴亭，由亭左覓徑，更登則出翠屏之頂。又有洞穴於矮樹叢中，深可二丈，廣

僅容人，其外向東斜下，乃一石壁之縫，長十餘，沿壁側身仰望青天，如拖一線，卽石公之一線天也。洞口北側一石，刊有「石公」二字，南行不半里爲雲梯，西轉下有一洞，曰夕光洞，淺窄不足觀。於一線天石公石之前，又登舟北行十多里，至鎮夏市，行過里許，至林屋洞，在一小山之麓。洞門西向，題曰「林屋洞天」，亦曰「天下第九洞天」，其深不可限量。然洞口之高，僅能容人，內皆積水，深可及膝，洞內之大，約十餘丈，洞門有水無從可通，唯南隅一罅，得以容身。但行丈許更窄，須葡萄而入，則內沉暗莫知底蘊，蝙蝠極多。在洞外東北高起千尺，蒼然壁立者，曰曲巖洞，聞東西山出品甚富不詳。

矣！

以上諸峯二山，遊之悠然如世外人，足以忘憂除悶，悅襟暢懷，颺颺乎有得大解脫之意。

杭州記遊

一 西湖

水遊者涉著川，陸遊者觀名山，若數頃之湖，百尺之峰，幾不足道矣！雖然稱著川者非罕，然而徧涉之，領略其風景者無多；號名山者非寡，然而曠觀之以俯仰其形勝者亦少矣。武林西湖，環山成之，風景幽趣，而形勝連綿，雖非巨川名山，然嘗稱爲勝境矣。山莊濃鬱，古剎蒼茫，英雄豪傑，臺塔轟然，名士才人，篇章宛爾，流風遺迹，歌詠猶在，遊之者可以曠心胸，可以備考索，誠至善也！余適以雲水之暇，日往遊焉。晨曦甫出，偕同志數人，出寺西行，沿城而過，但見市屋迷漫，罔識方所；及登萬松嶺，忽見夫十里西湖，六橋舊迹，或蕩舟，或緩步，皆游人也。四維彌望，山峯矗立，環湖而周，東覽城皇山，崔嵬於城之中，北視保叔塔，直刺雲霄，隨路而下，荒草片目，一覽無際，行近湖堤，俯視水底，澄清如鏡，風停波泛，魚藻渺然，轉往山麓，夾道古柏，蒼松翠竹，蔽雲遮天，忽見二洞：一號乾坤，一名煙霞，深窅闔扉，石佛巧成。及至靈隱寺，其中有紫竹林寺，

其門前自西而來高山，名曰飛來峯，佛像自然，洞口有亭，高廣絕倫，依途而回，遙望石峯直立，有若天外飛來者。至如岳墳，余墓，葛嶺，蘇堤，雖未一一親歷，然皆得其彷彿焉。經息淨慈寺觀濟顛運木古井，永明證西佛塔已，而金烏西下，列宿漸明，見遊者競回，余遂偕同志越城歸，謂同志曰：吾儕登臨有涯，而西湖風景無涯，有勝蹟之寓目，有淑氣之宜人，翠色層層，清光疊疊，殆於今日見聞所及之地，相去甚遠焉，能以一日游，即周知之乎？雖然，萬象雜陳，目不暇接，而人且好探雪山冰洋，以爲游歷樂境者；至若西湖之境，溪湖逶迤，峯巒壁立，固一游歷勝境也。今日游之，尙覺清爽可愛，况當荷風蕩漾，桃碧柳青，暑氣消除，菱研荷艷時耶？由是觀之，著川名山，非不若一湖一山之勝也，特游者鮮耳，今親歷如列目前，是不可不記。

一一 靈隱寺

杭郡之山，自西南蜿蜒入城者，曰南山；自西北綿蔓入城者，曰北山。二峰相將，周圍抱合，

其間西子湖在焉。最勝爲靈隱山，山建有寺，亦名靈隱，今之所謂雲林是也。距湖西三里許。余於某日自海潮寺歷望江湧金二門，仗舟越湖，任目遠眺，未幾達彼岸，於岳廟與友別舟，西步六里，道經玉泉觀魚，復循桃園路，遂至靈隱東迴龍橋，反覩山門，扁曰「尺咫西天」。所經路峴者，皆屬北山之勝蹟，道中松柏遮日，可以代蓋，及至橋兩岸，莽萋一碧無際，遙聞鳥啼於深林，而山間之水若奔騰焉。地於橋下，日氣炎烈，谷風不作，余與友揮汗如雨，越壑雷亭，憩蘇冷泉，倚欄而坐，兩溪激激，迴洄石中，跳波赴壑，聲似鳴雷，不知從何處來也。士人謂之冷泉水，可以蠲煩析塵，興人幽情，掬而飲之，一時暢愉，忽微風起，亭內外皆颯然不絕，側而聽之，乃寺中念佛妙音也。攘臂身起，數步磴級，華宇高崇者數尋，寺之大殿也，古樹爲寶蓋，巖石爲珠屏，天造形勝，亦妙哉。瞻仰殿頂，峻然極大，上下磚瓦，如摩尼異色，與日光互相照耀。或曰：此殿在清宣統年間重修，迨今告竣，猶未多年，晉梵僧慧理公建此寺，爲浙中先聲，時歷千年，依然存在，非佛有靈，何克臻此。其他諸宇弘敞踴躍，亦皆奇特，但丈室禪堂，余未至焉。寺後有韜光寺，欲

觀滄海之江潮者，多游於此。前有飛來峯，佛像莊嚴，巋然可畏。理公登而誌石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也。不知何年飛來，後人建有公塔在爲紀念云。左有玉乳洞，洞中旭光一線，上透極頂，俗謂一線天。右有石人嶺，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名玉女巖，聞猶有彌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巢雲亭，白雲庵等，惜皆荒廢矣。吁！勝蹟凋零，名山湮沒，更遑論佛道之衰微耶？日來香寶絡繹，車馬塞途，清淨蘭若，滿陳紛擾之象，余不耐，至迴龍橋，遂折路歸。

三 海潮寺

浙杭望江門外一里許，有海潮寺，寺依江塢而建，山清水秀，竹木叢生，饒有幽趣，塘浦縱橫，田塍如畫。寺之北爲首山門，滬甬路綫經於其西，現已易道入山門矣。清流繞曲，臨水爲亭，曰觀心。夾岸植樟，蔭蔽湖堤，度亭而東，稍折而爲天王殿，鈴角插雲，翬然而高者，鐘鼓二樓也。其中爲大雄寶殿，供奉如來，後楹供奉出海觀音，而翊立五十三參神像，兩旁諸堂與殿簷，高

下相肩，庭樹樟，四風動，謾謾如虎嘯然。更進內有振音堂等，殊壯麗，曲徑深幽，蓋方丈之所居也。折而南曰五色廳，觀魚所在焉。遙接羅漢殿，稍東有宸藻堂，昔爲華嚴學校講經之所，原夫創自唐初，啓道場於玄奘，擴當明季，便單衆於蓮池，迨嘉慶年間，不空長老爲憐行脚，特發婆心，涉海構材，沿江結宇，拓規模而宏敞，遂使十方僧衆，免茲無宿之苦矣。此過去之歷史也。嗟夫！玄奘法師，豈知千百年後末法時代，猶有不可思議之道場立於此耶？俯仰舊迹，能不興懷！志載是寺，西達武林，東連於越，爲全浙之要區，實通都之總轄，航海必經，朝山必過，古今說法之師，每托足焉。余觀杭城各大叢林，養道宜人者，殆以海潮寺爲第一也。遂以識之，便導來者參學焉。

四 浙江潮

丙寅仲秋十八日，余與諸友觀潮於錢塘，距江里許，有寺名海潮寺，南有管總廟，小而實

麗其西爲江干，街衢狹隘，屋宇比櫛，沿江往來者，熙熙攘攘，絡繹不絕，其不遠而來，非將有以觀江潮耶？稍折而西，錢江兩岸，山峯矗立，環繞江右，一若與江潮同爲天下之奇觀也。江中有舟，樹旗振鼓，俗謂之迎迓潮神之桴也。潮之大處，謂之浙東錢塘灣，潮起龜褚二山中，勢極雄壯，隨流澎湃，勢不可當！時適日色朦朧，風不揚沙，余儕登高遠眺，見夫滔滔滾滾，始如白帶之飛來，繼如千弩之疾發，終如萬馬之奔馳，空濛滿漫，波濤喧闐，浩浩乎茫無津涯，沛沛乎滂沱無敵，轟地雷天，有似山奔之聲，顧而樂之，不禁有感於懷也。蓋夫潮之起也，徵諸經說，娑竭羅龍王宮湧水，有時潮因此生，及以今說證之，月有吸力，水勢輕易，於吸動因而生潮，遇潮望之期，月與日對，併力吸潮，潮益騰起，愈吸亦愈大也。顧吾閱吳越史，錢肅王命築海塘，遇潮不就，遂強弩以射潮退，而塘始定矣。嗟呼！潮流豈真能戰慄強弩之威力，弩又真能平潮之洶湧耶？歷一小時，金烏西墜，潮風嫋嫋而入夜，秋葉簌簌而遮冠，余尋諸友，循路而返。

五 圖書館

某日余參觀浙江圖書館，館後依孤山，前接西湖，左鄰公園，右比西泠，可謂最勝之地矣！及門見有規云：日發券兩次。既入館，庭中曠地甚廣，兩旁矮松，繞環盤地，更進爲圖書館室，以券易書，余索阿彌陀經，約論斯經，以一心爲宗，以持名爲行，以信願爲導，以不退爲程，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究竟。俄出，午後因遊岳墓，復入參觀樓，載茂閣，井井有條，按書整齊，各標其名，閣名曰文瀾藏，欽定四書全庫，只有百餘，閱貝葉經一冊，皆梵文塗以金，都三百六十葉，葉長一尺三寸二分，廣一寸六分，上下方各穿一孔，聯以線，兩夾朱漆木板各一，其諸所謂素恒纜歟？嗟夫！事之有益於人者，豈非圖書館哉！人人覽書，人人增學，益豈淺鮮！而世界之書，決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購致，古今所藏，時暎地邈，又至難尋，烏從而徧觀之耶？故世之欲人博古通今，東西悉知者，則圖書不可不致意也！歷三刻許出，沿西湖畔，過斷橋，是時天色如晨，寒風削面，黃葉遮冠，易道遊城站而返。

六 吳山

中華不乏佳山水，然名著天下者，武林也。武林多名山，而城中之吳山最著。余適如來降世二千九百四十三年，聽法於海潮寺，寺離郭不數武，遂以正月二日年假偕二三友往遊焉。晨曦入城，經街衢至山麓，逶迤而登山，狀如疊石爲城，墉者高百餘雉，周若環而缺其東，東則麓下市廛耳。上有省設救火鐘在焉，再上有商肆茶樓等，山腹有城隍廟，貿易繁盛，每春皆然。旁有寺院，不可勝數，舉首四望，東則衢屋稠林，簷角相逐南；則錢塘江如白帶環繞，風帆怒張，如奔馬然；西則西湖似大圓鏡，照人鬚眉，蒼翠數峯，圍湖三面；北則鳳山蜿蜒猶龍焉。游目盡數百里，始知吳山之勝，信無偶也。日漸正午，尋山而下，攀柯步步，收兩峯三竺南屏孤嶼之奇，隨棹聲聲，躋六橋十錦湖心華港之勝。至若窮瞻幽奇，則風雅之蹟，高隱之廬，仙羽之元關，名衲之精舍，又余一日之遊，不足盡也。是日城中男女老幼，或登高爲歡，或謁誠祈佛，比比皆是。

而政商軍學界，至此嬉遊者，亦復不少。噫嘻！余等既爲世外人，亦何雜其間歟！蓋以一日之清閒，聊作遊山之娛樂，增眼界，暢胸襟，從俗達真，融通二諦，雖身同遊，而心無染，是猶蓮華不泥水也。豈與俗人同意哉！會日暮，不及窮覽，遂與諸友返。夫武林勝蹟，不周遊者何限？而今日茲山之遊，亦不可多得，是以略而記之。

雜華集雜文篇

禪淨問答之釋義

性緣問 述庭按

問：念佛究竟如何念法？

答：念佛有三：（一）以口念六字爲念佛；（二）以觀佛相好爲念佛；（三）以心淨不染爲念佛。心淨念佛者，爲上士；觀相念佛者，爲中士；僅口念佛者，爲下士，所謂有口無心也。

述按：三種念佛，自當以心淨念佛爲上乘，觀相念佛次之，僅口念佛又次之。蓋心淨，則一心不亂，於念佛時，正如風行水上，月到天心，純任自然，光明無量，所謂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舉濁世之功利哀樂，無一足以動其心，於是心與佛印，今日爲念佛之人，卽今日已爲成佛之人矣，故曰上士。觀相念佛，則心繫於佛，寢食行止，處處有佛，卽時時念佛，願心一

不繫，則佛自佛，心自心，故曰中士。僅以口念佛，則既無觀相之功夫，更無心淨之妙境，雖念等於不念，故曰下士。然人止一口，果能以口念佛，決不能再以念佛時之口兼作說是非之口，於是去煩惱，絕貪瞋癡，皆是以口念佛之功。由是念之不已，久而久之，自然能觀相矣；更久而久之，又自然能心淨矣。故以口念佛者，猶造屋之基礎，觀相心淨，皆積累而上者也。無基礎則不能造屋，非口念則觀相與心淨亦決不能一蹴而幾。理有固然，事有必至，無可疑也。故以口念雖爲下士，實卽爲中士上士之母也。惟有口而不知念佛，不能念佛，甚至不信念佛，乃真下之又下者矣！

問：念經如何念法？

答：念經時，固宜端坐誦誦，或背本而讀，尤以尋文解義，索思，不息，爲妙法。

述按：念經與念佛不同，念佛或六字，或四字而已，經則成篇之文字，無非開示修行法門，及發揮佛旨，而宗旨有淺有深，卽文義有隱有顯，顯者一望而知，隱者百思莫解，故宜索

思不怠，以期信受奉行，不負我佛開示佛子之至意。若滑口讀過，於經中妙義絕不思索，則如入寶山空手而歸，殊可惜也。故述以爲念經宜緩不宜急，發聲宜有高低，高聲表示勇猛精進，低聲表示從容赴道。如是方可謂念經，然非尋文解義，思索不怠，則文尙不知爲何文，義則更無論矣。此法師所以以尋文解義，思索不怠爲妙法也。

問：初步坐功之法如何？

答：坐功初步最宜戒色，寡言少笑，如何能戒色寡言少笑，則惟耳聾，眼睛，心死，三法而已。

述按：坐功欲求心靜也，若色，若言，若笑，皆足以擾亂其心，心被擾亂，則不能靜，心不能靜，必不能坐，故行坐功者，於平時務宜戒色，寡言少笑。戒色養精，戒言養氣，戒笑養神，精氣神三者俱足，始可與言坐功。然人究不能不言不笑，故法師不曰不言不笑，特曰寡言少笑，亦猶昔所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至於色最易犯，故特重其詞曰戒，此色字包括一切，卽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之色，凡屬於色之以內，而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者，鮮有不爲

色所累，於是多言多笑之弊，無一不隨之而起，而坐功難以言矣。

問：坐功時心中應想何事？

答：坐功最忌想事，欲使心中不掛絲毫，可謂一大事因緣，美在其中矣。

述按：坐功時，若一想事，即不能無掛礙，不能無掛礙，即不能無恐怖，着一掛礙，着一恐怖，則心即散亂，故所謂最忌想事者，非但不正當之事不宜想，即正當之事亦不宜想，務使

此心如行雲流水，養成一片化機，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自能收坐功之效矣。

問：坐功時眼宜看何物？

答：坐功時，雙膝跏趺，眼當半展，閉眼則落昏沈，齊開必致散亂，故以視線不離方寸，始可謂

至妙至當，或眼觀鼻，鼻觀心亦可。

述按：雙膝跏趺，則心不致搖蕩，即心亦不為外物所搖。至眼觀鼻，鼻觀心，此法最妙，蓋眼與鼻，距離最近，鼻即可為視線之標，由觀鼻以觀心，即是由外以觀內，一線目光，直注內

外，直使內外融貫，一無障礙。

問：如何能一心不亂？

答：朝也念佛，夕也念佛，舉足動步，悉皆念佛，夜裏夢想，亦是念佛，日中作事，常存念佛，由是處處，時時刻刻，是心念佛，是心作佛，自然而然，一心不亂。

述按：此答用意，與第一答案，述庭謂下士念佛，只要念之不已，自然能觀相能淨心，大意相同，閱者可參看第一條釋義。

問：坐功宜在何時？

答：清晨夜闌，坐功最好。

述按：清晨坐功，其益有二：一則天空清氣充滿四維，與吾人清氣混合，足以排除渾濁思想；一則林間百鳥，出和雅音，其音演暢，聞是音已，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夜闌坐功，其益亦有二：一則夜深人靜，絕無各種聲音，引起其喜怒哀樂之情；一則日間應作之

事，種種告竣，更無濁世俗務，引起躊躇顧慮之事，故坐功以清晨夜闌爲最宜。

問：參禪如何參法？

答：參禪無別法，只離心意識，或參西來大意，或參念佛是誰，或參父母未生以前是何，或參庭前柏樹子等法，惟不立文字，便是達摩禪。

述按：此答妙不可言，首句云只離心意識，已得參禪要訣，中四項爲參禪舉例，驟看甚奇，然細按之，皆示人從目前着想，不必好高騖遠，墮入魔障，例如或參父母未生以前，或參庭前柏樹子，其所謂未生以前，絕似無可捉摸，然明明說出父母，明明有一參禪之我，則父母與我皆是眼前現象，參禪者正可從此現象參去，年久月深，必悟大道。其所謂庭前柏樹子，又似絕無價值，然不曰深山柏樹子，而曰庭前柏樹子，則庭前二字亦是眼前現象，從現象參去，道亦在是矣。夫參禪爲釋子上乘功夫，今皆舉眼前現象爲參禪之例，可知參禪要訣皆是由近悟遠，由小悟大，而其大無外之道，一旦豁然貫通矣，故答案之結

語明白說出惟不立文字便是達摩禪，參禪者可恍然悟矣。

問：坐功與參禪同否？

答：坐功是教外名目，以形式不同爲義；參禪是山家名目，以惺惺寂寂爲義，似同而實異也。述按：此答可參考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第八條，則所謂似同實異之語，可得其要旨矣。總之坐功爲具體的，參禪爲抽象的，坐功爲間接之求道，參禪爲直接之求道，故曰似同而實異。

以上九答，皆隨問開示，問淺答淺，問深答深，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不圖又見之於嘿庵法師，是非深通內典，曷克臻此！述庭於佛學毫無門徑，何敢於答案外，復贅一詞，徒以平日嘗聞教於嘿庵法師，似覺微有所悟，愚者千慮不自知其或得或失也，法師能教我乎！

顯蔭法師傳

天生聰明智慧之士，好學多能之人，往往與之以才而不與之以壽，造物不仁，既生之而又促之，能不使人悲痛哉！觀夫顯師，可慨然矣。顯師名今雲，法號大明，江蘇崇明縣宋氏子，幼聰穎，品莊敬，天性孝友，儻有大志，年數歲，卽肄業本縣第一兩等小學校，每試皆冠其儕，六年卒業，以家貧故補入師範講習所，功課優良，亦如曩者。雖年僅總角，而善言詞，廣交游，校中同學靡不知敬其爲人，卽縣中老師宿儒亦嘖嘖稱之不置。戊午年，吾友心慧師返崇，勸師出家，言下頓悟，慷慨激昂，所有衣服書籍，概付物外，謝絕親戚，隨心師至鄞，皈依諦閑老法師，薙髮染衣，現沙彌相，宗天台，讀法華，時師年方十七也。次年春，受戒於慈谿五磊寺，諦師以師年青，未允遠離，故不負笈外方，以此安居四明觀宗寺，朝夕侍奉，諦老者幾四年。壬戌之夏，諦老來滬，居士林講經，師亦追隨左右，萍水結緣，衆皆歡迎，想見當日大通佛時，必一同授記也。次

年諦老宏法蘇皖之間，師亦隨之輔講，是年冬即担任居士林林刊編輯部主任。癸亥秋，師以代表佛教救濟東京震災會赴日，即留學高野山大乘學院，精研密宗，專悟心地。足見師之好學心切，處處道場也。乙丑歲春，余患手疾，來滬就醫，適師由東担法寶隻身而歸，半塗染病，未獲醫治，迨抵滬病已深，師尚謂較余疾爲輕，當可無恙，乃竟於返國半載死，良可悲也。是日滬濱風雨，都作秋聲，余及居士見之，皆嗟嘆惋惜，無不爲之灑淚焉。師死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念一日子時，生於清光緒念八年二月十二日午時，僅念四歲云。

哀曰：師性清淨，師相肅穆，法貫中日，經論滿腹。學期深造，朝披暮讀，入定念佛，狀至粥粥。我初見師，如醉蘭馥，師亦下交，勉我碌碌。佛門龍像，方爲師祝，曾幾何時，遽賦哀鵬，隻履西歸，同學齊哭，嗚呼！顯師有慧無福，上則四恩，誰堪報復？下則三途，何時出獄？滬城風悲，淒涼滿目，師死如歸，竟成永別。思念及此，令我哀咽！人生世間，本如一瞥，彭殤齊年，生死同轍，師有文章，更有戒律，苟足壽世，勝登大臺，我爲斯言，告師之哲，師身雖化，師德不滅。

嗚呼哀哉！

悼同學顯蔭法師

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無患矣。」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曰：「生死卽涅槃。」嗟乎！死生於人亦大矣哉！吾不知以何而生，何由而死，若何而不生死，不生死又如何，自古及今，今不異古，以古徵今，則將來可推也。三世之衆生，物如也，羣羣而生，逐而逐，死，又不知孰能免生死，吾將請學於老氏，老氏之術，可保長生，然以有身爲大患，吾將從事乎孔子，孔子則不論生死，唯恥道不聞，似乎以道自樂，而生死不足畏也。皆未免於生死也。我大雄氏，無生示生，無滅示滅，生亦無生，滅本不滅，以言乎生也，心無罣礙，究竟涅槃，以言乎滅也，則曰我常在靈山等，唯生也本不生，故隨緣而度脫衆生，滅也未嘗滅，蓋順機而示般涅槃。大哉雄乎！難得而稱焉。余三十歲矣，初旬之年，不異浮生，且出家前，逐世憎愛，競爭人我，於

出家後，雖閱歷不廣，而塵寰大夢，已覺過半矣。茫茫業海，僉曰江湖散人，炎炎火宅，咸稱樂道君子，究實具真解脫者誰乎？我非君子也，我非散人也，乃所願則學佛陀也。佛陀之學，汪洋靡涯，學佛之徒不少，望嚴而退者多矣。化城而息者廣矣，究所謂明大事，了生死，汎慈航，達彼岸，知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如吾同學顯蔭法師者，其出家之雄乎！始從諦上人得法天台，既而專心真言，留學東瀛，二業修持，勤勤靡倦，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不以得少爲足，不因智慧慢人，可謂拳拳服膺，自彊不息者矣。乃學成而返國，死，年僅二十四也。嗚呼！豈非悟身無常，示證真常，知死非死，假現涅槃也耶！吾與子志相同也，道相親也，然好學篤行，吾不及也，年青德重，吾不及也。何少者死而長者存，好學者亡而儉生者不死乎！嗚呼！生死猶昨夢，寂光歸故廬，我非生兮師非死，師已死兮我何生！生死兮不居，寂光兮常照！

法華佛頂二經玄義輯略合錄序

幸夫末葉，佛經尙存，振古於茲，與機相叩，病藥符合者，其惟法華佛頂二經乎！蓋斯二經，是彰妙解妙行，入佛知佛見，洵乃教綱之宏綱，禪門之要鑰也。法華翻于後秦羅什，有隋智者演之而出三部，佛頂譯于唐代密諦，得明靈峰解之而出玄文。夫二祖妙契佛心，深符經旨，誠是學台教者之所宗仰也。然而二經玄義，文詞浩瀚，義理淵深，七番共解，統十卷之奧旨；五章各說，總一部之幽邃。字字鐵石，句句金玉，若爲鈍根所窺，曷勝望洋之嘆！唯我卓三老人，夙具善種，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辯才無畏，且憫我等學教難精，知其喜略而不好廣，愛少而不求多，因依二經玄義，而爲輯要，意使學者從約流而入博源，託粗言而尋細語，除畏怯而生好樂，捨懈怠而起精進，伏斷妄想，啓迪佛性，善知大小一如，簡繁不二，無致大部于高閣矣！是以嘿庵浪學南湖，猥蒙老人提入學舍，精研教義，五載爲期，不得不以合錄，課餘偷書，三旬甫竣，獲以

入大部之指南亦得作探全藏之先河也。

華嚴分會品疏錄序

經理深奧，非疏無以命其微，疏記廣繁，非簡無以得其妙，經疏一致，契萬法而有餘，繁簡雙融，接一心之無間。是以西乾龍樹入龍宮而受寶偈，四萬五千之數，使覽者昧其源流。東震清涼棲五台以著經疏，一百餘卷之詳，致披者倦於章句。今有黃岡月霞老人，德藝兼純，熱心教育，主講華嚴，啟迪後生，歸十經，宗五教，文豐義廣，聞者難測邊際，賢者洵極致也。遂使余等撮經之樞要，收疏之總目，以備未識深廣，先知大略，如行者未曾升堂入室，必須由門而入，庶不致於宮牆外望也。余等因奉教錄疏，所以各搜大義，咸依清涼大師，分會品別，根枝不紊，廣事未備，撫擇附後，故名之華嚴分會品大義疏錄也。然余於此，无能採集，慚愧不已，自度再三，不如仿抄同學所錄，夜寒日短，偷暇塞責，照襲彼本之字句，固多影響之迹，即按筆畫多寡，亦

有錯誤之處，不葺月而錄成，遂置筆焉。嗟夫！余性素魯，不識夙生，何幸得值良師善友，惠我妙嚴耶？使若此而恒有之，以廣吾輩學術，俾人人得種後世之善根，並知深不離淺，淺不離深，信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則經疏雖汪洋，欲達其源者，不可不錄此也。余願學者，皆宜持而讀之！

觀宗學舍序

天下支提，今昔練若，重教而輕觀者，實繁有徒；重觀而輕教者，不一而足。教觀俱輕而重應赴者，亦復難計。若云教觀俱重者，其惟寧郡觀宗寺乎？觀宗寺者，乃四明尊者闡揚教觀之古道場也。其所立之規模，洵可爲世界叢林範矣！特是世態變遷，人心非古，妖星耀彩，慧日潛輝，導師云亡，人封滯情之見；智者不作，誰會性具之宗。致本有之寶座，師吼無人，將佛祖之玄文，閣置不視，法幢欲折，疑網孰祛！丁斯季世，又誰能挽回道風，繼繩祖武者乎？嗚呼！法化衰微，

心燈將息，不其悲乎！乃者，吾諱老人，以一鉢一笠，住持觀宗，勞神盡力，重興道場，親躬教育，普及衆生，設立念佛堂，及惺寂室，研究社等，成就道者，當爲已任，以慈修身，善入佛慧。不五六年，常住復新，規模又起，聲教揚播于海外，德香吹送于萬邦，名稱普聞，罔間朔南，利人利己，與佛齊平。婦人小子，咸來皈依，遂于戊午年夏，得政客恭請北上，京都講經，感鬼界問訊，仰師力救。經期將滿，組織宏法機關于燕城，集玉甫等，發起觀宗學舍于越地，沒齋餞禮別行，伏乞老人主任。由是罷座南返，卽在仲秋，邀集法侶，蒼聚學人，經論俱研，禪律並重，須欲名與實符，如鳥二翼，當以心同言合，似車二輪，止觀不二，方契老祖之先型，行解合一，纔當後昆之正軌。綜稽三學，廣匯五乘，鎔釵劍之異形，調水乳於一味，標立心體，開台宗三部之旨，直顯法源，了法華惟一之道。華實並茂，迥出諸方，因果齊增，抗折各家，猗歟盛哉！觀宗學舍也。噫嘻，舍中龍象，苟因指得月，則三觀之理，皆可神而化之；倘獲兔忘罌，卽一心之宗，本來無二無別。他日登座，譚玄，五洲湧華，不啻祇園之勝蹟，此日舉筆載書，毫端現剎，豈亞靈山之高會，隱庵應爲如來末

法弟子，不能擔荷化生家業，幸逢老人慈悲攝受，列入學舍，五載爲期，淨心念佛，專求老人之智慧，洗耳聞經，惟望同學之匡扶，見斯善利，聊序數語，以誌一時之法緣云爾。

木瀆法寶寺住持記

法雲寺，在木瀆鎮東，原名法雲庵。案縣志云：明天啟年間，僧鑑明建，迨後清季洪楊兵燹，片瓦無存，荒涼不堪，乃有普陀山僧宗懋其人，朝山過此，覩山水清勝，嗟曰：是可憫也。遂構茅蓬，棲身養道，如是數年，忽遇神人送木而至，葺佛殿，綴僧寮，拓寺右址，築地藏殿共三十餘間，兼置寺田二十餘畝，苦行頭陀，精進不怠，人爭供養之，故致庵名寺，從此宗風稱十方一大叢林矣。及至於今民十五年，程德全公出家斯寺，繼起振興，將有重修大雄寶殿之舉，不幸五年公逝世矣！於是寺中無人住持，其嗣法者，丐余住持，余惟法無生滅，寤生滅者惑也，奚以住持而爲。夫稱無生滅者，匪滅却生滅，然後爲生滅也，是必於生滅法中，識無生滅，方名徹無生滅。

人也。余親徹無生滅者，其惟法雲地耶？所謂法雲地，卽第十地菩薩，標法雲者，說法如雲，普潤衆生也。是寺類法雲，豈以所奉之人，而類能奉之寺，則抑可以所奉之人，而類能奉之侍者，則亦抑可以所奉之人，而類能奉之香華鑿塗果樂，園林池沼，幢幡寶蓋，優婆塞饌及種種供具。然則是寺，地當孔道，東阨姑蘇，南極太湖，西接光福，北通京滬鐵道，每當天宇澄清，曠野胥江之水，前後縈湖，靈岩 岫巖，俯仰左右，儻爾飛禽垂影，儻爾虹雨明滅，極目千里，宛坐蓮花幢世界，不知幾千百重香水海盡在目前掌中，是胡不可以所奉之人而類也，抑胡不可以所奉之人而類寺僧也。矧其戒之察察，其行之儼儼，實際地裏不受一塵，萬行門頭不舍一法，則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山川人物，殆一無爲法耶？夫無爲法中，豈有物我依正去來之朕，而可求者，吾儕當於是生滅法中，徹證無生滅，與法雲地菩薩同一鼻孔撩天可也，則不住而住，住而不住，是爲住持記。

法雲寺說

六洲萬國，東亞之中，有中華民國焉。中華民國，乃吾五族四萬萬同胞所集合之大陸，於此大陸分爲二十三行省，長江下流，東海之濱，有江蘇省焉。於此省內，交通便利，有一極樂富之縣，厥名蘇州。然以山水秀麗，人物清華之區，其惟木瀆最佳。於此城市山林之木瀆，有一浮屠伽藍之所，晨鐘暮鼓，禁禪門以修真，說法談經，勸善人而念佛，火裏栽蓮，因緣希有，園中取靜，煩惱毫無，其地唯何曰法雲寺。

何謂法雲寺？夫法雲寺，分爲三說：一法，二雲，三寺。

(一)法者，梵云達磨，爲通於一切之語，小者大者，有形者無形者，真實者，虛妄者，事物其物者，道理其物者，皆悉爲法也。唯識論以自體任持，與軌生物解二義解法，自體任持者，謂竹有竹之體，梅有梅之體，有形者，有形之自體，無形者，有無形之自體，各保任維持其自體也。軌

生物解者，謂如是既各有自體，皆爲自體任持之狀，然只限於有體，不能容無體，法者，兼攝無體，該盡一切也。唯識論一曰：「法謂軌持。」同述記一本曰：「法謂軌持，軌謂軌範，可生物解；持謂任持，不捨自相。」俱舍論光記一曰：「釋法名有二：一能持自性，謂一切法各守自性，如色等性常不改變。二軌生勝解，如無常等生人無常等解。」大乘義章十曰：「法者，外國正音，名爲達磨，亦名曇無，本是一音，傳之別耳，此翻名法，法義不同，汎釋有二：一自體爲法，二軌則名法。」又唯識述記二末曰：「法者，道理義也，有般涅槃之義，名般涅槃法故。」

(二)雲者，地面濕潤之氣，升至高處，遇冷而凝成微細水點，浮雲於空中也。又濕潤之風，行至冷地，或溫空氣與冷空氣混合，皆能成雲，佛經作術語釋。大日經一曰：「云何雲心，謂常作降雨思念。」疏二曰：「如西方夏三月中，霖雨殊甚，以常滯淫昏墊故，時俗憂樂思慮之心，蔚翳滋多，故作降雨時思念也，覺知已，則當行捨心，離世間憂喜，隨順法喜，是所對治，又爲譬喻詞，譬物之多也。」大日經疏一曰：「以遍一切處，淨菩提心，與供養雲，普作佛事。」金剛界

禮懺文曰：「遍法界一切供養雲海菩薩摩訶薩。」秘藏寶論上曰：「八供天女，起雲海於妙供，或喻佛法之涵蓋一切也。」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大法之智雲，徧注甘露之雨也。」

(三)寺者，術語，梵言毘訶羅，寺原爲官司之名，釋名曰，寺，祠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羅壁志餘曰：「漢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法入中國，館摩騰法蘭於鴻臚寺，次年勅洛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以鴻臚非久居之館，故別建處之，其仍以寺名者，以僧爲西方之客，若待以賓禮也。」此中國有僧寺之始。又西土稱爲僧伽藍，僧伽藍譯言衆園，謂衆人所住處，在園圃生殖之地，佛弟子則生殖道芽聖果也。經曰：「伽蘭陀竹園，祇樹給孤獨園」是西域之寺舍也。後魏太武帝始先元年，創立伽藍，而名以招提之號。隋煬帝大業中改天下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

總而言之：法雲寺者，卽菩薩十地之第十位也，十法雲地，成就智波羅密，亦斷修惑，具足

無邊功德，出生無邊功德水，如大雲覆虛空，出清淨之衆水，故云法雲地。華嚴經三九云：「此地菩薩，以自願力起大悲雲，震大法雷，通明無畏，以爲電光，福德智慧而爲密雲，現種種身，周旋往返，於一念頃，普徧十方百千億那由他世界微塵數國土，演說大法，摧伏魔怨，復過此數，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世界微塵數國土，隨諸衆生心之所樂，霑甘露雨，滅除一切衆惑塵礙，是故此地名爲法雲。」今法雲寺，已具相當之歷史，先有住持宗懋其人，繼之先慧，卽程德全公，茲得嘿庵相承於後，其所以自度度他，覺世隔民者，正在努力進行之中，每日在寺，行坐住臥，香花道場，檀那妙供，據契經言，無一非是法雲菩薩捨身命度衆生之門。然則翠竹黃花，無非妙道；溪聲山色，盡是佛身；所望佛法如雲，輾轉流通，而全蘇州，推之一省，乃至全國，使人人盡知佛法之利益而信受奉持，以共達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地位，世有善根福德因緣者，曷興乎來。

觀宗寺募請藏經疏

鄞縣觀宗寺者，四明尊者之古道場也。吳越之名刹，江浙之勝蹟，諸方模型，三寶所依，歲久荒頽，僧侶難託。邇得卓三老人，慨然自任，重修梵宇，不五六年，莊嚴復興，大功告竣，退席于納。自知力弱，勿能擔荷，祇以慈命難違，遂隨龍象作伴，並蒙老人付囑，奉請藏經，以彰宏願，而濟羣迷。大凡支提，必備經藏，設或有寺無經，則若飢人待食；宏法無典，則若闇室失燈。然而本寺修葺甫畢，力難于茲，藏資繁多，理無易致，因緣所會，法寶自來，得成此者，其惟望十方善男信女之力者乎！若夫諸大檀越，善願性生，慈心夙具，不吝布施，隨力堪任，集腋爲裘，聚水成渠，合請全藏一部，計八千四百十二卷，上報四恩，下度有情，見者聞者，咸登極樂之邦；能施所施，同入華藏之界。伏此因緣，無量衆生，如龍得水，如貧得寶，如如意珠，生生具足，且得永轉法輪。覆慈雲于十方，鎮守道場；雨法雨于海國，其所施爲。假若一毛一錢之少，其所得福，何啻三千

七寶之多！納所冀者，若緇若素，若富若貧，不舍悲願，饒益有情，或施千元，或出百元，乃至一元，或擔任勸募，倘積有萬金，大事即成，藉完前住老人之志願，亦俾宏道佛子之研究，其爲功德，寧可比量者哉！謹疏。

自述

余法名宗靈，字嘿庵，法號大愚，江蘇泰縣趙氏子，父炳榮，母金氏，光緒丙申正月十五日亥時生。當其九歲，臘月下浣，出家于東臺邑秋水庵，依潤禪曾師祖，爲曹洞堂上後裔，十九歲八月披剃，念一歲于寶華山千佛期受戒，返觀予生以來之經歷，莫不有因緣于其間也。經云：「一切有爲法，皆從因緣生。」洵不誣也。予聞母言，予初生之體，精神活潑，美秀異常，鄰人咸稱予爲子都也，不逮週年，氣力痿頓，乳哺勿咽，內病漸起，外疾又增，肥移瘦狀，美改醜容，骨立如柴，皮血枯竭，奄奄一息，命若懸絲，七載如一日，半步難前行，問之巫師，寄養異族，請良醫，禱

神方，而余病然如故。予祖謂予親曰：斯兒非是趙家子也，與其死，安寧生及長，送其爲僧可乎？雙親含淚久之，遂遵寄佛後，百病俱瘥，此乃予出家之因緣也。入寺，予身雖安，而瘦若柴，迄今依然，見之天下瘦者，莫逾于予焉。惟曾師授之大小經懺，不四五年，讀之熟誦，若決江河之下流，洒掃精勤，應酬周至，日則坐護家庭，夜則奔走檀越，假使予執筆，則愧重如千鈞，然株守鄉梓，與俗無異，而其智識漸開，人事稍通，一日見小學生讀書，頓生慚愧不己，何其不如小孩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言，時時現于臆中，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忽蒙曾師令入學館攻書，時已十六歲，予復思之，志願得遂，能不快哉！罔敢懈怠，知寸陰之難買，苟不求精進，上則有負於師親，下則有棄乎己靈，孜孜矻矻，焚膏繼晷，復以佛事應赴雜之，雖勞無苦，蓋其有半日之學也。人若學問充足，則名利之臭味，自然淡矣。此乃予習學之因緣也。十七歲插入私立同育高等補習科，十八歲就我僧界設立儒釋學校，高二年級肄業，逾年隨以可二師臨滬，試進頻伽精舍，親近月霞老人，未數月，舍中起釁，老人將諸生携之武林海潮，創立華嚴大學，予亦隨

之而侍其左右，同遊法界，飽餐法味，二稔未遷，民國五年暮秋畢業，而學校被兵解散，則予與一二同志，執竹杖，蕩扁舟，逍遙湖山之間，徘徊亭月之上，遍覽風景，拓開眼界。是年冬，卽回蘇，暫居毘陵，永慶自休焉。嗟夫！邇來物欲漸起，天真將蔽，外境易擾，內魔易動，愛水驟漲，將沒生死之海，噴火頓熾，頃燒功德之林，痴雲彌布，慢山箝出，法身慧命，混沌不明，彼世人之終日碌碌，所以不得爲聖賢者，卽坐斯莫之能返耳。是故予日思維，當勤精進，如救眉然，只念無常，慎勿懈怠，匪仗大衆之警策，曷遂爲人之師範，不藉叢林之約束，安得成物之方圓。必以嚴習三學，方滅三毒，此乃予住叢席之因緣也。六年春，擔負經藏，聽教于宜邑，磬山，及冬携一鉢囊，參禪于邗上，高旻，逾年參禮遐道二善知識于京陵之間，孤坐獨行，日惟與經中菩薩爲伴耳。至秋間，拔山涉海，萍游甬上，考入觀宗佛學研究社，俄而蒙諦老人慈悲，提進專門學舍，精求三大部，五載爲期，試言予之品學，比例于人，年復一年，無美足述。惟日隨衆起居，上殿過堂六小時，坐香聽經五小時，并晝作夜息，共耗九時，餘則供乎參考內典，披覽詩文，重以私誦行願品。

一部，矢志終身受持耳。噫！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前途茫茫，再待他日繼述焉耳。

吳門涅槃僧記

蘇州火車站北首黃豆芽村，有一破庵，名曰拈花，中住老僧，法名法長，號慶豐，常熟人氏，於南海普陀山鶴鳴寺出家，不知何年來此庵焉？其終日杜門不出，絕世外緣，袈裟滿垢，一若如意，殿舍頽毀，諸多自在，不燒香，不點燭，席地參禪而忘臥食，披閱涅槃，手不失卷，惟以佛室三楹，玻璃羅列，大小圓鏡，光明洞照，重重相攝，影影含容，儼若極樂，宛似華藏，巨寺大刹，如斯罕有！該僧素爲蘇滬仕女傾心皈依者，萬指有餘，忽於國歷三月二十五日酉時滅度，爾時光華滿面，手結彌陀印，口說偈曰：佛母，佛母，何日相逢而逝？然其舊疾兩鼻肉菌，亦於此時消滅，誠奇異哉！記者聞之，已一周矣。於是往省，適蘇州功德林主任何桂芳居士引衆念佛，殆百餘

人想吳門僧尼千數，有如慶豐僧者，可謂幾希！

記觀宗寺開光勝會

觀宗寺于舊歷四月初一日，啟建開光勝會，至於四日圓滿，學舍全體放假，副理各事，惟予閑居斗室，亦以此訂日記，錄其所見所聞，備四天舉行，蓋不負此希有之勝會也。時值夏令，天駐韶光，綠樹鶯啼，紅花蝶繞，非初一日之氣象乎。雲羅障天，霧網籠寺，麥浪千隴，蛙聲一陂，非初二日之氣象乎。南風颯颯，羣花飛飛，角鈴自語，簷鐵頻敲，非初三日之天時乎。暖日烘骨，清風拂面，陣花如織，茵草欲薰，非初四日之天時乎。殿室高聳，莊嚴灼爛，燈燭輝煌，幢旛美麗，非開光之勝事乎。夫會中懸燈於簷下，數計有一百餘盞，惟初一日早夜，火光燭天，所懸之燈，或爲玻璃，或爲錫藍，外有煤燈四盞，形形色色，殊爲可觀。而山門前，綴以繡帛爲彩，復有二獅子，抽之活動如真，其最妙者也。至於寺內外，鞭絲帽影，絡繹不絕，携童杖老，相續于途，客堂人

衆擁擁濟濟者，買牒也；魚磬交加，鑼鈴雜響者，拜懺也。他若佛前供燭，重數十斤，幾將有五十付收下，誠盛舉也。所奇者，代佛開光，先用香薰面，水洗之，粉塗之，墨點之，後以鏡照之，復將鏡等物，送于當機施主，亦如其式行之，余謂某同學曰：斯奚解說乎？則伊答曰：叨佛光明耳！我等衆生，無始無明，障閉三德，本具光明，莫之能見，今欲返妄歸真，背暗求明，不得不藉佛之光，照予人之光，光相攝，聖凡一如，於是聞之而有感焉。蓋觀宗寺職事之忙碌，香客之糜費，雖與道相去尚遠，其實未嘗影響莫大，我佛三十二相，相相具足，八十種好，好好圓滿，無一非于往昔精進布施，作諸善舉之所致也。

寶華山受戒紀略

寶華山西南距金陵九十里，東北遠京口一百里，實形勝之望，江蘇之靈區奧壤也。中有大道場，名曰慧居律寺，其寺大德，專持淨戒，純習梵行，能使佛之一代戒制，明備於世，令人知

所率由。而海內稱律學者推之，凡出家求戒者咸歸焉。每年春冬說戒，常滿四五百人，洵律窟也。余以歲春，浩淨律師屆古稀，適傳戒期，名龍華千佛大戒，自浙杭華嚴學校，與同學三人，二月十六日示假，共往山受戒。按受戒之由，我佛於靈山會上，拈華微笑，將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毘尼耶藏，推尊者優波離爲上首。自漢永平間，聖教東流，名藍大刹，星羅棋布，幾徧五洲，元魏嘉平間，中天竺曇柯尊者，來至洛陽，譯出僧祇戒範，是爲震旦戒律所緣起。唐澄照宣律師，作羯磨戒疏，宋元以降，斷胤幾希。至明慧雲馨公，復崛起，創弘戒乘，馨公今十六世浩淨之第一祖也。二十一日余至山，列名十堂，後蒙相識竭力吹噓，提列首堂。既入不二日，堂師問余曰：汝居校曾習戒乎？曰未。又曰：而當知戒法之義，廣大幽深，功德難思，理可虛求，事難通會。古制比丘，五夏以前，專持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釋氏之學，不過三事，所謂持戒、參禪、誦經也。然行千里程，不離於初步；如造七級塔，須固基址。卽以三學論，所謂戒、定、得定，得定則發慧，甚深般若，不期然而然矣。究竟圓成薩婆若之果，皆由尊重波羅提木叉之所起耳。語未

畢，余惟覺慚愧無已！念受學以來，但修定慧，實不知何者爲戒律？何者爲遮持？甚可痛焉！進堂中，孜孜矻矻，砥礪昆尼，四師捧喝，如雷加躬，聲聲不疲，臥薪嘗苦，亦不覺有其事也。三月十五日，始受沙彌十戒。次日爲得戒和尙七十慶之正期，是日炮聲不絕於耳，山下農人，爭赴寺中，跏趺坐，足無伸隙，大類逝多會也。踰十日，復受比丘具足戒。又踰五日，乃受菩薩大戒。受大戒之燃香時，余心比前二壇戒加誠。然數有疑，遂白之師，若不受十戒，直受大戒可乎？師曰：染習佛法，必須次第，謂先受十戒，以自信樂，善根轉深，次受具足，如入大海，漸漸深進。後受大戒，已入大海，堅固難退，無我所，雖一切所得，諸有戲論，故與余同戒者，不下一萬五千指。比丘共八百有一人，堂分十四，比丘尼百八十有九，優婆塞七十有一，優婆夷二百六十一人。實近百年來之所未有之盛會！然古之受戒者，以三業淨熏，三無漏學，有善意者乞之授之耳，今日則否！必斬其名而受之，有類偷盜，而復詭譎，自言我非貪，社會皆以爲賤，故從而詬病之。嗚呼！今日奪產毀僧，自此賤徒始也。余既受具足，後參方住靜，聽教誦經，當復以戒爲師，想十

師訓導之言，戒珠時磨，定慧恒修，誓作將來人天之主，以酬吾佛之恩，方不負今日受戒之大因緣耳！余初詣山，草木始青，華枝方第，回時則花者蕊者，綠葉成陰，翳天塞地矣。佛歷二千九百四十三年四月，嘿庵略紀。

雲水僧記

僧，不明其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上下，終身游脚，若雲若水，因以爲號焉。逍遙湖海，不記春秋；嗜禮聖賢，不問遠近；每逢有勝蹟，便欣然而尋；袈裟穿結，百納重重；一囊一鉢，常携左右；芒鞋踏破，斗笠洞天；跋山涉海，以爲樂；戴月披星，而弗憂。方便錘一隻，到處而救生；念佛珠百八，隨時以記號；樹冢臥宿，月下經行，阡陌安居，草過雙膝，或入城市，獲乞食而進腹；或逢庵堂，叨掛單以棲身；間者止足巖穴，藏首幽谷，木果爲之充饑，澗水以之解渴；雨寒風冷，晏如也；猿啼虎嘯，靜如也；圓照覺心，安然不動，拋棄六塵，不掛一絲，願生極樂，勿入堪忍，善哉善哉！雲水僧

之行爲也！噫嘻，予之某友，自少爲僧，不念念於家庭，不汲汲於名利，口吃清淡味，身穿灰色衣，忘人忘我，以明其心，謂非雲水僧之流亞歟？

佛學院經像圖書館記

或問於余曰：圖書館何爲而設也？余應之曰：此所以補助後進，增益前聞，無論何人，得以研究學術，造成一莫大無階級之世界也。蓋圖書汗牛，紙貴洛陽，一般寒素欲博覽古今東西之書籍，而達其學業圓滿之域，烏可得哉！曠觀世界，徵諸歷史，彼福蘭克林，知就業於圖書館，故學富五車，卡勒疑氏，常以一億三萬圓之金，爲建圖書館之用，之二氏者，其學術與圖書館之關係爲何如宜各國之風行其制也。今佛學院設立圖書館，亦此志也。度藏衆典，搜羅羣書，類則分以五目，則析以三經律俱收，書像無遺，故定其名曰經象圖書館。所謂「龍宮海藏，恒沙瑣瑤」，不是過也。畫像之懸壁，非欲印衆生之腦海，而啟發其敬禮之心乎！經典之設案，

非欲促學者之加行，薰習以法寶之奧乎！書史畢備，報紙齊張，非欲權事俗諦之學，藉誘入於勝義之法海乎！以文詞言，足以怡情適性；以實用言，關乎傍通直悟，蓋內典與外書，相資爲用，所謂融通三昧者矣。嗟夫！叢林寺院，經藏尊嚴，法門深闕，榛莽塞途，囊箱空鎖，僧侶不學，其誰過歟？今佛學院放開七寶塔藏，總持無盡玄文，普令見聞隨喜，咸當沾潤身心，弘揚大法，利世接人，以期義海同遊，雲門共進，是將大有功於佛法界也。余也不佞，聊以問答之辭，筆於書而爲記。

養病記

病者助道之緣也。何哉？病身不淨，吾人見其不淨，則思三惑盡淨也。病受是苦，吾人見其苦楚，則思二死永離也。病心無常，吾人見其無常，則思不遷不變也。病法無我，吾人見其無我，則思真我自在也。故比丘者，多以有病爲莫大良師也！民國丁巳夏，余在觀宗學舍，將及一稔，

荷月上澣，以考試故，閱經過勞，殘傷頑軀，胸次隱痛，咽喉漸癢，驟跳出未曾有之物，據醫生之口云：此爲咯紅症也。自症發後，遠佛堂，避禪室，潛臥寮房，靜遊晒台，硯田荒蕪，書城頽圯，管子石友，與我斷交，衲衣佛經，紛然亂積，案頭床前，幾成垃圾，由是擾擾哀念起焉！茫茫悲想生焉！間者持珠念佛焉，趺坐觀心焉，或諷經禮佛焉，加之其身也發熱，腹也痢瀉，口也咳嗽痰吐，鼻也流涕漏血。噫！萬病叢生，其緣可不謂增上也歟！余念斯病，乃從妄生，妄從心起，心有病則身有病，心無病則身亦無病，其心病又從何來耶？然身有病，卽等如殘者過半，雖保之不失而成用者，則幾希矣！或謂身危法喪，莫如奉法全身，僂俛遂醫，服藥餌，除思慮，會其精，聚其神，越三月乃愈。於是舊生涯復活，依然欣欣然！若有得大解脫之境也。嗟夫！病逆境也，於人何助之有？以其有無形之力，令吾道心勿生懈怠。然則病之於人有功，勝乎無病者矣！嗚呼！病不能自愈，惟人愈之境，不能自別苦樂，惟分別者妄判也，故作養病記。

維持叢林

溯自唐末以來，國中不逾百里，必有叢林在焉。叢林者，不問何人，止欲修行，皆得遊學於其間者也。凡開叢林，必宜于曠野之地，或深山，或海島，遠城市，避人跡，使世間紅塵，皆飛不到，造金殿，以供衆人之禮拜；塑佛像，請藏經，以表佛祖之家業。玉律金言，而動學者之慕念，發出世之幽懷。至若念佛堂，則成人之一心不亂。大徹堂則希人之明心見性。講經社，及雲水堂，均以備參訪朝山者卓錫之所，蓋非特色身之有善，而實增長法身慧命之德矣。叢林之益，既爲衆人所同享，則亦衆人所當珍惜而維持者也。故遊學於是者，無敢破壞，無敢蹂躪，常視叢林物如護眼中珠，雖一針一草，亦不盜匿，是之謂大菩薩。嗟夫！予觀邇來叢林，佛事興隆，僧伽滿坐，往往被軍界之奪駐，學校之佔設，何哉？蓋由行人不以了生死爲大事，守叢林爲已任，反置生死于不問，叢林當私室，則叢林安得不受外人之侵據哉。

說蘭若公有私有之區別

蘭若有二，曰公有，曰私有。其權由一人獨攬，子子孫孫，步武相繩者，是爲私有，卽諺有云：小庵。無論遠近老少僧侶，俱得任握者，是爲公有，卽諺有云：十方。公有蘭若，大抵分爲三綱：首座爲佛法綱，分座說法，輪流轉化。維那爲規矩綱，統理大眾，一切無闕。監院爲資生綱，調理飲食，衛護門庭。上下職事，內外知衆，各不紊亂，井井有條，一切皆以宏法爲家務，度生爲己任，勿得以一人受用，而專制衆人耳。我國寺廟，有公有授于親徒，成爲私有；有私有傳於契賢，轉作公有；各因其私情而異，惟公推住持者，幾無見於今日之世界矣！然近時鄞縣觀宗寺卓三老人，以歷年辛勤所造之寺，公諸海衆，投票選舉住持，將觀宗永爲公共之蘭若，而不沒于一人之私室，法至善矣！於廬公有之蘭若，普給十方僧衆，私有之蘭若，僅沾一家眷屬，其利害得失，若何具眼自知，亦何待乎詳論也！予於是乎有感。

募鐘緣起

鐘者，乃人天之眼目也，上通天堂，下徹地府，聲聲普祝五風十雨，免遭饑饉之年；音音廣頌南畝東臯，均沾堯舜之日；及夫三門得之以鎮靜，佛法由斯乃常興，大小世界，地久天長；遠近檀那，增福延壽；而九幽十類之苦境，亦必仗乎鐘聲之警覺，而得超越者也。凡有寺院庵堂，當無事則已，有事則鐘鼓必先，予嘗聞楞嚴經云：「食辦擊鼓，衆集撞鐘。」所謂槌椎者，龍天之號令也。故衲因庵無鐘，如鷄失鳴，日日猶入黑幕之地，夜夜如眠黃梁之鄉，遂起募化之思心焉。昔唐京大莊嚴寺，釋智興，次當打鐘，寺僧有兄隨煬帝駕幸揚州，在道死，一夕託夢與妻子曰，吾達彭城病亡，以今月初蒙智興打鐘，聲振地府，受苦者皆解脫，吾亦預此，汝可將絹十疋奉興，陳吾意也。闕賓王受苦，聞鐘業輪息，洵不誣也。傳紀有載，餘不煩引，今用爲易財之媒證，免疑不果之布施，鐘爲銅鐵而成，人因福慧乃升，所以鑄鐘者，卽培智慧也。伏願護法等，

倒囊雨金，聚沙爲塔，或遇有機緣者，乞爲紹介於此界，或展轉于他方，但得一鐘之代價，不求有用之餘資，統希慈悲，永留芳名，是爲緣起。

姜堰岱嶽寺修建彌陀法會蓮社道場序

姜堰，爲泰縣巨鎮，人烟稠密，商務繁盛，第僻處江北，信佛者希，故高僧善士，足跡罕至，其緇素見聞狹陋，以應赴爲生，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嘿蒙家會祖遣赴名山，親大知識，每念鄉梓，深有慨焉！市中岱嶽寺，振公方丈，自主席以來，觀其香火凋落之甚，怛怛然欲以宏揚佛法，由是今歲募化檀越，竭力經營，建法幢，啟蓮社，敬請紹法師宣講彌阿要解，卽卜是年十月二十日爲始，至冬月初四日爲終。嘿遜聽之下，登然而喜曰：大哉！振公願力，普矣廣矣！其以行爲導，以解爲資，是所謂由三賢而入十聖，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想當結制之初，刹竿方豎，遠近嚮風，金粟雲委，晝夜諷誦，鐘梵交參，雖無湧蓮雨花之瑞，而音聲色

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兩七如一日矣。嘿喜素願將酬，遂負笈返鄉，入岱嶽，侍振公，執掃灑之役，藉以普勸僧俗人等念佛放生，是爲序。

募刻地藏菩薩本願經緣起

廣學菩薩，乃成佛之根源；流通經藏，本利生之要事；諷誦聖號，暢行妙典，傳一偈半偈之新聲，益三世十世之有情，慈因積善，誓救衆生。洎乎末法，人醉五欲，外教風行，談無因果，要之昭昭然善惡千差，絲毫不爽；赫赫然地獄萬端，富貴難逃。爲救閻浮提苦衆生，作大證明功德主者，是地藏經，其可少乎？書本將絕，梵冊殆稀，世間人幾有失却明珠至寶之勢，衲用募刻此經，爲警衆生之盲聾，新世人之耳目，亦流通佛法，尊重三寶之意耳。特此務望十方善士，四海高僧，起無緣慈，發同體悲，學地藏之行，具檀那之心，若多若寡，圓滿何差，施一錢之因，如芥子，獲萬德之果，猶恒沙，信語非虛，經論具載，諒諸見聞者，當能隨緣樂助，願其早早刻成也，是爲

緣起。

雜
文

一六四

雜華集書牘篇

上天寧冷開老和尚書

老和尚法座久聞德風，未獲常侍筵下，莫沾法雨，只緣少謁慈顏，自客冬一見，愈欽老和尚驚嶺名流，鹿園上哲，嚴守冰霜之戒，頓悟一心之印，慈舟而度，慧炬以引，秘草長新於性苑，意花不染於情田，隱跡天寧，栖心蘭若，四衆弟子，爭向歸依，夏城蠻方，同聲讚仰，爲法門之棟樑，作禪宗之標榜。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西域諸祖，大士親承妙音，近則東土我老和尚發明心印，五百一賢，信非徒說，萬世一遇，蓋非虛語。於戲！老和尚豈非末世苦海之導師，甚希有難得者耶！自佛教東漸二千餘年，歷朝曠典，寵異特殊，登高而呼，宗風乃盛，然而淫昏之主，偶一反手，大劫立乘，老和尚當此之時，何以保我佛教乎？今也老和尚憫佛法之亡羊，中原

之逐鹿，大發慈悲之心，助辦華嚴大學，造就人才，將來教育普及利益大地衆生，寧有量耶！人等承大樹垂蔭，得聆圓音，奈慧淺障深，罔克深入，婁時必有以報恩德也。尙希老和尚不時蒞校訓誨，以慰大衆渴思爲慰。

上諦閑老法師書

老法師法座：五月間辱蒙慈願敝校，獲領教言，仰若須彌，每欽師義，懷若日星，師乎師乎，其當代佛教之法將乎！吳越抗希聲於先，燕京扇芳軌于後，行見南北教起，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元首解襟，宰官擁篲，自上位以至於庶人，與我老法師可謂無間矣。非老法師戒染三衣，道餐四果，經營宗教，獨立維持，艱苦備嘗，絕不退縮之感，曷有如此之神速哉！惜乎清初以來，佛教之僧侶，已成告朔之餼羊，而不能宏其法於世，致爲人所詬病，所望老法師振木鐸於世，闡御之師，勿以年將耳順，遽思退隱耳。學人雖當少歲，志切佛乘，奈畫海潮，衷心太息，恨不能

侍教左右也。茲聞老法師罷座南旋，特邀集同學，訂星期日假座於武林靈隱寺內，開歡迎大會，爲我老法師功成身老之慶賀，屆期務望法駕光臨爲禱。肅此上稟，恭請道安。伏維慈照不既。

賀卓三老人五磊寺傳戒書

正月晦日，早餐甫畢，老人束裝，駕詣五磊，當時觀宗學舍，大衆咸集，環繞左右，行旌遙送，雖無天華地震之祥瑞，技樂鳴空之兆相，一鐘一鼓，足以頌之，一香一花，足以祝之，特爲吾老人傳戒之先識也。是日天和景明，風不揚沙，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黃鸝頻啼，紫鱗游泳，岸芷青青，汀蘭郁郁，見此氣象，豈非蒼天亦有以所賀之也乎。拜別半月，睽念徒殷，素函未稟，念沉五內，然而慈邑未遠，似同萬里，日雖不久，如足三秋，想吾老人近狀若何，則其終日不無惆悵。乃者輔講法師，由山返舍，傳來吉語，老人目下精神過常，慈雲鬱鬱，祥開五磊峰前，慧日輝煌，瑞

曠靈山寺內，景非無因而設，事必有待而昌。茲歲浙東勝蹟，甬北名刹，時雨春花，紛然亂墜，晨鐘暮鼓，雜沓常鳴，滿門新學，精習毘尼，閩郡耆英，仰瞻道範，言聞之下，不勝踴躍。敬維法海津梁，佛門砥柱，登三壇以莊嚴，度六道而接引，金策鈴鈴，香壇肅肅，錫落岩頭，鉢扣床角，應九重之寵命，作三聚之真宗，道啓南山，名模天下，典型利沾海嶽，甄別隨器方圓，台家重量，法社綱維，戒脩并高而深明三觀，事理皆精而操煉六時，禪心與秋水俱澄，佛性共清陽同煦，慧光照海內之迷途，智斧闢人間之覺路，明珠朗潤，仙露清華，念涅槃世尊之囑，流三界衆生之心，識性雖有體之性，持戒守無持之戒，松風水月，冷浸三衣，法雨慈雲，聿修五戒，現清淨身，彌滿十方，出廣長舌，暨窮三世，北闕金仙，東吳寶筏，他日祥輪至于神京，今日法炬傳于南國，茲演三壇大戒，爲導九界之衆。噫！老人誠末葉之慈航，實昏衢之寶炬乎！至若四衆弟子，新學菩薩，多生慶幸，今逢老人，獲近佛堦，庶免障難，七遮五逆，憑老人解脫歸真，三途十惡，憑老人神力運出，苦海茫茫，得老人渡之到岸；樊籠鬱鬱，蒙老人開而遽翔；根鈍如鐵，逢老人妙手冶之成器；

機頑如石，遇老人良工琢之爲玉；勝因未種，叨老人教以三學之文；至道未修，承老人策以五律之行；如是善利，不盡言言，則彼等感老人之德，豈有邊歟。身雖棲舍，神常馳前，每翹勤于獅座，無緣克近，時引領于千華，惜今未逢，謹此恭賀，順叩慈安。二月十八日書。

勸吾僧侶亦當愛國書

僧侶同胞公鑒：青島問題，喪失以來，舉國悲憤，痛哭呼籲，工商職業於市廛，絃歌失聲于學校，販夫走卒，俱有哀聲，一種悲壯淒慘之景象，幾遍及全球矣！嗟夫！吾輩僧侶，尙昏昏然，酣睡未醒，不知中國前途，亡乎存乎，枯守禪定，妄想念佛，老僧沙彌，互坐而樂，應赴比丘，鹿鹿如恒，其他一二修行道者，無心丈夫。雖云出家者，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宗教平等，不分人我，無隔異族，無隔中外，雖爭競，除專制，天下一家，何愛之有，則日貨亦奚抵排之，國貨又奚提倡之，若必談判賓主，則與外道無異，特是佛教之興衰，卽在國家之隆夷，國隆則教興，世界有完全之

和平，國夷則教衰，人類招無窮之婪亂，印度亡于英，國權既失，教亦不昌；朝鮮死于日，土地既喪，教亦遂靡。嗚呼！今日我中華民國，亦將繼印度朝鮮之後矣！如朝鮮亡後，日人恣意誅殺小民，侵掠財產，而彼僧徒受其慘虐，略述一二，請吾同胞，一細覽之：一不許創建叢林，供奉佛像，絕其主教；二不許與人民交際，斷其募緣；三不許三僧結同參，防害辦道；四不許談講經語，使其忘本；五不許用錫杖鐵鉢，防其恢復；六不許開戒集衆，解其團體；七不許鋪設法座，作其畜類；八不許身儲財票，絕其衣食；九不許言論自由，絕其伸冤；十不許持戒放生，使其取妻啖肉；凡一舉一動，莫不如是。至于民間呼號之聲，日日驚動天地，耳目勝不可見聞者也。民國四年，日本人復大肆其猖獗，妄議二十一條之要求，以圖我國，且彼本願寺、廬陀那種，亦欲傳佈騾馬之教于我國，陽稱振興東亞佛教，實則殘暴割我土地，以堂堂中國，轉移爲區區日本之藩屬，以皇皇大教，變遷成微微賤教之限制，嗟我同胞，當知今日政府抗議，不免敗弱，民間提倡，不無竭力，亦必盡其一分子之職，寧爲餓鬼人，不爲亡國僧，速速出定放光，快快變化神通，爲

民間之後援，逃日人之慘毒，叢林一如僧徒一律，虔誦經咒，以祈禱兩國和平，勿購日貨，以起發各界信仰，萬衆一心，儲金救國，切勿自利私顧，而受其將來奴隸僧侶，一時隨聲附和，免得被人譏謗，要之國家譬則法身也，舍法身之外，求所謂我者，了不可得，舍我之外，求所謂法身者，亦了不可得，舍國家之外，求所謂我者，了不可得，舍我之外，求所謂國家者，亦了不可得，明乎此義，則吾僧侶同胞，亦當愛國，豈猶待勸哉！

勸友勿傷蚊蚤蟲及聖蟲書

某甫友兄青及近聞足下言論，爲衛生前途計，求所以殺蚊之策，禦蚤之方，與治蠅治聖蟲之法，必也四物淨盡，無以沾體，使自身得以高臥爽快，雖然蚊等之物，皆齧人之蟲，固爲人所惡也。竊意謂其形雖細，佛性無二，好生惡死，與人無異，蚊蚤蠅類，皆聖羣中，吾父吾母，不知凡幾，愚昧如弟，尙知此物之不可傷，以足下慈悲普及，甯不憐愍其小害，而心反起殘殺之

術，遭佛祖呵，而爲學佛人之不宜爲乎！願足下或逢蚊等四物，善巧放去，勿使其致于死罪，蟲命重于已軀，持戒貴等布施，若使傷其一二，非特與其結冤，千劫不捨，將使今生之德，亦難收效，三途之苦，無喻可況！明達若君，望思三復。勿曰圓融之人，順逆皆方便，可傷之可不傷之，俱無礙於法性理體也。直言不罪，則願近佳。

勸同學毋窺小說書

里中判袂，忽忽經年，海霧江雲，神馳跡阻。昨某友來舍，述及吾兄邇來興閱小說，拱之似壁，高閣內典，視之如毛，案頭紛紛，無非紅樓月痕之詞；牀前疊疊，盡是寶玉癡珠之章；自是才懷隨和，他無過焉。然下風遶聽，竊有總總慮者，吾輩學佛知見，志趣圓融之道，固以習俗法爲無妨，而佛法已末，衆生障重，膠手易著，寢夢難醒，隨境牽流，從來忘返，若課餘無事，偶一觸覽，似亦無傷，惟恐日久月深，留連勿捨，始則聊寄閒情，終則竟爾迷魂，以薰一時之粗毒，乃羈

終身于魔力之下，不克出世，潦倒終身，失却人身，萬劫不復，豈不痛乎！況且吾輩壯色不停，猶如奔馬，生命無常，迅過山水，少年時代，晷刻黃金，急起直追，尙虞不給，何必以有用之精神，寶貴之光陰，而消磨於無益小說之間哉！足下正在青年，胸期遠大，倘因此而銷磨英氣，所喪實多，杜漸防微，還以佛典披之爲是。迂腐之見，幸垂聽焉！

勸友人學佛書

兩地睽違，瞬經一載，言念故人，曷勝悵悵！際此世道日非，人心日壞之時，非釋子學儒，士人學佛，合儒釋爲一源，不足以喚醒國魂，振興民志，試觀日本之富強，因國民有高尙之學問，而又潛之以五教諸乘之法，融之以十玄六相之理，以爲推廣振鐸之大用也。我兄負先覺以覺後生，誠能以內典之五戒，證外書之五常，以萬法之幻虛，顯一心之變現，可使國民皆知學佛之爲要，不謗不毀，何患吾國不超乎五洲之上，爲完全道德之邦哉！是以學佛習儒，則民德

能超乎衆人之上矣，我兄勉旃！

答居士林允任主講書

諸大居士全鑒：頃接公函，敬悉一是，猥蒙贊許，不勝慚愧！此番寓林，飽飫供養，自知非聖，無以消化。惟念諸大居士發菩提心，行菩薩行，維持佛門，補助僧界，量其功德，已屬不盡；又復同體佛慈，開方便門，設通俗社，普及貧民，既益教育，又光三寶，佛在寂場，當然含笑矣。夫說法談經，實是僧人本分；演講宣傳，盡爲比丘天責；利生事業，其無勞使命而行。反顧鄙人無才無德，豈敢擔當如來家務；今承諸大居士之熱忱，使鄙人任乎演講一席，實難退却，僅可免從其始，作過渡之演講，將來正式有人，鄙人應當引退，現則隨力隨分，遵命演講，每晚以一時爲限，擬望除尤居士分任宣講外，尙須再請三四人，如張性人、朱錦華、馬契西、劉達儒等輪流助講，換班休息，且聽者亦各得其利耳。又日後如或林中經費充裕，可購留音（佛化片）機風琴以

資佈道，引人趣味，專此布復，即乞于理事會中討論之爲盼。鄙人擬於十月初旬返鄉兩周，開講期能展期至十月十五日以後起更善，此復。順詢淨安。

久別思慕并勸來學書

海陵一別，幾經六載，鱗鴻乏通，其恨何如！警然思兄同校，即在目前，宛若聞禮拜堂前鈴聲，催我輩上操一二矣。近聞足下前春受具後，即處美滿之江山，過經營之歲月。聞梆過堂，聽板上殿，迎送賓客于丈室，結伴師友于禪房，數年度世，洒脫可知。至于學問，我兄忙碌之餘，亦念及他時與弟孜孜矻矻爭競求學乎？又將知其少年光陰猶如奔馬乎？抑且知佛教將來興衰在我輩青年乎？弟已慚愧不及，于上年來甬打混，稍沾法雨，足下如能期頭負笈南游，同席研究，還復曩時之志願也，則弟大幸矣。不揣冒昧，敢竭下忱，惟足下圖之！

與同學持松法師書

握別秦川，忽爾陽春，音問鮮通，良因謫陋，想足下必能諒之格外也。頃讀和仁法師佳唱，清辨娓娓，令我倦忘，三思往復，恍如再面，私懷歡忻，何可言喻？爰忘孟浪，敬步原韻，勉陳一律，望勿以菲薄而揮之門外也！

與霽亭兄書

某甫老友足下：獅子岩前一別，忽忽半載餘矣，所幸蹤跡雖殊，性情未改，萬山千水，形離神接，經年累月，夢繞魂縈，想見足下之言論進步，乃若長江之滔滔不絕矣。弟稽生性懶，久乏通問，惶然有愧，惟望知己，勿以見責。茲勞精神，將山中成親王大楷書帖，便郵頒下，容當他日緣聚叩酬。再者弟近蒙仁法師指正詩學，月前鄙作一首，本欲贈上，思之復三，未敢露醜，邇乃

忘愧附前，幸勿以謗陋揮之於大江東流也。

賀靜之受記蘇州瑞蓮庵書

不見叔度，數年於茲矣。新年到寶華中，得悉吾兄同日之蘇，有瑞蓮記蒞之慶，祥叶光現，喜爲地躍。以兄律學精微，卓犖不羣，固當位居補處，功德周圓，他年建大法幢，紹隆佛種，自意中事，可爲預賀。弟羈遘荒山，種種不便，未獲趨附賓筵，參觀拈花微笑，馳書奉賀，殊愧不恭，設有天假之緣，定當披衣來前，翦燭談話，藉慰輞餓也。

與霜亭上人書

前禮座下，過承攝受，密顯妙義，盡蒙見示，俾學人得知真相，長此以往，步步執持，拳拳服膺，心感之至。比維法躬多欣，禪履順適，爲願學人瀏覽南郊諸勝，大有忘返之意，昨午歸棲霞

矣。追思和村風雨，甘苦未嘗一經，修羅鋒鏑，幾於漂搖動定，莫知所從，尙積大善知識，不棄眇目窮子，以真知灼見之慈悲，爲利害處世之指導，庶得身心俱益，人我皆安，隨緣因應，不失機宜，瞻望德音，良深歡躍，肅泐布謝，順頌得大自在。

與遂安和尙書

自別以來，已十五旬，思及去秋末日，如朝日也。思早春時海衆雲集，樨響甘棠，蓮台高峙，楞嚴常轉，亦如朝日也。光陰之快速，雖具三百六十日，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颺而旋也，可知矣。際此棲霞毘尼期散，轉成寂寞之空林，遙心忽想，時乃難亡，不卜邇來道體如何，佛味資神，應清樂也。弟以六朝勝地，無翫塵之煩惱，千佛名藍，有泉水之清涼，信結夏之佳所，誠安居之樂處，鎮之金焦，不能尙也。遂忘於行脚，擬在三伏末，返鄉省師，有緣道經常住，再予暢談。至若某某家長，有所掛念，即請和尙善致安慰，并希時賜教言，以匡不逮。

與棲霞主人述行脚書

到棲半載，受教良深，沐慧海之青瀾，餐香厨之禪悅，匪朝匪夕，頂禮無涯也。蒙允假歸梓，先繞道一參育王涅槃大會，飲最上之高流，飲慧老之雅論，大約三旬，卽返姜堰，其所以汲汲焉，勞遠涉，冒炎暑者，無他，蓋以涅槃奧旨，固未曾聞，慧老智識，亦未曾見，由是不惜其福地而投苦道也。雖經一時一刻，聞一句一偈，足以快其心滿其願矣。一別勝地，而甬而姜，但回望法界泰斗衆生鏡仰者，其唯千佛主人乎！他日消假，二六時中，尙希慈悲摩頂也。數行奉別，不盡下懷，願願寺產遂手，不費吃火，爲禱。

與友久別問候

白雲古樹，念切伊人，獨是禪裏爲縈，而音書頻隔，旣以疎略成性，亦苦塵容萬狀，惟知我

者諒之。弟今年也，送春甘棠，避暑九華，泛長江，逾白門，逐洪水而返里，上月底到棲霞。悲哉窮子，落落山河，雲水東方，而不知哲人之才；萍泊西土，而不知美士之能；比之吾君，奚樂之有？

覆數年經歷兼詢辦學書

溯自往年海潮，風雨聯床，賞奇析義，此樂何極？匆匆一別，如水分馳，末則奔走楚越，萍泊燕趙，倉皇參學，十寒一曝，大師則主持教育，造福鄉閭，樹藝雖同，結果各異，其賢不肖之相去，爲何如耶？茲蒙來翰下詢，不得不言，末到棲霞，未及兩旬，既無宏教之代價，又缺主席之技能，前程漂渺，述之可愧。第以岩畔石人，堪以作友朋之趣；峯頭玉樹，堪以作書稿之樂；至於窗前足以攻書，月下足以靜坐，惟此可以遣慰也。該山久稱六朝勝地，千佛名藍，由洪羊劫運，大不如古矣！目下學務情形如何？入手方法如何？鱗鴻有便，乞將大才所規畫者，詳晰見示，慰故人倦倦之懷，削札扁函，心神飛越，敬承勳定，不盡欲言。

與慧定師書

闊別芝標，幾近半載，江天烟樹，悵望爲勞。遙維榮問休嘉，諸凡如意。弟飄落海角，寂處寡歡，每念昔時青山高唱，翠竹清潭，此樂緜綿，有如隔世。重以稽生疏懶，函問久疎，每欲申紙握管，時復因事中輟，惟鮑子知我，有以諒之耳。年來吾兄，可否無事，駕來甬上，同餐法味，神馳左右，不盡依依。

與海雲大師書

海雲大師蓮目，判禪年餘，時深馳系，祇以不識象駕所棲，未克通訊，月前某師來甬入社，報得慧躬平安，曷勝快慰。追念磬岩初會，高旻重逢，開予茅塞，實非淺鮮，惜乎吾師二次俱未久與弟盤桓，卽別他往，靜言思之，殊懊惱與師少結親近緣耳。某兄掛錫何方，乞示其處，閩江

書 牘

浙水，猶特魯也。一瓣荷花，勿我吝耳。

雜華集詩詞篇

和宏模法師原韻

聞公風雅樂詩談，鴻雁傳篇令我慚；半信明心生死了，片言見性佛魔寒。
圓圓妙理隨緣住，點點虛靈法界寬；茲值新年無所賀，偲辭一首祝君安。

贈破山持松同學

春風雷鼓碧山巔，吹送梵音入越天；佛口金言曾授記，天人花雨已當前。
北峯玉祖含顏笑，南地維摩示病眠；憶及海潮同稟法，算來不覺又三年。

咏上堂

得堂字韻

詩 詞

鐘鳴鼓響迓升堂，擠擠天龍仰法王；
擲杖無非言外意，拈槌盡是道中揚。
寒空鳥跡誰明得，秋水魚踪自暗傷；
佛祖直教文字斷，閑來高臥入禪房。

寄靄亭同學

連年漂渺遠徽容，又值春風萬綠濃；
始結鄉交東海角，終成莫逆北高峯。
楚天驚浪同膏盡，越國山光獨有踪；
翹首長空虛嘆息，三生石上幾時逢。

雨後閒眺

甬江春雨霽，天地何茫茫？
湖邊楊葉綠，田內穀苗長；
池塘新水漫，幽谷野蘭香；
鴉飛千嶂外，暮色滿僧堂。

磬山法華會中雜感

山宗高德建，龍寺海庭同，修祖雄談後，到處一家風。
老人莫與儔，中外任優游，宗教揚南北，天神也爲留。
晨鐘驚曉夢，當下一真空，側耳聲何處？由來無跡踪。

題觀宗學舍

闡揚教觀古僧堂，世事興衰那有常！龍象競爭從此日，山家萬世獨容光。

偶成

陰晴四海同，萬里一真空；生死去來急，我人幻化終。

詩 詞

佛聲登極樂，禪味透天宮；湛湛心光寂，十方六道通。

過齋堂

日輪正午飯生香，板响梆鳴應上堂；粗細羹湯都供聖，彌陀念罷各歸房。

送亡僧

了公本自淨天來，念載隨緣不染埃；機盡他方行化去，蓮池又湧一金臺。

和可端法師

是非人我競爭場，了却安心有道方；萬念齊灰真妙境，片言偶露識空王。
智光赫赫佛魔斬，真性明明天地長；面壁三年傳祖意，拈花一笑作舟航。

晒臺

曬臺高出塵，登覽四時新；
傲笑有禪客，往來無俗人；
烟霞言合契，風雨道相親；
課餘浣衣上，莊嚴物外身。

延慶懷古

宋法智古道場也

深深碧草卽春芳，流水常鳴滿月塘；
太息聖人去不返，只留十六觀經堂。

和智谷大師

航海梯山物外遊，色身四大等浮樞；
芟夷蔓草諸塵淨，撲滅餘灰一念修；
道義流芳千載口，慈悲普映衆生頭；
翹看濁劫長眠漢，醒夢還憑一葦舟。

詩 詞

一八七

贈教靈同學

夕陽山色入簾青，一笑相逢道自馨；
倘得與君常作伴，半窗燈火共翻經。

題華嚴學校全體小照

三載華嚴會已圓，師資同入鏡中天；
風吹衣角如如相，水現金容坦坦然；
把扇看經神易畫，携珠念佛妙難傳；
若使道場非罕遇，善財何必着南鞭。

題柳郁宗三僧小照

三君假現鏡中身，端坐嘿然不染塵；
他日蓮開見佛後，度生不捨我同人。

觀宗寺開光勝會

古刹重新湖水傍，欲開紺目閱滄桑。山門花雨繽紛繞，殿角煙雲縹緲颺。
風動幢旛疑樂國，人敲樵磬作經場。鐘聲迎客知多少，兩兩三三一布囊。

四月八日

吾生罕見紫金身，念佛而今記誕辰。遠送梵音朝旭麗，高飛幢影夕陽新。
周行七步祥梵坐，畦地一聲動浙鄞。夙具善緣佳節遇，千秋說法度迷津。

晒台晚坐

荷風颯颯襲衣香，日落山清雨送涼。忽聽鐘敲深夜月，臥歸竹榻入黃梁。

詩 詞

一八九

感陽端懷

蒼綠榴紅客夢孤，又逢端午在南湖；書齋聖供無瓜菓，浴室清身有菊蒲；
催魔不用懸桃印，順世何妨理艾符；堪笑山僧真寥落，無花無酒亦無無。

自遣

丁丑仲夏予坐一斗室，似若火傘當頭，綴以風扇，勤勤搖，動清風徐來，驅除熱惱，始知三界火宅之語不我欺也。一日生死不了，則一日熱惱難却，祇以風涼能禦日燠，其何能除予心中之熱惱耶？遂來興述成三絕，聊以自遣煩悶耳。

涅槃本自無生滅，其奈群盲甘作蛾；火宅修行難入道，晚涼跏坐念彌陀。

其二

茫茫三界夢非真，只有禪那可逸神；此日南窗炎爍骨，繩床趺坐到銷晨。

其三

一年寂寞住湖山，功課二時半日間；乘此微風消我燠，彌陀句句湧心間。

遊七塔報恩寺

清淨道場近市園，禪人到此笑開顏；行經七塔心安樂，法聽三時意自閒；古佛披雲風滿座，番僧趺坐室常關；最好鐘樓灑眺處，煙霞疊疊鎖東山。

南嶽古有默庵與余同名喜賦

吳山湘水多奇勇，今古奚妨兩默庵；先哲後昆同一號，此中真假不須參。

早殿卽事

磕睡朦朧眼不開，心糊神咒念將來；彌陀五百珠勤記，莫要輕輕入夢胎。

答唐復禮法師問天下學子偈

諸佛方便教，說妄由真起；本同空中華，無生亦無止；從理蕩迷悟，約事立終始；見始與見終，卽具無二理；問答總難窮，何能出生死。

和戒常法師

寂寂禪林放道光，芒鞋過此禮空王；今朝喜聽圓公法，龍象齋齋我欲狂。
涼入經聲雨過時，歸吟日暮寫新詩；摩登伽女權宜現，一見阿難故展頤。

久雨忽晴

霏雨霏霏水滿田，農人號泣太憂煎！
怪哉此日驚雷吼，雲散風消別有天。

晚殿卽事

精神抖擻意惺惺，放下身心上殿廷。
樞鼓丁丁同說法，教人求淨肅蓮經。

閱報咏懷

年來青島事牽纏，腐敗國家最可憐。
外貨抵排倭胆破，內工提倡衆心堅。
風雨淒淒慨麥秀，河山落落悲朝鮮。
端賴新聞善鼓吹，靜觀可不太平焉？

報載各地呈報災象哀賦

霖雨夾旬渺渺，
汪洋河水田廬，
屋房坍塌難收拾，
稻黍頽喪不復全！
野沃低原成澤國，
暴風狂雨欲冲天，
暖寒驟異病魔襲，
嗟我衆生同業牽！

考試感懷

文詩解放計將窮，
舌戰三旬迫我躬，
榮辱本虛心不著，
靈明自在道存中。

病中憂感

何故清晨鵲噪凶，
喉中跳出物紅濃，
恨縈胸臆誰堪訴？
痛未安寧報曉鐘！

孟蘭盆會

百味羣羅絕世奇，佛聲七日衆興悲，幽冥有苦均超脫，大孝目連千載乘。

遊滬濱

十里洋場恍外邦，萬樓電火照滞江，喧囂車馬往來客，辜負良宵月一窗。

中秋

寂寂江山雁影橫，一輪圓滿碧潭清，秋寒葉脫桐陰老，雨過花開桂子盈，
楓林玉露團初冷，月窟嬋娟態更瑩，歌曲家家賞明鏡，寺僧幾處設齋迎。

贈隱暉大師住持上海永慶下院

樓房洋式二層高，堪作僧人禪定操；鬧市街頭能不動，法身權化一梁橋。

將之雪竇舟中卽事

數聲雁叫夕陽天，城市烟燈火始然；多少僧人漂泊去，秋懷黯黯不成眠。

過大埠鎮

稀星淡月金鷄鳴，曉氣濛濛一望平；野色浪花溪澗裡，客心到此幾回驚。

登妙高台步滇南天癡生原韻

溪光山色水紋浮，日沒鳥還正自由；絕頂懸岩垂組練，萬峯劈峽撒珠球；
無邊落葉紛紜下，幾個閑僧任意游；一縷炊煙茅舍出，長空漫漫不知收。

題應夢山

古寺相逢識面初，天然風景有誰如？而今眼界重舒曠，始信名山話不虛。
兩峯擁翠白雲齊，梵刹居中月影低；青鎖亭邊紅葉布，潺潺溪水在山西。

雪竇道中

清晨霧重日徐徐，賓主分離帶笑餘；恨我名山無福住，臨途悵惘太躊躇。
停輿閒觀路旁松，萬載經霜不改容；竹筏無帆溪口去，楓紅兩岸嶺千重。

送別隱學師

與君一笑相逢日，正我興嗟怨別時。喜子此行雪竇去，重重碧嶺可心怡。
不久颯然一鉢去，千峯妙景任君看。名山古剎隨緣住，畢竟無求夢也安。

贈教靈友弟

雨水雪山各一天，論交離合有前緣。而今分袂橋梁畔，何日重逢共種蓮。
劈破弟兄南北分，驪歌一曲那堪聞。問渠畢竟何時會，笑指青天幾片雲。

病中雜感

業由妄起心隨形，虛度人間三八齡。漸覺孱軀支不住，千磨百折強翻經。

八苦交加難與爭，魔來魔去自安平；
逆流不有消閒法，空寄人間一夢生。

登天封塔

天空海闊思無窮，一綫江山東復東；
僧人不蹈此中地，何日方知物外翁。

選佛場晚坐

闌爾無聲大徹堂，一行一坐我身忘；
是誰念佛是誰問，照顧話頭已自傷。

早起贈常惺蕙庭蓉齋二公

月過南窗照蕙庭，雞鳴寐寂意常惺；
鐘聲打破默庵夢，趺坐蓉齋誦佛經。

游虎丘山

山名耳食已多時，游覽低徊有所思；說法生公今安在？爭教頑石遠堪悲。

登北寺塔

蜿蜒登上幾環回，山色湖光眼界開；車馬市塵渾無別，風停雲散百念灰！

游銅棺山雲霧寺

夕陽到此自芙蓉，經過東西不二峯；沈水繞城山下路，漢臍千古尙留踪。

然鼻洞

蝸盤奇出然昂天，曲折風吹草木烟；石佛垂眉龍護法，僧人寄此學參禪。

題鉢詩

（梵語鉢華言應量器）

此一拳孟萬物容，微塵刹海豁心胸；千家粟粒來非易，分衛參求且克恭。
順受逆來秦不驚，周旋應供亦和平；飯沙馬麥都收攝，也是波羅揭諦行。
須彌芥子量如何，大小相同安樂窩；沒世出生宜百忍，才能入道娑婆。
人空法滅號僧伽，天下叢林任去來；高掛鉢囊添法藏，好教庸俗莫相猜。
寒山拾得好懷仁，唾面自乾事可陳；彌勒肚皮真器量，吾曹莫學斗筲人。

哀風災

衆同妄見百年夢，舉地蠻天業感風；可嘆漢江漂泊者，舟檣捲去隱無踪。

詩 詞

黑風盡日搗江波，現出世間苦境多；遙憶壞空滅壽劫，三禪仙眷又如何？

輓某庵尼圓寂

上人福壽妙無窮，住地參方得異功；日日隨緣常記數，時時不缺演真宗；
慈顏翹首堪恣外，金口親傳甘棠中；晝夜吉羊觀自在，子孫安養彌陀容；
人天齊仰同歡喜，神鬼皆聞悉悟通；今爾臨終生極樂，等閑大振古家風。

法雲寺感懷

華嚴夜讀對青燈，欲和佛光記吾曾；有志參禪清淨業，天涯依舊病夫僧。
禪門今始向春開，願效頭陀結草萊；社會幾人伸隻手，降龍伏虎定歸來。
居士雪樓願已賒，且留衣鉢占烟霞；山明水秀真風緻，他世重來講法華。

夕陽靜坐諷經書，石磬木魚二美俱；梵聲宛轉徧法界，輪流百八摩尼珠。

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誌慶

余聞新林，未越一載，現已落成，鉅麗莊嚴，誠爲奇觀，爰以梵唄體格，韻成六句八句兩讚，用是祝之云爾。

六句讚

毘盧性海，不二法門，龍宮華藏奉至尊，衆姓會祇園，念佛放生，萬古照乾坤。

八句讚

香國妙蓮華，青黃赤白參差，微塵桑海刹那耶，大會開無遮，寶相莊嚴光燦爛，暮鼓晨鐘交加，現前衆等意堪嘉，同護法王家。

詩 詞

陸思安居士僧裝與予合照

觀此兩僧人，誰分真假身？是真卽非假，是假卽非真，
真與假之間，不容一微塵，境中無可說，相照亦夙因。

題伯卿先生像贊

繫維長者，商界之英，持籌握算，克儉克勤，功成業就，
養性潛真，胡天不弔，遽返蓉城！式瞻遺範，涕淚縱橫！

編校以後

雨 曇

吾師默庵上人，在佛教的教理研究上，曾隨過去的月霞老法師研究過華嚴，諦閑老法師研究過天台，當代太虛大師研究過小乘俱舍成實，大乘三論唯識；因此，吾師對於佛教大小乘的經論，並非我徇私讚嘆，實在是有着深邃的研究。

吾師除研究佛學之外，他唯一的癖好是酷愛文學，這本集子就是他在鑽研佛學的餘暇所寫著的三分之一的文章。這些文章的文筆思想是否流暢新穎？對於中國佛教究竟有無貢獻？這，讀者們自有公正的批判，不須我來說，我也不便說。不過，我想：在這樣陰沉晦闇的中國佛教現況之下，全國僧伽當中能夠認識字的已經不多，至於能夠寫文章的，那更是鳳毛麟角般的稀罕了！所以我編印這本集子，我是不管他文字的巧拙，對佛教對社會有無影響，我只覺得生在事事落後的中國做一個最落伍不過的和尙，能夠寫得出像吾師這樣的

文章，總算是難能可貴了！

在民國二十年的夏季，我爲了修學的問題，從鎮江超岸佛學院去蘇州木瀆法雲寺請示師命，在法雲寺住了一月，讀了不少吾師的文章，那時我就起了一個編印吾師文集的願望，可是數年來我爲了讀書而過着一種東奔西走的雲水生涯，竟使我這編印文集的願望沒有機會來使牠成爲事實。去年秋八月間——記不清日子——我在法舫親教上人的潮音編輯室裏，偶然見到吾師投刊潮音的「朝九華山記」，我翻讀了一遍，又把我這沒有成爲事實的願望從我腦海的深處勾引了起來。我就趁便稟明了法舫親教上人，上人也很欣喜地這樣向我說：「你師傅在海潮音等各佛教雜誌上很發表了些有思想有理論有歷史價值有文藝性趣的文章，你把牠蒐集起來編印一冊文集，一定是很有趣味。」

我得到了法舫親教上人的慈悲同意後，就函吾師將原稿寄我整理。原稿在九月間寄來，滿以爲在去年歲末即可出版問世，那知事情總是不能預定的，爲着終日的課務繁忙和

自己的因循懈怠，直到現在才能把牠編印成功。

因為我缺乏編校知識，和排印時間匆促的兩重關係，錯誤，一定是很難免，希望讀者與以原諒！

七，一五，寫於武院。

編 後

二〇七